皇清經解續編

品仁12
698
298

穀梁補注八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八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補曰疏曰伐戰兩舉者初伐其竟內戰在國都故兩舉之也案胡安國曰日者戰之日也齊伐方以是日至衛卽與戰文羊兩言至之日**於伐與戰安戰也**問在何處戰衛補曰疏曰戰則是師也補曰齊是霸國既言戰非君則宜稱齊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齊桓始受方伯之任未能信著鄰國致有侵伐之事貶師稱人以微之也補曰注首句方伯當改作侯伯此本左傳非傳意傳言授之諸侯謂上年盟幽春秋授之也公羊曰衛未有罪董仲舒曰齊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其人衛何也**補曰衛爲諸姬魯之寮國非君言戰亦宜稱師**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人不可以敵干

師師不可以與人戰故亦以衛師爲人衛非有罪補曰霸國尚稱人不可稱衛師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補曰言以其微之可從以主及客之常文否則當以齊及衛猶晉與秦楚戰必以晉及秦疏晉夏而楚夷一內乞一外之也其稱人以敗何也補曰言敗言敗績無稱人者敗績雖小國夷狄稱師不以師敗於人也人輕而師重補曰宋襄特變文以責之非常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補曰邾卒書日始此或是克不正瑣正

秋荊伐鄭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補曰前書荊州矣故復發傳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撰異曰公羊宋人下有邾婁人矣字善救鄭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王人異也程子曰齊桓伯主魯望國宋非君而公會之者齊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朱朝瑛曰本國語管子得之前伐徐亦是也北伐以燕爲主則伐山戎是惟西伐以衛爲主不見耳不致者會人共救無君也

冬築微微魯邑築例時補曰築者以杵擣土有所造也○撰異曰微左氏作郿案音義云左氏作麋公羊音義同今左氏皆作郿段玉裁以爲麋眉相假或古作築眉後加邑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補曰周禮注曰積石曰山竹木生平地曰林水鍾曰澤澤無水曰藪又曰水希曰藪商子曰地方百里者山林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其言山林即王制之山陵林麓今商子林作陵也虞之非正也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同利也築不志凡志皆譏也補曰虞者掌山澤之官廣雅曰虞候望也惠士奇曰司馬相如上林賦亭皋千里靡不被築郭璞注皆築地令平案築之者禁之也凡所被築惡爲禁地令平案築之者戮以賜民明舊禁而守之齊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亦是也文丞案注言築不志本成十八年傳文凡志皆譏即隱七年傳發城例文明同例

大無麥禾○撰異曰何休說此爲秋水所傷即漢書五行志董仲舒說也各本漢書載此經遂作大水亾麥禾王念孫據景祐本無水字辨正其誤大者有顧之辭也補曰疏曰顧猶待也案疏旋視也書大無者下注所謂不收甚傳以大爲有顧者對非也說文顧還視也詩箋七年無麥苗爲說也彼直言無爲同時此言大無爲有顧於

無禾及無麥也 一災不書於冬無禾而後顧錄無麥故言大明不收甚補曰此所謂有顧之辭也秋雖無麥而禾猶有苗是謂之嗛不足說於策疏曰徐邈亦云至冬無禾於是顧錄之意無與於甚不甚范以大爲不收甚不收甚故顧錄也范非也以爲甚則是也秋既無一穀冬所無自一穀至於四穀皆得顧錄故知范非也此文稱大無明是五穀俱無禾所該者實有四穀故知范言甚則是也穀不升自二以上四以下皆當言饑五穀不升當言大饑此不言大饑者疏曰不言饑舊解以爲諱或當雖無麥禾得羅不至饑案舊解與下傳文合其說得之若以爲得羅不至大饑則襄二十四年不出告也諸饑皆由水旱蟲此無災而無麥禾者劉向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服虔用其說疏引徐邈亦曰麥禾自死不由水旱也蘇轍曰沈約宋書五行志言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此所謂大無麥禾也土氣養禾之理如蘇轍說文曰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此禾方含秀每夜露珠起於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或入莖心或垂葉端稻乃秀實是其理也禾之說自程瑤田以來失之案詩豳風十月納禾稼說文曰禾與稼連言而別義猶禮言禾米也說文又曰禾嘉穀也從木从穌省穌象其穗何休公羊注曰生曰苗秀曰禾此以禾該稼單言禾者也廣雅曰粢黍稻其采謂之禾采穗正俗字

粢即稷也是禾者黍稷稻三穀既秀之通稱也豳風十月納禾稼之下又繼之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孔穎達正義曰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菰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孔解下禾字大概近是若上禾字則得并包麻菽麥以詩而推春秋明此經禾字既據黍稷稻又包菽矣定元年書殺菽明魯地雖不宜菽亦非全不種菽此經爲大饑之變文大饑者五穀不升明以禾總四穀也又古書多有以禾與黍稻並言者蓋皆專以稷爲禾非禾之本義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補曰辰彊之曾孫也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鉼鉼生文仲辰○撰異曰陸淳纂例張治皆曰辰穀梁作臣案今不作臣**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 補曰非其所有墨子引周書畜作食曰作者一年不至告糴是無一年之畜**告請也** 補曰謂求請**糴糴也** 補曰說文米部糴也從米翟聲入部糴出穀也從出從糴糴亦聲竊意古文唯有糴字訓穀而市穀出穀皆用其字因糴之爲穀本施於市者之稱而翟字有短言長言兩讀故從之爲聲者兼用而異施焉市穀則短言讀徒歷切從翟羽通作狄狄人通

作翟之例出穀則長言讀他书切从守祧亦作守濯佻佻亦作嬥嬥及燿曜躍櫂諸音之例後來別製从入翟从出翟二字分配其聲而翟字罕用作傳時已行此二字而經文但依古文作翟故傳曰翟翟也謂此翟字乃短言讀者即今之翟字是所以通古今顯聲讀自轉寫概作入部字遂失其精意矣晏子春秋言田氏翟百姓之死命其義猶詩之穀我士女民莫不穀明是訓穀之耀而通作翟趙岐解孟子遏糴云遏止穀糴穀糴乃漢人常語疑亦本作古文字何休云買穀曰糴韋昭亦云市穀則皆入部字也市買者以貨財魯語云臧文仲以罍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孔穎達引以釋何休語是也不正補曰無一年之畜故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爲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補曰如者內稱使之文也今以告糴親臧孫辰之下爲急辭而後言于齊是私行之文何休曰諱使若國家不置大夫自私行糴也此上發義已備下文反覆申明之孫覺曰春秋異莊在位之久畜積無素穀梁最深切與孫復同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補曰王制賈子皆有此文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補曰歸者正告者不正傳以正形不正猶喪禮之贈賻歸爲正求爲非正歸粟定五年文也粟糴二字廣雅同訓穀但彼

買而歸之或直歸之則皆曰粟唯據買者則曰糴故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左傳多古文當亦本是糴字足明春秋粟糴異稱之義矣沈彤曰案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不聞有告糴之禮也外傳以卿出告糴爲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逸周書糴匡曰大荒卿參告糴亦記衰周之制如沈說又足發明正不正之義矣夫周亟矜窮王政所重救災恤鄰叔世所崇齊禁貯粟晉誡蘊年二伯盟書此焉致謹然在無畜之國則當深自引咎故春秋大歸粟而譏告糴兩見其義劉敞論告糴災二事云凡物不當待於外者已不可不內自竭也其當待於外者人亦不可不勉趨之也卽此理也隱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不書於經杜預謂告饑不以王命或是君子諱之沒其文耳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補曰經言臧孫請齊而齊乃與是知內無外交內謂魯君也內無外交則臧孫私行矣

古者稅什一宣十五年注詳矣豐年補敗敗謂凶年補曰補者謂豐年斂之凶年發之漢書食貨志引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也常歲什一豐年豫斂是以能有畜言豐不知斂凶不知發也常歲什一豐年豫斂是以能有畜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補曰疏曰上謂君下謂民雖累凶年民弗病也補曰

累者謂三年
六年九年　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補曰疏引廙信云艾穫也艾烝艾草傳言今特一年不穫耳而民已病饑故君子非之故諱不言饑使若麥禾自無民猶不饑以起私行之文傳并見此意也若然宣公襄公之篇皆是一年不艾而百姓饑而直書饑者彼無告糴文百姓病饑尚能自救雖曰非之以爲猶可言也此則計無所出仰給他國得不得未可知若直書饑則其失愈顯諱莫如深故既諱如并諱饑也其實大無麥禾非饑而何告糴于齊非如而何特立文不欲質言之耳傳不言大饑而言饑者便文傳亦直曰冬饑國語曰魯饑　羅紀事之常也君子改舊史以立義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延廄者法廄也　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也補曰疏曰自每廄一閑以上周禮校人有其事馬六種者彼校人云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是也鄭云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是天子六種之馬分爲左右廄故十二閑也彼

又云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云諸侯齊馬道馬田馬各一閑駑馬則分爲三也孔穎達曰延是廄之名名之曰延義不可知王葆曰廄名延廄猶府名長府左氏說此以爲書不時謂當以秋分馬還入廄時　其言新有故也言改故而新之補曰當云因故非改也此發經通例　有故則何治廄

爲書也　補曰公羊曰脩舊不書何休曰新宮災後脩不書案西宮大室亦是也劉敞又言魯頌僖公脩泮宮得其時制則春秋不書詩有過厚春秋無虛美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　補曰勤苦也李軌法言注曰勤苦高誘戰國策注曰苦勤時視者謂五年天子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方伯行國諸侯行邑說見白虎通五年一巡守與周禮十二年之說異　民勤於力則功築罕　罕希　民勤於財則貢賦少　補曰財者貨寶穀帛也貢賦若大宰九賦九貢及禹貢九等賦　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凶荒殺禮補曰百事皆廢況功築貢賦乎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擯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悉盡補曰不廢功築又頻焉是盡也黃仲炎引范仲淹皇祐中浙西興役之事謂莊

公豈知以此濟民直困民爾方苞曰後世興功築以救荒上
傭之也古者力役征於民則厲民甚矣張洽曰孔子以敬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爲道千乘之國之法春秋
比事而書見莊無君國子民之心於斯三者皆失之矣

夏鄭人侵許 補曰張洽曰或齊命歟

秋有蜚 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
臭惡之行補曰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
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莊公取
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
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莊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
二嗣以殺卒皆被辜文燕案穀梁說言君臣淫泆者君謂公
與夫人臣謂兩叔慶父牙也爾雅曰蜚蠦蟅郭璞曰即負盤
臭蟲劉歆說左氏據之以爲食穀故爲災洽非有字之義

一有一亡曰有 補曰重發傳
者物不同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
固足爲賢然非以賢錄之補曰此本杜預叔姬執節守義
變而後史得書之叔姬既不爲嫡又已失國而特書卒明當
時亦爲之變也當時以叔姬不幸遭變終全婦道哀其遇而
重其節故特制服待以嫡禮一如伯姬史因得書卒書葬亦

悉準伯姬之文也文既不異其賢自明君子因史之舊不必
言賢而錄也此一條張應昌得之矣既書叔姬自當繫紀此
又屬文之常無他義白虎通曰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
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
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
禮不聘爲妾明不升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 **可城也** 傳例曰凡城之志皆譏今云可者謂
譏補曰此亦發通例左傳曰冬可用城不妨農役耳不謂作城無
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以**
大及小也 補曰由書尊及卑之義推之於言無所苟亦發通
例也賈逵以爲言及先後之辭若使先後興役當
別言不
總言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補曰成魯地郎桓三年六年之郟○撰異曰左氏
無師字杜注以爲將卑師少張洽引任公輔說以
爲微少則不見經知當書師段玉裁曰凡次皆師也恐左經脫字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
不能也 畏齊補曰重發傳者前 **不言公** 補曰據次
言公此言師嫌異故也 **恥不能救**

鄆也補曰恥者經恥之齊
鄆非讐恥而爲諱
桓

秋七月齊人降鄆補曰何休曰月者重於取邑○撰異曰陸淳
鄆字刊本誤彰降猶下也降下也補曰言猶者義相近爾雅夏小正傳皆曰
下降古語下今語也春秋言降後言下春秋言降後言拔春
秋言敗後言破春秋言滅後言屠春秋言伐後言擊春秋言
師後言兵傳以下釋降又戰泓敗殺入楚傳皆有擊字鄆紀
左傳亦時有擊字葢左穀梁相繼作傳時語言漸異

之遺邑也補曰公羊同又曰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
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
也葉夢得引周禮環人降圜
以爲諸侯而擅納降皆罪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亾也補曰此總發
姬卒葬四文之義言不日卒而日葬者經之正例內女卒皆
日不書葬葬則月之宋共姬是也今特相反故據以問言閔
紀之亾者卒不日削史之文略其所當詳明紀之亾也葬日
仍史之文詳其所當略明閔紀之亾而欲存之也若不特爲
變文則無以見義故曰不日特反常也閔紀之亾與隱二姬
之失國各自爲義書葬乃以見隱傳已於葬伯姬發文故不

須復發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
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
補曰注兼用
左氏說非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名補曰杜預曰濟水歷齊魯界在
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葢魯地孔
廣森曰濟水上也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
魯濟可謂之我濟則不可左傳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齊
齊人伐山戎戎餘無直言者案襄二十九年傳曰其曰北燕從
爲伯者嫌與諸侯異也
史文也明此等皆從例舉後以包前
也何休以爲山戎行進故錄非也

齊侯又後有齊侯伐北戎足明親伐
左傳孚孔曰齊侯北伐山戎南伐楚

齊人者齊侯也補曰下獻捷稱

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
山戎也不以齊侯敵乎
山戎故稱人

補曰據伐
北戎不愛桓內無因國

其愛之何也

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內無因緣山
戎左右之國

爲內謂者外無諸侯者不煩役寮國補曰危其獨越險故爲愛辭則非之乎善之也遠伐山戎雖危勤王職貢則善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王所封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補曰經之北燕是也音義曰分扶問反又如字本或作介音界注同姚鼐以爲傳本作別子古別字作丳因誤作分作介范作注時猶未誤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言由山戎爲害伐擊燕使之隔絕於周室貢職不至耳補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積土四方高曰臺臺加木爲榭何休曰禮天子有靈臺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五經異義載公羊說天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補曰高曰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而高夏四月薛伯卒補曰薛改稱伯與滕同義不名者國小情疏史不記名從卣男例不日者或不正或史以微國略之不日而猶月足知時卒爲惡之明也不葬者或不會或亦史略之自後薛不書卒盖不赴至昭三十一年與大國同例矣

築臺于薛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獻下奉上之辭也春秋尊魯故曰獻補曰公之朝也宜申來不月此月者疏引徐邈云霸主服遠之功重故詳而月之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補曰疏曰徐邈云齊還經魯界故使入獻捷不入國都而言來獻敬重霸主親而內之也麋信亦云言內齊侯者解經稱來之意也范雖不注理亦當然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亦稱來者宜申身來鄉魯接公行禮故得稱來與齊侯異也泰曰齊桓內救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爲異國故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

稱使若同一國也獻戎捷軍得曰捷補曰此句包宋捷言戎菽也菽豆補曰疏曰案管子云北伐山戎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則以戎爲豆也故徐邈云今之胡豆也據僖二十一年傳及彼注意則宋是中國故捷不繫國戎是夷狄故繫之戎又似不以戎爲豆今疑不敢正故兩載之一解齊侯此時克山戎幷得胡豆來故傳云戎菽謂克戎之菽文烝案戎菽承上句言今此所得則戎菽是也管子言出戎菽逸周書王會亦曰山戎戎菽皆足爲此傳之證此菽所以名戎菽者自以其產於山戎而爲名即後世之胡豆至若詩大雅之荏菽爾雅毛傳皆釋爲戎菽荏戎之名皆取大義當如鄭君箋及孫炎注以爲大豆與胡豆自是別物孔晁以巨豆解周書舍

人樊光李巡郭璞並以胡豆解爾雅皆失之又案劉向說苑曰桓公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蓋戎菽外又有他物

秋築臺于秦秦魯地不正罷民三時補曰罷疲通勞也三時春夏秋左傳曰三時不害國語曰三時秋左傳曰三時不害國語曰築臺猶築也且財盡則怨力盡則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三時務農虞山林藪澤之利補曰築臺亦禁守之是財盡亦怨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慤慤恚恨也補曰多虞利是財盡慤慤罷民是力盡爾雅慤亦怨也補曰凡人已相對未有人不安而已安者況一國之民乎故或說謂春秋所以謹而志者非但君子危之志其三役明視築微爲甚矣以有三役故言謹也

或曰倚諸桓也補曰此存或說依倚諸桓之行事如下所論也倚者謂經文倚彼爲義○王引之曰倚讀爲奇奇異也奇諸桓危之乃以依倚者異於桓也謂書其異於桓者以譏之王逸楚辭注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字或作畸莊子大宗師篇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也畸人也荀子曰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文丞案董仲舒繁露曰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桓外無諸侯之變補曰謂災變之事兩言無侵伐之變內無國事補曰謂災變者孟子所謂國家閒暇也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辟開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

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補曰注言公依倚誤解上倚字也經以魯事倚桓事桓之善如彼魯之惡如此惡公與桓行異張洽引孟子以爲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

冬不雨補曰疏曰徐邈云僖十一年傳曰雩不得雨曰旱然則此云不雨者或當不雩也范意亦未必然或當不言旱不爲災也文丞案言不爲災是也公羊曰記異也何休引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徐邈說失之傳曰冬無爲雩豈得於此言雩乎不言無雨與無冰異者常有忽無曰無可以然而不然曰不易曰密雲不雨古之文例皆如此書時者例也與旱同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魯邑補曰左傳曰爲管仲也杜預井范不從之范是也左氏昭十一年傳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齊邑城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城穀而實管仲馬則是穀也非小穀也齊有穀魯有小穀孫復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自孫氏以來皆從范說趙鵬飛因此疑左氏全書多附會段玉裁曰徐彥公羊疏曰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也左氏蓋本作城穀無小字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遇者志相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外與伯者遇嫌異故發之

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補曰杜預釋例宋地名梁丘高平昌邑縣西南梁丘鄉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謂八百里閒諸侯必有願從者而不之遇遇所不遇謂遠遇宋公也補曰言齊侯遠至梁丘獨遇所不必遇者既霸而能自下經意大之也地以梁丘而書齊宋其爲大桓明矣宋序齊上者齊侯既往遇之又特下之亦大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卒何也鄭君釋之牙慶父同母弟何休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惡之甚弟兄不得以屬通益以禮諸侯之尊弟則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待去日矣甯案傳例諸侯絕期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是公弟叔肸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公弟叔肸卒傳曰其曰常例耳鄭君之說某所未詳補曰注首句本杜預謚曰僖叔牙欲廢般立慶父而季子鴆殺之不書刺書卒者時爲牙立後施以恩禮若其自卒然故史以卒書而經仍之也注引鄭君說而辨之皆以牙爲莊公母弟左傳不言慶父與牙爲莊之母弟唯公羊有其文葢未可據范意以此書日爲疑義今案此當以下文慶父事比觀之其義乃見慶父首惡牙次之慶父猶公子遂牙猶叔孫得臣也慶父譖弑二君而牙卒可書日以掩死則牙卒可書日以掩去日以明惡矣首從輕而其所不言者皆可以三隅反先儒或未深思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公薨補曰爾雅變

曰路大也路寢亦曰大寢此君每日聽政之寢疾居正寢正寢故爲正寢其庭曰大庭是路門內之內朝也補曰平時恆寢於燕寢或夫人之寢詩言與子同夢是也疾則移居正寢此是正禮自天子通於士故士喪禮死于適室記曰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牖下鄭君曰將有疾乃寢於適室此申上二句意也男女不同寢而寢於正齊終也寢猶祭而齊也士喪禮記又曰有疾疾者齊鄭曰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又曰養者皆齊鄭曰憂也又曰疾病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不絕於婦人之手以男子之手喪大記兩絕鄭曰君子重終爲其相褻皆與傳義同也音義曰齊本亦作齋注同趙匡曰君必終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妍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也案趙氏此論亦得兼通但非禮經正義矣夫人所薨之寢補曰據范意以爲路寢然據毛詩傳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不於夫人亦言路寢何休

服虔杜預皆以夫人之寢爲小寢知夫人之正寢名小寢與君之大寢相對也依鄭君及孔賈諸說天子六寢路寢一燕寢五后亦六寢正寢一燕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二夫人亦三寢正寢一燕寢二夫人之三寢蓋卽桓十四年傳之三宮也夫人三寢中之正寢蓋卽僖三十三年經之小寢也但天子諸侯及后夫人正寢而言未知僖所殁者是已與夫人之燕寢又通謂之小寢蓋對路寢與燕寢歟疑不能明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莊公大子不書弒諱也補曰案左傳是孟任之子而慶父弒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公若意亦與之同但踰年雖在國稱公若未踰年之君例不書葬故子野亦不書文烝案公羊又曰有子則廟廟則不書葬鄭君駁許氏異義曰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般可以日卒不待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蔡邕獨斷曰殤沖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崩不列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文烝案三少帝皆以其元年崩蔡通謂之未踰年視鄭爲疏○撰異曰乙未左氏作己未子卒曰正也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是也補曰日者仍之注略本杜預也疏曰既葬稱子踰年稱公范意亦與之同但踰年雖在國稱公若未葬亦不得稱侯以接鄰國桓十三年注譏衛惠是其事也

史不日故也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是也補曰不日者削史文不書日無以別於正矣未成君不稱薨則皆不地故以日爲例有所見則日 閔公不書卽位是見繼弒者也故不日而顯補曰既有所見矣故還從常例不削舊史書日文也君子之爲春秋董仲舒所謂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者也故惟取其文之足以明義斯已矣既足見義不改恆例全經之文皆以是求之

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 補曰後文弒閔公而奔此弒子般明亦是奔 其曰如何也 據閔二年慶父奔莒不言如 諱莫如深深則隱 深幽深也與公羊言盈乎諱者略相似隱微也如推見至隱之隱注訓痛非也言春秋諱法莫如文之幽深者其諱最甚如此經不言賊臣之奔但言如爲幽深之文則奔事微隱不著也則其事微隱如此經言成九年傳曰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閔公尊且親也賊臣出奔恥疾也季子賢也不能卽討過也三者兼之矣二句專解如齊之義注合上子般日卒幷言之又非也 殺而慶父奔事固相因但上經本應不日而書日不得謂之諱凡所不言者爲諱書日何諱之有 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閔公不書卽位見子般之弒慶父出

奔補曰此承上二句而足成其義凡爲諱文者皆以其事不沒而得諱今此爲深諱之文文深則事隱事隱則疑於不見不見則不可深諱故又承上傳有所見之文以明之也上傳言子般之卒以有所見得從常例見者見閔公繼故之文也夫閔繼故則般被弒可知卽慶父弒於而奔亦可知文雖深諱事不竟沒隱而有不隱者焉則深諱可也故曰苟有所見莫如深也有所見三字卽承上傳故加一苟字以顯其意凡經以有所見而從常文者於上傳可類推以有所見而深諱之者又於此傳見例

狄伐邢補曰呂氏春秋曰中山亾邢高誘曰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文烝案邢實未亾言亾非也許翰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苟幾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諸夏哉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以僖公又發之者兄之後弟義異故重發之文公繼正之始故發傳以明之成公不發也襄昭發傳者蒙之可知故不發也襄昭發傳者昭公承子野之卒嫌其非正故發傳以明之昭繼子野傳言繼正嫌襄公與之異故亦發傳父子同有繼正之文所以異故或以襄非嫡夫人之子嫌非正故發傳案襄四年夫人姒氏薨彼注云成公夫人襄公母也明非爲母賤而發傳也烝案姒氏實是妾或說是又昭母歸氏亦妾也 親之非父也兄也尊之非君也未齡也

年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補曰傳重所自故從繼弒君例

齊人救邢補曰救例時不連上正月善救邢也善齊桓得侯伯之道補曰重發傳者嫌霸國獨救義異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桓公被殺莊公好終僖公葬緩嫌異禮故各發傳以明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洛姑齊地補曰艾軒等皆書公會者內爲志觀此書公及者彼來會我也故曰及而盟隱盟昧亦近之○撰異曰洛一本作路左氏作落盟納季子也補曰據左傳般弒而季子奔陳不書者亦諱也下言來歸足知其奔矣陸淳聞於師曰季子出奔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文烝案陸說近之然亦爲賢者言如季子則不書又其別也趙汸曰時閔公九歲耳陳魯方睦季子嘗再如陳是盟蓋季子援陳人以請於齊桓

季子來歸 補曰此在時例外 其曰季子貴之也 大夫稱名氏今曰子是貴之也

子男子之美稱補曰注末句與鄭君士冠禮注同非也子者士以上之貴稱說詳孔子生下又見子叔姬卒下不言公子

友而稱季子是貴之而說 稱名稱子又進於稱字鄉射禮曰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鄭君曰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案旅酬之禮以尊酬卑字酬者子受酬者而曰字周禮之舊也子既進於字則不須並稱之但子文須有所繫以友之氏爲季故繫之季子是天子之大夫例本當稱字以其爲母弟加稱子若列國之大夫則稱字已爲變例稱子者無取於兼稱齊高子自有明文不可援士季子以相況也季爲字又爲氏後文言季友爲字此言季子爲氏各有所當也友之氏實爲季孫此直言季者言季孫而又言子非屬文所宜也友之身得以季孫爲氏下條論之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其曰王季子也其曰子尊之也三文或同或異則居可知矣

○稱子進於稱字而孝經仲尼居曾子侍曾子稱子夫子但以字稱據史記弟子傳夫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陶淵明五孝傳云曾參受而書之則孝經之作亦夫子之意所以與春秋異例而類下爲上之禮者殷仲文注曰

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又論語曰孝哉閔子騫夫子稱弟子不名者獨此明皆非常之文矣 其曰來歸 喜之也 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不言歸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本欲遂去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反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補曰公羊語同謂經順魯而喜之朱子以爲魯亂已甚季子歸國國人皆慰故國史喜而書之後來立僖公安社稷有此大功故夫子取之因舊史文而書之與取管仲意同

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外之也 魯絕之故繫之于齊補曰實是吾仲孫繫齊以外之公羊亦同言來者順外文也案慶父得稱仲孫而仲孫自齊來得稱齊仲孫者楚殺慶封傳曰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明慶封已爲吳大夫本當言吳慶封此齊仲孫之比也下傳又曰言齊以累桓明以齊桓受之同之於齊人矣 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 不目謂不言公子但言仲孫是疏之不曰齊慶父者既公子但言季即季孫故連文言仲孫也案繫諸齊則不欲直其文上言季友皆稱公子慶父補曰公子而不言前後經文仲慶父叔牙季友皆稱公子其子稱公孫其孫乃稱仲孫叔孫季孫今慶父之身得稱仲孫者仲孫叔孫季孫之氏雖至其孫始爲專稱其實當身已有此稱已以爲氏左

傳於牙之卒曰立叔孫氏公孫茲稱叔孫戴伯又公子彄字子臧稱臧哀伯亦稱臧孫達明當時大夫通有此例故一稱季一稱仲孫也諸言仲孫者左傳皆謂之孟孫又稱孟氏他書皆然白虎通云適長稱伯庶長稱孟陸淳謂左傳諸國大夫有非庶而稱孟者不知何故**其言齊以累桓也**繫仲孫於齊言相容赦有罪補曰累者緣坐也延及也此又申外之義以桓不能去慶父又反受之故遂同之於齊人得爲外文也閔公爲哀姜娣之子而齊桓立之慶父弑般之罪已不復論又因慶父黨於哀姜曲容受故以累桓之文大著其義明洛姑未盟以前桓未有功且有罪也既盟洛姑而納季子則黜慶父立僖公殺哀姜相繼見於策矣○左傳謂齊仲孫湫來省難書仲孫者嘉之杜預以仲孫爲字夫書字卽是嘉之何以不言齊侯使若湫無君命私來覘國又何以得志此不可通也益時齊侯實有仲孫湫嘗勸齊侯務寧魯難左氏遂以爲湫實來魯强附於齊仲孫來之經謂之省難正猶隱公時魯有鄭尹氏後人强以當尹氏卒之經也大氏莊閔之篇左氏於齊魯事多闕略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大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補曰此本杜預唯第四句大祖之廟四字元文作祧一字依聘禮注諸侯大祖廟爲祧遷主所在之名也禘祫之說自昔聚訟文烝詳考之周制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皆以喪畢之祭爲本喪畢祫則後禘喪畢禘則後祫自爾更迭行此二祭總之五年而再殷祭也何休曰禮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今案此年吉禘在五月文二年祫嘗在八月毛詩傳又言夏禘秋祫竊意遭禘年而以秋冬祭者以祫代禘遭祫年而以春夏祭者以禘代祫也祫者合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大廟故文二年言大事于大廟也禘者遞也諦也第也遷主既遞位因以審諦昭穆次第尊卑陳毀廟主於大廟而未毀廟新舊皆特祭故僖八年言禘于莊公左傳又言禘于武公禘于襄公禘于僖公也逸禮有禘于大廟篇專言大廟者舉大以包之猶僖八年言禘于大廟亦包羣廟也別論之於傳下及僖八文二宣八昭十五定八年諸處

吉禘者不吉者也 補曰公羊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案汲冢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春秋之例喪畢吉祭恆事不志志之亦不言吉猶當立者不言立當以者不言以故言吉知不吉明未可以吉也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補曰此申上意也公羊

主未當入大廟今閔既禘大廟又禘新宮何氏不知禘祫之異非也公羊又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何休曰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何休曰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杜預別爲一解以是時廟之遠主未遷莊主未入廟故不得稱宮杜氏非也公羊是也莊公卽莊宮以在三年中不忍稱宮與西宮新宮不言謚同意公羊又曰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賈逵說此經曰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後漢書張純奏曰禘之爲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說文曰禘諦祭也段玉裁注曰諦者審諦而定之天子諸侯之禮兄弟或相爲後諸父諸子或相爲後必後之者與所後者爲昭穆不與族人同昭穆故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諸侯皆有禘祫二祭趙鵬飛嘗論之劉向五經通義言王者諸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自前漢穀梁家說已如此而明堂位言成王命魯禘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大嘗者卽祫二文並爲特賜魯者謂特賜

曰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何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文丞案傳言吉祭卽士虞記之吉祭也在士直曰吉祭在天子諸侯曰禘曰祫鄭君解士虞記曰當四時之祭月則祭左傳例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丞嘗禘於廟賈逵服虔解之曰三年終禘遭丞嘗則行祭禮此說有禘祫無祫非也鄭君解詩元鳥大宗伯王制及作雒禘於羣廟自爾之後皆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說閔行吉禘又先行祫亦非也何休解公羊曰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此說論祭年不論祭月又非也今以爲再期中月祥禫之後春夏遭祭則禘秋冬遭祭則祫自後每六十月更迭禘祫庶得其實也禘祫之異則孔穎達詩周頌正義申鄭說云祫則合聚祭之禘則各就其廟是也此不言吉禘于大廟舉大以包而言于莊公者言莊公則祭大廟可知言大廟則莊喪未畢嫌不祭莊據文自明故傳不釋也何休曰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何氏之意禘祭亦合未毀廟主於大廟與祫同禮而莊

以天子之禮樂也故左傳晉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禮運孔子言魯禘非禮論語言禘自既灌吾不欲觀或問禘之說曰不知也又言知其說者之於天下明以魯有王禮爲異也左傳例曰烝嘗禘於廟僖八年傳曰禘而致哀姜五經異義曰左氏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漢書劉歆引國語歲貢終王以爲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又襄十六年冬晉人辭於魯曰寡君未禘祀杜謂三年喪畢之吉祭是左傳及傳說有吉禘無吉祫也劉歆賈逵之徒皆云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孔穎達王制正義曰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是月昭穆謂之禘取其序昭諸儒既以喪畢之三年推諸自後之三年又知祫必不可廢而彌縫之也致新死者之言起於致哀姜之誤禘必於大廟亦與此經及他傳禘祫羣廟之文不合禘祫爲一與其舊說所云歲祫終禘者又相乖戾歲祫終禘亦非國語本文明其說皆不可用也晉平公禘祀一文似可爲喪畢專行禘之證其實有禘必有祫但無文以見之耳文二年之祭傳及公羊皆爲吉祫而左傳晉荀偃士匄言魯有禘樂及論語明堂位禮運皆言魯禘不言祫者皆是舉禘以該祫唯祭統則備言之也禘與祫斷非一祭鄭眾說周禮追享爲禘朝享爲祫其文外鄭君說周禮肆獻裸爲祫饋食爲禘其文在時享之上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漢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釋之曰三年祫五年禘劉向說而劉氏作五經通義及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異義謹案三歲一祫五歲一祫此周禮也三歲一祫五年一祫百王通義鄭說是也周語云日祭月祀時享月享時類歲祀荀子說湯武之制與周語文同而先儒說周語多以終王爲終禘故許氏因疑其說亦是也五歲禘爲殷禮也喪終之祭不必爲禘而終禘之說可通至以歲貢爲歲祫則不可曉文二年穀梁公羊明見吉祭有祫左傳記鄭子張有殷祭即大傳大夫千祫之祭又可見殷祭有祫從無云歲祫者是其爲說必誤矣竊意歲貢之祭謂以歲計者耳不必解爲每歲其祭則或祫或禘有遭祫年而祫則以三年遭祫者三歲禘者五歲也終王爲主不得謂之五年一祫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補曰慶父與哀姜弒之○撰異曰陸淳例曰丑公羊作酉案今公羊不作酉不地

故也補曰重發傳者明異於桓也下有所見還從不地例者不忍地也張治曰諱國惡者臣子之禮也存事實者傳信之法也聖人之經兩存禮法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於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啟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弒國幾滅亾雖欲諱之而其實終不可得而揜究觀書法則知左氏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脩之者蓋指此類而言之其說必有所傳而施於稱族舍族之傳則非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實被討而不書葬者不以討母葬子補曰莊子所謂春秋以道名分如此類者甚微也殺慶父不見經殺哀姜見經故經惟據討母爲義孫覺不達此旨遂議傳失孫氏之誤若是者多矣又案殺哀姜在明年七月左傳先敘慶父之縊次敘齊殺哀姜容此二事皆在葬閔公後劉敞以爲賊未討而葬慢也賊雖卒討葬不追書此說甚有理然則傳言此者特就經中所書明其義之重者耳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公奔則日何休曰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例也有罪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文姜殺子嫌異故重發之文孫案下有所見不深諱之言如邾哀姜與弒閔公故出奔補曰月者例也于夷見罪將有其末宜錄其本故直書孫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補曰案內大夫奔日者傳曰正之慶父罪重不正之者蓋以自此不復見卽以奔文當卒刺之文卒刺皆以不日見惡也何休曰外大夫奔例皆時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慶父弒子般閔公不書弒諱之補曰疏曰慶父前奔不言出書曰如齊爲之隱諱是不絕其位之辭今不諱言出奔明是絕其位也又云慶父不復見者明弒二君罪重不宜復見故特顯之矣文疏案注既不釋傳文疏又不得傳旨傳以出爲絕之者此與莊三十二年奔齊其下皆有所見彼言如此不言如是絕之不更諱也又言慶父不復見者申所以絕之之意也慶父後雖被遏縊死經爲魯諱又諱季子之行誅故不復記若此處猶諱言如是使內之賊臣竟無文以顯書其罪故直書出奔以結前事與上如齊之文相對則爲絕之也縊死既諱故出奔不諱不諱出奔正以起後文之諱討賊也是故慶父之死不復見卽所謂諱莫如深也直書出奔則不復見其死卽所謂苟有所見莫如深者也韓子言聖人之作春秋深其文辭愚謂穀梁傳亦未易讀

冬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補曰此亦順其立君以存魯也書來見喜明與季子來歸同矣公羊以不名爲喜之魯而喜之喜亦盟立僖公

也補曰季子實立僖而齊定其位齊立公爲君亦是接公矣此盟亦前定前定之盟不日桓盟亦不日以是立君大事故又不月以異之 **不言使何也** 據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言使 **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罹其禍今若高子自來非齊侯所得使也猶屈完不稱使也江熙曰魯頻弒君僖公非正也桓公遣高傒立僖公以存魯魯人德之不名其使以貴之貴其使則其主重矣補曰范注非也不以齊侯使高子者謂既稱高子則不得以齊侯使爲文也凡稱君以使者其臣皆名不可名則字女叔是也惟文繫王使者又有稱子稱宰稱公之等宰與公尊矣子是貴稱亦不得以諸侯使之爲文今欲貴高子令與季子俱稱子故不稱齊侯使也桓三年不以齊侯命衛侯莊二十八年不以晉侯冕宋公文意皆相似也此經貴高子正以美齊桓桓之不討慶父上有累文與此無涉以屈完例之尤非其倫也江注謂僖公非正亦非也僖是長庶般既弒則僖爲正不正者乃閔也閔猶周之悼王僖猶敬王矣劉敞曰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僖公之不沒公卽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 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封衛則衛爲狄所滅明矣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公

不能攘夷狄救中國故爲之諱補曰公羊曰爲桓公諱范注本之賈逵曰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文丞案汲冢紀年以狄爲赤翟滅不日者深諱之於是懿公戰死戴公申廬于曹而卒立其弟文公赤

鄭棄其師 補曰不書鄭高克出奔陳者何休所謂舉棄師爲重此全用舊史文僖十九年傳言之○撰異曰棄左氏或作弃

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長謂高克也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翬翔河上久而不召衆將離散高克之進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補曰傳言鄭伯惡其長而兼不反其衆劉向說苑曰夫天之生人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宣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案此解經直言鄭也注衆將離散四字當改云衆散而歸其下又當增云高克奔陳此事左氏公羊毛詩序皆同而毛序爲詳注全本之高克之進舊作高克進之屬辭從之今據乙正也

眉注坿列

第十六葉三行四行說文亦云周禮此五句依陳壽祺校正本

太倉畢長慶
江山劉毓家 校

穀梁補注九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九 僖公亦莊公子名申閔公庶兄母成風以惠王十八年卽位凡僖之謚古書多作釐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 補曰疏見閔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休曰僖公者閔公庶兄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補曰疏曰邢滅并不書入故有救次之文衞亾書入皆非也次救例俱時不連上正月○撰異曰曹師板本左氏作曹伯誤唐石經亦作曹師說文品部引春秋傳次于品北从品相連讀與聶同段玉裁以爲此左氏經傳之古文後人以其同音易其字如築鄟之改築鄟救不言次據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衞不言次言次非救也

次止也救赴急之意今方停止故知非救也本意補曰遂申也成也如其意而申成之故曰救所謂春秋成人之美杜預蘇轍以爲案兵待事卒能救邢是也莊公次郢之次成亦有救紀救鄆之意而謂之不能救則直言次不言救後言次者以豹是魯臣不可廢君命故先言救爲通君命之辭又與此遂其意者異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錄其

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據經書齊師補曰問經文何用見之**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小國君將稱伯也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補曰前言曹無命大夫此言曹無師明小國無大夫又無師也小國無師者國勢削弱雖本得有一軍之制而當時以爲不成軍也楚之先及諸夷狄亦皆無師者兵衆雖盛而春秋黜之四年傳言楚無大夫明亦無師矣禮伯子男皆一軍說見襄十一年不說宋公者從可知**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補曰此猶莊二十八年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救不及事不足稱揚補曰注本公羊非也公羊曰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亾矣孰亾之蓋狄滅之公羊以邢已亾滅故謂之不及事非傳意也傳言不足稱揚者卽指言次文言次非救故不足稱揚不謂其無及下城邢純爲美辭此加非救之文而後遂其意明但愈於郎成雍渝不及諸直言救之善與下各自見義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辟狄難夷儀邢地○撰異曰夷公羊作陳案夷陳聲轉義通矢雉尸夷諸字皆訓陳陸淳所見穀梁亦作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彼爲遷之者發此正解遷也公羊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若宋人遷**其地邢復見也**猶滅不復見**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是向聶北之師當言遂今復列三國者美齊桓存亾國補曰向往也或作鄉其正字作嚮皆同是往之師實非改事何休所謂桓公宿留城之故當言遂言遂則不須重舉三師矣上以不足乎揚變爵稱師此重舉則已揚之故得以美爲義也春秋譏益城唯夷儀楚丘緣陵或遷或封理合得城昔齊去薄姑而遷臨菑王命城之毛詩傳以爲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是其類晉城杞亦是遷國城成周則王者遷都之事也左傳例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

禮
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哀姜補曰莊公夫人杜預曰夷魯地注在上年傳范遂遺之公羊以爲齊地夫人薨不地故也補曰變於君也

齊人以歸補曰齊稱人者既諱之若其以喪歸則從卑者之常文此經各本誤跳在傳夫人薨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泰曰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薨前而今在下是加喪之文也經不言以喪歸者以本非以喪歸也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微旨見矣其以歸薨之也以歸然後殺之補曰如傳言則夷爲齊地是歟

楚人伐鄭補曰疏曰不以州言之者以楚雖荊蠻漸自通於諸夏國轉强大與中國抗衡故不復州舉之何休云稱楚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之使若中國穀梁無交婚之事杜預云荊始改號曰楚與傳亦不同文烝案李光地曰將有齊桓膺懲之事不得復舉州其說亦可存也楚皆以稱人爲常不直以國舉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補曰何休曰與邾婁有辨也○撰異曰檉一本作打徐彥曰打字左氏作檉亦有作打字公羊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者與升陘異也凡敗皆稱師燕邾莒頓胡沈許皆有師惟徐狄吳以國舉徐言人楚言爵則變例也疏曰何休云公恐邾人以夫人與齊故敗之未知范意然不○撰異曰偃一本作堰公羊作纓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傳者嫌小國與齊宋異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麾獲莒挐麾魯地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補曰注引例在宣二年傳○撰異曰麾左氏作鄑公羊作犖挐公羊一本作茹莒無大夫補曰明與曹莒則邾滕以下可知昭十四年又言曹莒之異其曰莒挐何也據非大夫不書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獲者不與之辭主善以內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獲長狄補曰疏曰內不言獲乃是常例至於長狄則異於餘宜書獲以表功而彼文略之出重傷故不言獲據文十一年叔

故也此注據以爲證者取不書獲之成文不謂義旨全合文
孫案注是疏非也說見敗臧傳下內不言獲者經例因史例
或專是經例歟
此唯施於兵獲 惡公子之紿 紿欺也補曰公子下紿者奈
唐石經初刻有友字

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 補曰戰有甲士有步卒

屏左右而相搏 補曰屏除搏手搏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
搏漢有卞射武獻手搏爲卞角力爲武獻公

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 補曰刀名見廣
雅北齊本或誤作寶力見顏氏家訓 公子友以殺之 補曰明此獲乃殺也公
羊曰大夫生死皆曰獲然則何以

惡乎紿也 據得勝也曰棄師之道也 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
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一
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潛刃相害以決
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
事之不然傳或失之補曰棄師之道者言潛刃相紿將棄師
不用也傳謂戰畢乃相搏耳江熙之疑非也疏曰若季子無
輕鬬之事經不應書獲以惡之經傳文符而江熙妄難范引
其說非也○春秋記事不記言傳隨事釋其義事之本末皆
所不論言之委悉更無從見而自此傳以後則稍稍詳矣公

羊晚出掇拾較多左傳事言並記乃是史家之學辦
始之體劉知幾所謂左氏漢書二家後來祖述者也

十有二月丁巳大人氏之喪至自齊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
之也 二子子般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必於其重
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孫復曰孫于邾不貶不以子討
故貶之於此著其罪兼惡臣子文烝案貶不言姜猶言氏者
見莊元年注 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補曰疏曰夫人於齊桓非
是姑姊卽是妹姪齊桓討得其罪疏而遠之託言同姓文烝案疏說皆非也姑姊妹姪
卽是同姓無分親疏也傳引或說以爲爲齊桓諱非桓託言
也言討得其罪又非或說也此於正說後別爲一說謂經
所以不言姜者不主於爲齊桓諱其義甚明
姜本齊姓沒不言則爲諱矣上文齊殺哀姜傳不論其是非
如或曰之意則與左氏公羊同左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
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但言桓公召而縊殺之
而漢書鄒陽之言曰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
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
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
以爲過也鄒論季子事皆本公羊文則其論殺哀姜事亦必
用公羊家舊說而如外戚傳解光言春秋予齊桓何休言不

阿親者乃皆後來說也鄒所引孔子語出論語法當作正正之古文作正法之古文作金正上誤增遂成法字此訓正誦爲經權謂齊桓專守正經不能行權誦以免其親是其過也蓋齊魯諸論語家說謂齊桓長於經而短於權晉文長於權而短於經與馬鄭注異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補曰月者別於內城此何休意也 楚丘者何衛邑也 補曰重發傳者起下也衛都朝歌在河北楚丘則在河南所謂東徙渡河也漕邑亦相近 國而曰城此邑也 其曰城何也 據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國也 封衛也 補曰閔二年狄入衛遂滅城注當云閔二年狄滅衛傳言封衛以見上入爲滅也衛與邢杞異衛已滅城以封之邢杞未滅但遷而城之耳故傳與左傳皆止有封衛之文不言封邢封杞也齊桓存三亾國雖統邢衛杞言之其實邢杞與衛小不同公羊於邢杞亦言已滅亦以爲齊所封此桓譚所謂彌離其本事者矣國語則其言封邢管子言封邢封杞呂氏春秋言立邢悉不可據 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 補曰劉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作無妨十二月始衛必先徙居而後建城市而後營宮室魯人後期以事正月以後畢功春秋豈必以始事書哉書城既不獨指魯而謂營宮室必在遷後尤臆且固詩序必先言徙居者乃文勢之便劉氏善讀書無容不知也 其不言衛之遷爲何也 據元年邢遷于夷儀言遷也 不與齊侯專封也 補曰前有入衛文言城又言遷則封衛之事太明疑若與其專封矣孟子述葵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雖告王猶爲專 其言城之者 補曰謂直言城 專辭也 專封之專異專歸粟于蔡傳曰內辭諸侯共城之文若魯獨城然戍陳傳曰內辭猶言內辭以爲專辭所以爲專辭者歸粟傳曰義邇也李光地曰古之侯伯有存亾繼絕急病分災攘夷狄安諸夏之義脩而行之是天下之公利也春秋書諸侯事如內辭者四城楚丘戍陳戍鄭戍牢歸粟于蔡是也楚丘不城衛入於狄矣虎牢不戍鄭入于楚矣戍陳粟蔡皆公舉也故皆以公辭也文烝案穀梁言專辭內辭者謂其辭如此就使魯不在列亦得爲此辭以其是諸侯公義之舉春秋引而近之同諸內事故曰義邇也專辭內辭即李氏所謂公辭但所從言之異耳晉城杞城成周扶危定傾故列序其人以著其美此則國已滅而城以封之其美尤大故從專辭例也邢固未滅而城邢之文上有所蒙無庸列序其列序則爲變文明較杞與成周

彌美也城緣陵不劣於城杞城成周亦當列序而不序者與城邢以盛衰相對其立文又與此相對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補曰王引之曰下不得二字衍文葢涉上文而衍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存衛是桓之仁故通令城楚丘義不可以專封故不言遷衛補曰以專辭書城是通其仁不書衛遷是斷以義劉敞所謂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為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得傳旨矣凡專辭皆為義事故曰義邁既謂之仁則義有未盡故曰以義而不與言各有當也陸賈新語引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今檢傳無此文當是後學者說傳此條之語漢書藝文志有穀梁外傳無二十三篇此類葢出其中歟董仲舒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已別矣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義者謂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案董生訓義字甚精其外則管子云義者謂各處其宜鄭君周禮注云能斷時宜意同程朱而言尤約也故曰仁不勝道仁謂存國道上下之體補曰傳引古語足上意也注解道字未盡其理荀子曰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然則道者仁義禮之合故仁不勝道抑又論之此道葢謂聖人之道而專封與否又非所計也夫義所不得與者專封也竊意當日周既衰矣衛既滅矣設以聖人而為齊桓亦不過告王而封之亦必不聽其終滅而在齊桓則謂之專封在聖人則為道亦論其心而已矣孟子曰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以摟伐為罪正猶以專封為非義然而湯伐葛文王伐崇伐密豈有桀紂之命哉又如伊尹放大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此論心不論事之明文也傳以專封為非義又必曰以德行仁不勝道而後其說乃盡孟子以摟伐為罪他日又必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五霸假之也小補之也而後其說乃盡以論語夫子之言求之管仲之力到今受賜言仁也管仲之器小哉言道也孫綽解器小曰功有餘而德不足是孟子德力之說小補之義也○愚於傳此句思之甚深夫君子之善善也未嘗苛求其心也事善則善之猶曰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夫何以其志為哉桓公管仲之功著乎天下春秋方通其仁則夫聖人之道固所未暇論耳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張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程子易傳序亦曰予所傳者辭也出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是故仁不可不察也讀管子之書質實而詳密伊管同稱亦宜矣而自孟子言之則慮夫王者之道之不行

也讀墨子之書閎肆而深奇儒墨同稱亦宜矣
而自孟子言之則懼夫孔子之道之不著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夏陽○撰異曰夏左氏作下陸淯曰據上陽下陽俱號邑都左氏爲是文丞案漢爲大陽縣夏

大同義江永言之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補曰下所謂塞邑虞無師補曰疏曰小國

無師傳三發之者並是小國不合言師燕爲敗而重衆故得言師曹言師者明其是君虞言師者表其先晉以其言師不

同各舉備文耳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人不得居師上貴賤之序其先晉何也據小不爲主乎滅夏陽也補曰虞主兵小國兵序上者皆

先大是主兵傳於此見例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爲塞虞仲之後號號叔之後西號國邑補曰號邑接虞者也虞

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滅夏陽而虞號舉矣補曰疏引徐邈云舉猶拔也案高誘戰國策注曰舉得也又曰拔也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

也補曰虞不應不知塞邑之不可滅必不反出兵助晉何得有主兵之文也五年傳曰虞虢之相救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

也荀息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補曰乘四馬也公羊曰垂棘之白璧何休曰玉以尚白爲美凌廷堪曰呂氏春秋曰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謂晉人聘虞行享禮時東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也聘禮曰賓揚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閻猶代也晉地多馬故聘禮享庭實用皮而晉代以馬也文丞案呂氏春秋不言聘凌說似是而非此專爲借道非聘也聘享用璧而有庭實自是常禮又未有不受者下言小國所以事大國言幣重不便又言不借吾道不敢受吾幣其非享禮明矣借道之事依聘禮文但用束帛許而後受幣故下云然也伐虢必過虞故借道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也補曰三蒼云府文書財物藏也外廐虞可幷得故言猶外府外廐公曰宮之奇存焉

奇虞之賢大夫必不使受之也補曰不使受而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懧懧弱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懧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而狎之必輕其言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補曰王引之曰之後二字衍文

中知以下也補曰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蓋後人增之不可通此論語中人也呂氏春秋曰義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此中知以下也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虞公貪而好寶矣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虞虢公羊則曰虞公

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補曰此稱虞公者皆同斯例固非其爵爲公亦不因春秋所書矣又國語管子言晉公秦公燕公吳公晏子春秋言齊公魯公是凡諸侯皆得通稱遂受其幣而借之道補曰如上所述晉之滅夏陽虞未出兵與公羊同與左傳異實爲之是虞主兵也據傳虞實序引汲冢紀年正與左同似皆非宮之奇諫曰補曰王念孫曰此諫字衍文蓋因上諫字而衍下云云者退而私論也文烝案弗聽之後無妨復諫脣亡一句左氏公羊皆爲諫辭王說未是

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語諺言也補曰范依左氏也公羊以爲記挈其妻子以奔曹補曰宮之奇再諫而奔左傳在後五年再借道時又不云奔何國國語云適西山高誘戰國策注以爲適秦

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補曰五年當依公羊爲四年字之誤疏以爲僖五年非也左傳以爲再借道而滅虢還師滅虞此以滅夏陽爲亡虢者或以後之滅虢實由此之滅夏陽或傳意此年滅夏陽後旋即滅虢之都與公羊郭君在夏陽之意雖異而與其言取郭則同皆與左傳異也水經注引紀年曰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於虢都彼書雖出後人追脩亦由滅虢之說當時相承故也經無滅虢文者重夏陽故但舉滅夏陽爲重舊史當備文矣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猶是言如故補曰荀息戲言也戰國策趙王曰昔者晉人欲亡虞而伐虢

伐號者亾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觀魏人之言知春秋此等之文其義著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宋地補曰王夫之曰衛地史記田齊世家齊伐衛取毌丘卽此○撰異曰公羊作貫澤下九年傳曰貫澤之會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補曰二國聞會自至本不與結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補曰以遠國辭稱人實是其君

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補曰舉此四國爲偏至之辭疏曰何休云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偏至之辭事或然矣魯不至故不書或以爲魯公亦在舉大以包之文然案不至者不獨晉楚如弦如虞號蓋皆不至也不書公者疏言舉大以包是也江黃不期而至者至則除常會諸國之外皆不期而至桓霸之盛也下會陽穀卽此盟之諸侯

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

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補曰注解勤字非也音義雨麋氏說王念孫曰麋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曰勤麋氏音覲後年同集韻去聲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傳亦言勤雨又言閔雨言喜雨閔者憂之甚轉之則爲喜明勤雨閔雨皆爲憂雨也文二年傳言文不憂雨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若以爲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古謂憂爲勤問喪曰服勤三年呂氏春秋曰勤天子之難毛詩序曰憂勤楚辭曰愁勤皆謂憂爲勤也文烝案注既不知勤之爲憂又直以書不雨爲說不以每首月輒書不雨爲說亦非也僖所以爲勤雨者正以一月不雨卽憂勤之春秋三以首月書不加自文使後之讀者以文公之經比類相較則僖之勤雨自見故傳於此三不雨分釋之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總釋之曰不雨者勤雨也又總釋之得雨者以下有六月雨之文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

補曰不嫌二月三月得雨傳者此已隔年嫌不與上不雨爲一事故發以同之此號連上則下四月亦承此可知故下傳省勤雨文

夏四月不雨

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不言旱不爲災補曰此本杜預下二句上有傳例曰三字言作曰一時不雨書首月不言旱不爲災也

秋七月

首月與莊三十一年冬不雨者公故不以歷時書而一時輒書非傳義傳以經美僖之文相違

有勤心因下明書雨月則不
嫌五月雨又不嫌旱竟夏也
雨憂民之至閔憂也補曰閔
謂憂民閔者勤之至也此合
乎民者也補曰春秋以其閔
羊亦爲記異而三不
雨各爲一事非也

徐人取舒補曰徐夷且僭與楚吳越同直以國舉乃其匹文敗
是也蓋徐人爲中國取也其下章曰
飛家鉉翁李廉說○撰異
曰舒玉篇邑部引作郤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補曰疏曰書者
心喜是於民情深文烝案不
杜預謂示旱不竟夏是也但上既見閔則此足見喜春秋以
其喜爲有志乎民矣常例周六月龍見而雩雖雨不志傳上
年言仁不勝道記事不必論心而足以見心者也上冬至此

言勤言閔言喜記事本以見
人心之所爲也全經記事全
歲荒民貧財殫力竭重以哀
其敝有恤民之心卒成中興
公羊家說謂其遇旱改政躬
誅稅民受貨者退舍南郊澍雨立應或其言有所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
笏而朝諸侯委委貌之冠也端玄端之服搢插也笏以記事
吉冠用黑繒爲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周禮又謂
之冠弁玄端者玄冠之服深衣之會補曰委貌也玄冠者
者爲端是端者不連裳之稱
而連衣裳士冠禮曰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玄端玄裳黃
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
服玄冠緇帶緇韠玄端衣黃裳有玄
爵韠玄端衣黃裳有玄而裳
明其衣裳不殊全例深衣爲
五升其類乎玄端者一玄衣
衣有韠一白布爲衣又無
引戴聖說朝服布上素下與
典漢明帝永平中議乘輿服
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蓋因

當時說禮家皆謂朝服如深衣袍制故遂以爲天子之朝服史稱賜阜袍又稱三老五更服縞紵大袍單衣阜緣其以阜者猶沿古緇衣之制也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諸侯也國語管子皆曰大朝諸侯天下諸侯於陽穀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補曰疏曰諭曉也言不須盟誓文烝案論語稱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漢書注謂陽穀之會天下從令據疏是鄭君說也又李賢後漢書注引穀梁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傳無此文亦當是後學者說傳語在穀梁外傳穀梁章句

中

冬公子季友如齊涖盟傳例曰涖位也內之前定之盟謂之涖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補曰注引例後二句昭七年傳文也二盟字當爲辭據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則知會陽穀公亦與杜預注非也公與會陽穀則貫可知○撰異門此季字衍文左氏公羊皆無季字涖者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補曰爾雅說文涖臨也察視廣雅曰位涖也其不日前定也曰臨涖視也郭璞曰察視廣雅曰位涖也故前定則月而已齊桓盟本不日故友往涖盟又不月以異之乃與柯召陵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補曰疏曰舊解此傳是外內之通例不據此一文而已不言及者以國與之謂若外國之來盟及魯人往盟經直舉外來爲文不言及者欲見以國與之也故舉國爲主郎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此公子季友如齊涖盟是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謂不言來盟之類經雖言及而不書魯之主名者亦見舉國與之郎成三年丙午及荀庚盟是也不言外及者經無故也糜信徐邈並據當文解之理亦通也但據成三年傳注則宜從舊說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傳例曰侵時而此月蓋爲潰補曰舊史潰皆具日君子略之從月例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君臣不和而自潰散補曰上下謂君及臣民也公羊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左傳例曰凡民逃其上曰潰杜預曰潰衆散流移如積水侵之潰自壞之象也補曰疏曰侵者拘人民而謂侵淺事也侵之淺者對伐爲淺也又傳云不分其民是拘之而不取亦是淺之義傳本意言桓公不深暴於蔡纔侵之而郎潰故因發淺例左氏無鍾鼓曰侵傳或

當然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責得其罪故裁侵而潰與伐沈伐莒異也補曰明經議蔡不議齊或不敢欺民既不欺臣亦可知臣民同力何有於潰況侵事之淺乎凡潰不以諸侯蔡舉潰爲惡蔡錄明沈莒亦同也劉向說苑曰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不土其地是終土齊俞樾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不土其地補曰傳曰則是也

遂伐楚次于陘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陘楚地補曰此本杜預也公羊以爲侯屈完盖因莊八年次郎有侯文故云爾

分其民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

遂繼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是用兵又是霸者事嫌異故也時本爲伐楚故侵蔡耳

齊桓用兵自滅遂以來若非自將則無大衆其用諸侯之師無過二國者今乃大舉侵蔡則知伐楚爲本謀葉夢得辯左

傳蔡姬事而戰國策游騰謂楚王以爲桓公號言伐楚其實襲蔡韓非書詳其事史記亦用之皆謬妄

次止也補曰疏曰次有二種有畏我是也有非所畏之次即此次于陘傳曰次而不進是也文丞案此次非畏故重發傳爲事其說得之管子曰至善不戰吳澂引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夏許男新臣卒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惡也補曰案不日者從曹伯廬曹伯負芻杞伯成之例明新臣實卒于師也注言卒于楚故不日明言死於師矣說詳成十三年但不日則當月今時而不月也是以許男甯蔡侯東國爲比非也傳與蔡侯肸等同者此處方盛美齊桓七國之君咸被褒錄無嫌於惡之則書時猶書月大氐春秋之文多從簡質○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新公羊不作辛作辛案今公羊不作辛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補曰閔公之變於內也或書地名或書其國或書師會皆地也

此地即謂師書于師則地矣注據黑臀卒于扈地補曰非也當云據曹伯廬曹伯負芻

死於師何爲不地據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地補曰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

內桓師也

雖卒於外與
在其國同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來如陘師盟齊桓以其服義
陵楚地補曰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退一舍次于召陵而與之盟召
婁傳曰爰婁在師之外明召陵亦在師之外矣左傳曰師進
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杜預言退舍范
所本也師行一舍三十里李廉曰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
來楚平王簡東國之兵於召陵文烝案今許州郾城縣東郎
其地桓盟不日此又不月者夷狄受盟與常盟異故略其月
以異之補曰疏曰無大夫有三等之例曹
楚無大夫本非微國後削小莒是東夷本微國楚則蠻
夷大國僭號稱王其卿不命於天子文烝案曹莒等無命大
夫者其君本有命卿而當時不以爲卿也楚無命大夫者其
君亦本有命卿而春秋黜之也其例實止有二等
皆不須以不命於天子爲說無大夫無師皆同意其曰屈完
何也補曰略名之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齊桓不欲
當言楚完
補曰不氏則從曹莒直名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邵曰齊桓
令與卑者盟
之例是列國卑者之文威陵江漢
楚人大懼未能量敵遣屈完如師完故不言使補曰權在屈完猶言
得與盟以安竟內功皆在完

權在祭仲注言權事之宜非傳之權字也以義卻齊者依左
傳也左傳屈完別自有言不如下所云下所云不爲完語又
在次陘前則是正乎曰非正也臣無自專之道補曰君
臣之義不以楚而廢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重其宗中國歸
有道若屈完者亦變之正歟
來者何內桓師也來者內辭也內桓師故言來補曰此解經上盟字言來盟者從
于師而定之也前定之例美其事而異之也不言使
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
使而言來先言于師而後言于召陵皆變文也若爲平文當如齊國佐
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補曰注非也此
解經下盟字再言盟者見得志乎桓公謂桓公得志也公羊
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
再言盟喜服楚也案公羊言師在召陵非也其以再言盟爲
喜則是也何休言屈完來陘退次召陵所以補正傳說又引
春秋緯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
者焉繁露亦有其語汪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
不異皆一經特筆美齊服楚美晉定鄭也黃震述其師說曰
來盟于師楚有盟心退盟于召陵齊有盟禮與盧仝同得
志者不得志也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補曰
注非也經見桓公之得志以此盟乃時人
所謂不得志也故曰得志者不得志也

矣桓爲霸主以會諸侯楚子不來屈完受盟令問諸江辭又不順僅乃得志言楚之難服補曰案傳下云我將問諸江非令齊問也注誤依左傳文又此句與下屈完語不相屬注亦誤會國語賈逵注曰僅猶言纔能也韋昭曰猶劣也經意以爲桓公退盟召陵不窮兵力以不得志爲得志其得志也劣能如此耳美其事復其文其義乃著楊子法言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闕睢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漢孝文詔曰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此得名陵之意賈誼謂帝不能爲齊桓過也

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

補曰杜預曰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案齊以爲楚罪

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

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補曰書禹貢荊州之貢苞匭菁茅卽此也鄭君曰菁茅之爲異未審今案史記封禪書管仲謂桓公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水經注引晉書地道志云泉陵縣有香茅氣甚芳香言貢之以縮酒二者其此茅乎菁者蓋言菁菁然盛也左傳言包茅縮酒周禮鄭典注曰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浚者說文抒也廣雅釋詁也鄭君曰縮酒沸酒也又曰以茅縮去滓也不祭謂不以菁茅祭

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問江邊之民有見之者不此不服罪之言故退于召陵而與之盟屈完所以得志桓公之不得志爾補曰漢水入江言將問江神注非也傳因盟事并記桓公屈完語得志之僅亦其一驗非以此便爲僅也注都未了○蘇轍曰楚人方强齊將綏之以德故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爲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避楚楚成得臣從之不已而後戰矣由此觀之桓文之於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家鉉翁曰蘇氏立論平實得桓文之用心

齊人執陳袁濤塗

袁濤塗陳大夫補曰不月則濤塗亦有罪何休以爲執例時○撰異曰袁左氏作轅段玉裁曰左氏音義袁本多作轅乃俗人以轅袁互易也文烝案陳之袁氏或作轅他書又作爰難定其孰爲本字段據北史李繪謂袁狎語以爲黃帝十二姓內有轅當从車旁而今國語誤爲儇遂定陳大夫氏爲轅今考陳袁氏爲公族乃嬀姓無關黃帝姓也

齊人者齊侯也

補曰文承上盟齊侯足明其爲齊侯

其人之何也於是喙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陳大夫主人之不敬客由

客之不先敬主人哆然衆有不服之心故春秋因而譏之所謂以萬物爲心也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傳與其執者詹奔在齊因執之補曰疏曰左氏公羊皆以爲濤塗誤軍道傳與注無是言則以濤塗不敬齊命故執之陳人有不服之意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外寬大之意也萬物爲心莊子文文燕案注疏皆失傳惟哆然外齊侯者謂經意哆然外之故稱人也經所以外之者踰國而執其大夫以爲不正此桓十一年之例也濤塗之見執當依左傳所載齊侯初從濤塗之請師出東方後因鄭申侯言仍由陳鄭閒出遂執濤塗濤塗從陳侯在師時已至陳地齊侯執之於陳故謂之踰國而執是聖門相承說經語也至於陳有不服之心觀下一伐一侵固亦可見而濤塗之請乃其實迹公羊以爲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其說亦可用也上文內桓師此文外齊侯義各有當是之謂萬物爲心鄭玉所云功過不相掩也跡解哆然字亦非也哆然者離外之意爾雅曰詻離也詻卽哆字荀子曰有脩離之德脩亦卽哆字高郵王氏父子說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補曰內師魯師也此當言內師者而言內師便文也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正與此同傳特於此言內師者疏曰文非魯及故也吳澂曰時江黃之師在其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補曰月者似爲下葬然曹宣許靈葬皆不月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何注二或作三誤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 補曰偶者相當敵言後事不小於先事也後不小則後爲大此爲常例

後事小則以先事致 補曰後小則先爲大此爲變例

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鄭君曰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于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補曰鄭言會大伐小非也凡伐與會爲偶先會後伐當以伐爲大先伐後會而不以會爲大此先伐後會而不以會爲大明伐尤大也定四年侵楚盟皋鼬以會致則依偶事致後之例以會爲大矣書序稱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其下云成王歸自奄以踐奄爲大也又稱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其下云湯歸自夏以朡夏爲大也汪克寬引以證春秋得之又此傳特明統例耳桓之盟會皆不致固不謂召陵有書至之義

葬許穆公 公羊同 ○撰異曰穆公羊作繆後諡皆同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莊十年春二月公伐宋傳曰伐時此其月何也惡之故謹而月之然則凡伐而月者皆惡之補曰三國伐七國又伐故惡之也公孫茲公子牙子叔孫戴伯也自陽處父以前稱人者皆是師少不必將卑七國獨魯用大衆恐非事情葢齊桓節制之兵獨不用衆宋以下雖或用衆既序齊後從而稱人耳○撰異曰茲公羊作慈後同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補曰殺世子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斥指斥補曰目見也惡之弟例時目言同張洽曰董仲舒所謂爲人君父而蒙首惡之名謝湜曰滅國本而君道絕滅天性而父道絕

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此專釋來也重發傳杞伯姬來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

語曰貳若體焉上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貳代舉下貳代履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也韓嬰

子世天下也補曰公羊曰世子猶世世子也何言世世不絕詩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他皆放此補曰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文從可知文燮案魯大夫與他國序再出名氏公不再出者趙匡曰卿恐涉他臣公則無二也今以爲君臣相變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補曰據同盟新城之屬不重舉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補曰諸侯能尊王世子經因其尊而尊之傳於會言春秋尊之於盟言諸侯尊王世子而經因爲微意尊則其子其實此會此盟皆是諸侯能尊王世子也

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補曰申上意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補曰朝者朝京師也王世子出會王世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足見桓不能朝

其位是不子也補曰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王引之曰徐訓非也塊然獨尊之貌凡書傳言塊者皆獨

貌也字亦作傀荀子書塊傀二字並出文烝案位者世子之位也受尊禮而立其位非子道明古者世子不出會桓

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補曰經爲尊文善桓明矣故因以問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補曰謂桓得變之正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補曰享獻也不貢獻不朝覲桓控大國補曰控引也扶小國補曰扶佐也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補曰統總也雖不能以諸侯王而朝之呂祖謙論受賂請隧等事以爲齊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以壞名分見管仲舅犯之優劣尊王世子而尊之於會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子于首戴補曰由其不敢致天王故但致王世子而尊之於會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補曰尊世子正以尊王也命者請於王而王命之來言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會自尊亦卽以尊王命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補曰亦亦齊桓亦同

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補曰世子尊則天王尤尊故可受也自桓諸侯也以下通

論會盟之善左傳曰謀寧周也服杜皆以爲王將廢世子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之以定其位於此傳未能相通或當時實有其事而經但就文見義以明其爲變之正不須詳細論之耳趙鵬飛以爲是會能假義是盟能假信引經解曰義與信伯王之器也家鉉翁則謂定世子之位之說深爲可疑只當從穀梁穀梁明變正之義有功世教

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專已背眾故書逃傳例曰逃義曰逃補曰公羊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眾也范本之言不盟則知上諸侯無鄭伯劉敞曰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猶沙隨平仄尊其先文如皆已盟復得後語乃知不與耳文丞案言不者可以然而不然之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曰微國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此奔蒙上月而滅在時例與黃夔江六同皆夷狄之微國也故重發傳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棄兄弟之親拒絕忠諫之口 不國社稷之危故晉命行于虞使下執上虞同于晉是以謂之晉人執虞公補曰晉滅同姓不譏者惠士奇曰夏陽之滅以虞爲主至此滅虞變文言執所以末滅晉之罪而獨不得稱名亦不月 **執不言所於地緩於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補曰疏**

晉也 時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難也若晉會諸侯于溴梁執莒子邾子皆因會而執之則在會可知故不書地此云不地緩於晉者凡執人例不書地者亦以地理可明故也范本之言不地者亦以地理可明故也苑人之國執人之君則亦是就國可知也經若假言地至如滅人之國執人之君則亦是就國可知也經若書晉滅虞則是言其地今不書滅虞者晉命先行於虞虞已屬晉故執人當地也所以不言滅虞者不得言之也或以爲執不言所於地謂不書執虞公于虞也緟於晉謂虞已苞裹屬晉故不得言也理亦通耳 **其曰公何也** 據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不言公猶

曰其下執之辭也 臣民執其君故稱公江熙曰春秋有州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執之辭當試因此論之五等諸侯民皆稱曰公存有王爵之限沒則申其臣民之稱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盜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亡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舛而同歸生死齊稱蓋春秋所賤補曰左傳鄭莊公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此告許大夫百里之辭從其所稱以爲稱是臣民稱公之驗又齊公子元不順臣民稱公也春秋內君則稱公外稱公懿公復本曰公明常稱皆曰公也春秋內君則稱公外稱公者自宋以外皆以配謚故曰生死齊稱春秋所賤也疏曰州

公本無舍國之事郭公不見盜歸之文今江爲此說而范不難者以州公舍國左氏有文郭公棄位適曹卽是盜之狀錢儀吉曰注盜字疑當作逃其猶下執之辭何也補曰據臣出其君以自出爲文況虞實不執君邪晉命行乎虞民矣虞服于晉故從晉命而執其君補曰晉稱也緟以國言命行以民言皆指滅夏陽但言民則臣兼之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曰亾虢而明日亾虞矣言明日喻其速補曰此又明虞借晉道一事君于所甚惡也前則主兵此以大著其義劉敞曰春秋之記事原始則不言滅又稱公所以大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亾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鬻於滅夏陽而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亾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文丞案傳不稱緟人義者凡諸侯稱人以執諸侯皆是衆辭皆是與其執有罪與稱爵斥執者相對爲文傳於後既明稱人義自足見故稱諸人悉略之也諸侯執大夫皆稱人無稱爵者故或爲貶之外之或爲衆辭以其執有罪而與之文同義異而傳亦隨事備文執諸侯則有稱爵稱人二例既以稱爵當彼貶之外之文則稱人者自不煩釋

第五葉十九行 墨子義字皆作羣从羣古文我也王引之據周晉姜鼎銘

太倉畢長慶 吳縣潘介祉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十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補曰左傳曰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杜預曰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劉炫曰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據元年楚人伐鄭不言圍補曰病鄭也著鄭伯之罪者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糾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而鄭伯辟義逃歸違不得獨據彼又贅爲代者之罪而以此著鄭伯之罪而圍之罪著于上討顯于下圍伐之文叛霸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亦猶桓盟不日以明信而葵丘之盟日之以爲美補曰疏曰前書逃歸是罪著於上也今言伐又言圍是討顯於下也文烝案注言罪著於上非卽傳所謂著

罪傳言著罪者卽申病鄭意也言伐復言圍或爲伐者之罪或爲受伐者之罪不嫌無別者下以伐鄭致變偶事致後之例亦足明之也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伐鄭之諸侯補曰疏曰何嫌非善而傳言之者以許是近楚小國叛而卽齊嫌救之非善故發之**善救許也**補曰疏曰此本杜預

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補曰據偶大之者鄭叛中國外心事楚成蠻夷之強益華夏之弱齊桓爲伯討得其罪鄭人服從遂使世子聽命是其大也文烝案公蓋以夏末行冬初至未滿二時故不月**大伐鄭也**補曰事當致後疏曰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補曰杜預曰郯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案莊五年公羊曰倪者何小邾婁也○撰異曰小邾公羊作小邾婁終春秋皆然

鄭殺其大夫申侯補曰呂氏春秋謂之申侯伯**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補曰疏曰此云殺無罪是罪鄭伯也案傳例失德不葬文公不書葬則亦失德也杜殺卿佐是失德之儁未知鄭伯更有失德爲當直由殺申侯不可知也文烝案文公不葬非直由殺申侯說見後卒下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寧毋某地補曰當云魯地○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案今公穀皆有之又音義纂例寧左氏作甯案今公羊亦作甯說文宀之食飲器所以安人也万部寧願詈也从万窗聲用部甯所願也从用寧省聲石鼓文天子永寧是訓安之字今書傳盡作万部字晉古文書大禹謨音義辯之宀部字爲會意猶安从女在宀中万部用部二字皆从其聲又同義明三字並通矣毋左氏作毋音義曰如字又音無公穀音義曰音無又茂反**衣裳之會也**補曰疏曰衣裳後歲兵車二文相近故傳因而別之

曹伯班卒○撰異曰班公羊作般案爾雅般訓還班訓賦而古書以聲同通用

公子友如齊補曰聘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曹地○撰異曰公羊款下有鄭世子華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補曰據是下士貴王命也補曰會者外爲主王人爲主是貴王命言命者王人命不得出會諸侯明有天子命者得出會也貴者經貴之亦由當時會實班上猶能尊貴王命故因而貴之以示義諸書王朝臣出會先諸侯者皆是貴之卑者猶然餘可知也嘗論之齊晉皆以外諸侯而爲伯故自王人之微以至尹子單子劉子宰周公皆據王命爲先非周初二伯之制也周初之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其繼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皆以內諸侯爲伯蓋所謂王官伯矣齊桓晉文與鄫侯稱鄫伯相似但齊晉旣謂之侯伯又謂之霸諸侯亦其異也齊晉旣爲伯而周之卿士仍謂之王官伯則又沿舊而通稱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補曰朝服元冠之服十五升緇布衣而連裳說見前詩謂之緇衣逸周書大匡謂之麻衣諸侯視朝之服也天子視朝則皮弁服皮弁者白鹿皮爲弁士冠禮曰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素積者謂裳素者緝也其衣蓋以縞舊說十五升白布爲之疑非緇帶者士制大夫以上皮弁服皆素帶諸侯視朝朝服朔視朝皮弁服天子視朝皮弁服朔視朝而朝謂皮弁服也與其下文朝服立阼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補曰左傳景王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卽弁冕也冕與弁與冠散文渾言之皆通周室雖衰必先諸侯補曰無問會者尊卑也六句申上意兵車之會也

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向謂五年逃首戴之盟齊桓爲兵車之會于此乃震服懼不得盟故乞得與之不錄使者申衆人之善補曰戴祖啟曰向也逃則今也乞矣文烝案經因其乞而乞之乞之猶上云逃之皆謂春秋之文也向或作鄉注不錄使二句本何休下二句在上逃歸傳下乞者重辭也人道貴讓故以乞爲重補曰注依定元年重請爲說求疏曰文與乞師同故爲重辭得之重是盟也言乞義非釋乞義求與乞雖同是重而乞又重於悔前逃歸故以重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言乞知不自來補曰何休曰處其國上注音義曰得與音豫下請與并下注而與同本或作豫孔廣

森曰與許也使請見許盟於齊也 蓋汶之也 汶血而與之補曰此二語與公羊同汶公羊作酌何休曰酌挹也挹酒尊中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探尚書事然則酌之義猶言探之也鄭屬與楚不敢親來盟使其世子爲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文烝案汶訓探亦可通言使其世子則據公羊經非也蓋者承上語辭謝湜曰爲宗廟社稷主而其始若賤者負罪乞著其屈辱罪其不智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雜記下曰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案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於是獻子始見經襄十九年卒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雜記之云甯所未詳補曰范依左氏說禘爲三年大祭因喪畢始禘自後遂以三年爲節不知因喪畢或禘或祫五年而再殷祭禘實五年祭之名言大廟以包羣廟閔二年詳之矣明堂位季夏六月鄭君以爲建巳月毛詩傳亦言夏禘秋祫七月禘者後世變制非唯不始於獻子亦必不始於此時是雜記之誤又禘武公在二月禘僖公在十月是魯禘實無常期矣禘既無常史例不以失時志此志者爲用致夫人也月者謹用致非譏禘不時也○禘有爲時祭名者王制祭統春曰礿夏曰禘郊特牲祭義又言春禘秋嘗享皆據夏殷之禮也商頌序長發大禘自是殷祭之禘別乎時祭故言大也禘有爲祭天地名者祭法魯語周人禘嚳而郊稷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尘烝魯語天子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郊禘不過繭栗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親舂禘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之禮周頌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通稱郊也喪服小記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此夏正月祭上帝於南郊之禮即魯郊子丑寅三月之禮郊而通稱禘禘也周禮注以圜丘方丘并宗廟爲三大禘案爾雅曰禘大祭也大祭之合聲則禘故凡大祭皆蒙其名矣 用致夫人劉向曰夫人于大廟立之以爲夫人補曰左傳以夫人爲哀姜果爾則當言用致哀姜凡小君既沒有謚不言夫人猶君不可舍謚直言公也公羊以爲齊之媵女案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公立公子荊之母爲夫人宗人讋夏謂魯無此禮是知魯君當身以妾爲妻者始於彼時非春秋中所有黃澤言之矣 致者不宜致者也補曰言致知不宜致宜致者則曰至自某不曰致之猶立與卽位之異公羊并上句嫌與用幣異 用者不宜用者也補曰重發傳者

皆同謂之用致者始立妾母爲夫人而見於廟用此禘禮以致之亦若夫人始嫁而告至又若三月廟見之禮也沈欽韓曰妾媵不助祭尊成風爲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此日入廟之典也文烝案左氏說以爲吉禘致新死者而此禘非值喪畢不得爲吉禘故杜預推左氏之意以爲歷三禘而行其禮紆回失實

言夫人必以其氏姓非夫人也補曰包文姜言之哀姜去姜出姜穆莊元年

言夫人而不以氏姓

姜去氏次於此例

立妾之辭也補曰此專言成風非正也

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是妾不爲夫體明矣補曰案庶子爲父後者爲所生母服緦三月謂君之庶子父卒者也若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既葬而除不在五服中不爲後者父在同父卒則爲其母大功九月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齊衰三年爲後不爲後者皆同凡大夫以上他庶母皆無服喪服經注備矣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行於國也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尊母也

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庶人者舜不得尊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不得尊父母也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君駁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鄧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文烝案如鄭所言知穀梁爲正經明有譏文而許云無譏非也鄭論成風意謂正夫人有以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鄭又言宜公所以得尊其母爲夫人者以姜氏歸齊不反之故又杜預釋例以爲適母薨則申其母尊孔穎達申杜曰哀姜既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嬴乃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之文故齊歸得正今案此等權宜之說皆非穀梁義唯孔說齊歸得正今案此等權宜之說皆非穀梁義唯孔說齊歸得正今案此等權宜之說皆非穀梁義唯孔說

由變薛季宣以一則以宗廟歸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之義
爲不沒其實故于大廟去夫
人氏姓以明君之非正補曰注非也貶者謂一則以外之弗
貶去夫人氏姓與文姜哀姜出姜之貶皆同一則以外之弗
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不言夫人補曰注
亦非也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者謂不直言
成風而言僖公成風也於彼論之夫夫人之夫人卒葬之者
紀其實也貶焉見正焉者所謂春秋視人所惑立說以明之
也略舉數事以證斯文桓也而公我亦公之文姜也而夫人
我亦夫人之楚商臣蔡般而楚子之蔡侯我亦楚子之蔡侯之
惑則有說焉桓不可爲公而王不討疑若可也故將公之則
先讋之也文姜不可爲夫人而子念母疑若可也故既夫人
之而又貶之也不惑則無說焉楚商臣蔡般夫人而知其不
可爲楚子不可爲蔡侯也故楚子之蔡侯之如恆文也是故
我紀其實而已矣紀其實而無說我寄其意而已矣寄其意
者亦所謂我無加損焉而名亦未嘗不正也後世史書既非
聖筆不足寄意乃競立說小失則乖擬文體大失則變亂事
實自王通沈既濟孫樵以來又不第如譙周干寶孫盛之書
以模擬文
句爲病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補曰史記桓王子莊王佗莊
王子僖王胡齊僖王子惠王閬世本

名毋涼國語注或作涼左傳崩在上年閏月無日以爲
至是來告趙匡以來皆疑之當是上冬有疾至此崩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補曰宋桓公也不葬者疏曰
作御左
氏作御 葢魯不會○撰異曰禦本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官
于三公不宇宋子襄公葵丘地名補曰周公名孔葵丘杜預
釋例宋地也全祖望洪亮吉據左傳云西爲此會從水經注
爲晉地注自末杜預天子之宰通于四海 宰天官冢宰兼爲三公
句外皆本杜預 者三公論道之官無事
于會盟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
補曰疏曰傳言通於四海者解其與盟會之事也若直爲三
公論道之官則無事於會盟以兼爲冢宰通於四海爲諸侯
所尊故得出會也一解通于四海者解其稱官之意與注乖
文丞案一解得之於注亦不相悖孔穎達解此傳謂宰者六
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故書官名是也孔又以爲傳兼解宰
卿以其兼冢宰通於四海而書官渠伯糾爲宰夫亦爲宰夫
之屬亦書官者因冢宰連及之也官有正有貳有考冢宰卿
爲正小宰中大夫爲貳宰夫下大夫爲考其官名俱爲宰故

通得書宰其士則謂之殷而上士中士視旅下士爲尊故統於考而亦書宰不嫌無別者或名或字或爵足以別之也宋司城官屬俱來直書司城司馬亦其比也至於周公出奔晉祭公來不言所兼之卿官其餘自卿至中士皆不言官明非冢宰及其貳與考則皆略之王于虎卒左傳謂之王叔文公經不言官而國語以爲大宰似未足據也公羊謂宰周公是天子之爲政者案周初周公以大宰攝王事明宰實爲政爲政故通於四海通四海故言官此必魯史所受周禮舊法而君子因之春秋時周之爲政者不必皆大宰矣鄭君周禮注曰百官摠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何休曰宰猶治也于寶賈公彥解周禮謂取調和之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本爾雅下文又云八蠻六戎五狄與風俗通同又古書言四海或爲四方之通稱是有二義也時蓋百官聽於冢宰王既葬而命之出會諸侯會葬先宋子及定四年陳子未葬者既出會盟與諸國君列序不得獨出名也

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兩楹之閒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宋殷後也補曰注言殷後者解傳堂上爲兩楹閒也其實傳亦通言之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無外事者猶云喪不貳事也殯者以大斂而徙棺也依檀弓喪大記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椁上畢塗屋諸侯之殯用輴櫬至於上畢塗屋大夫之殯以幬櫬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之殯見衽塗上帷之菆與櫬同字凡柩既殯將葬乃啟之其未啟謂之在殯也疏曰嫌稱子合正無譏故傳責其背殯文烝案傳明經意見其無哀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丙女也

補曰未適人通言內諸未嫁女也者明內女有書卒之義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

女也不卒者經例因史例也許嫁笄而字之

吉笄以象爲之刻鑲其首以爲飾成人者之補曰喪服傳曰吉笄者象笄也何休曰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昏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文烝案曲禮亦與傳同又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也字即伯仲叔季猶男子冠而字耿南仲說是訓字爲許嫁誤易之子當從虞陸說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于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于諸侯之世子大夫在焉皆以諸侯包

九月補曰何休曰不以殤禮降也

補曰閒有事故復舉諸侯雖王臣及

之薄宋祝柯重丘皋鼬五者皆同義也左傳謂宰孔先歸傳無此意國語似與內傳同何休亦謂宰周公不與盟似皆非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何以爲

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邾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賜敎之事而論語一匡天下鄭指陽穀者據公羊之文其實此會亦有四敎故云從陽穀已來云云也十五年盟牡丘而云不復盟者以衣裳之會不復盟矣補曰疏曰毋雍泉以下是四大朝葵丘明禁傳本截然明白鄭必兼用公羊者凡鄭君之學主於貫通蓄合往往如此劉賛對策曰葵丘之盟特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汪克寬曰首戴定天下之大本洮安天下之大勢葵丘示天下之大法

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

衣裳之會皆不歃血以此會極盛故獨詳其事耳洮會云汶而已下文加於牲上者亦謂活牲非死牲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也補曰

讀載書以明之如下所云曰毋雍泉專水利以障谷補曰雍遏也說文曰泉水原也管子書稱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雍泉亦謂此類毋蓄

毋易樹子

樹子嫡子補曰何休曰樹立也年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

毋以妾爲妻

補曰說文妾古文妻从冄女冄古文貴字明妻者貴稱文王之妃太姒大雅稱寡妻毛傳曰適妻唯一故言寡寡者特也小雅之豔妻魯詩作閻妻或作剡妻鄭據之指厲王后以爲敵夫曰妻鄭是也荀子曰天子無妻謂禮之正稱其通稱則

毋使婦人與國事

女正位於內補曰此謂妻也謂后爲妻女亦容毋言之如文姜之比戰國秦漢以後毋后爲攝主春秋之世見其端矣公羊載四敎在陽穀無末句孟子述葵丘五禁亦無末句而文九詳曰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彼以五命爲五禁此則句別爲禁也左傳不言明天子之禁而載宰孔之言以爲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既移四敎事於陽穀乃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遂以此盟書曰爲危之國語亦記宰周公語載國策蔡澤亦言震矜國敎皆他國所錄

末俗所傳
違於經義

甲子晉侯詭諸卒 獻公也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撰異曰甲子公羊作甲戌張洽曰甲子不應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作甲戌詭左氏作佹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補曰疏曰弒書時者不正且又未成君○撰異曰殺公羊作弒案此字或作弒或作殺皆音申志反後闇弒吳子盜弒蔡侯皆同淮南子董仲舒劉向並言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段玉裁以爲當作二十六謂衞弒完一也宋弒捷四也晉弒奚齊五也弒卓六也楚弒髡七也齊弒舍八也宋弒杵臼九也齊弒商人十也莒弒庶其十一也晉弒夷十三也陳弒平國十四也晉弒州蒲十五也衞弒剽十七也吳弒餘祭十八也蔡也齊弒光十六也齊弒密州二十也莒弒庚輿二十一也許弒買二十二也吳弒僚二十三也薛弒比二十四也齊弒荼二十六也 其君之子云者 補曰據例當直稱子也陳侯之世子偃師重舉陳此當言弒晉子 國人不子也 諸侯在喪稱子言國人不君之故繫于其君補曰言經爲國人不子之辭也疏曰徐邈云不子者謂不子愛之也非范意高尉然曰以子繫國公也以子繫君私也文孫案加之者緩辭何休所謂起先君之子孫覺曰惡奚齊而里克之罪不減此春秋所以斷疑例之邪正盡人情之難言穀梁義最精 國人 補曰經不正之 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補曰言如者朝也恒偕夫人莊以他事行至此始專是朝大國如京師如晉如楚皆朝也月者疏曰以爲公以正月如某或正月至某案孔說最爲得實正月穀梁亦言存公不致者亦從安之之例

狄滅溫溫子奔衞 補曰蘇子國於溫溫子即蘇子寰內諸侯天子之上大夫也滅奔皆蒙月月非但施於滅晉里克弒其君卓 補曰朱子曰里克自不當安於奚齊卓之立但不可殺之王樵曰不正既於奚齊見義則於卓成其君臣之名以正里克之罪文孫案傳曰死君難臣道也孔父仇牧荀息經並言及傳並稱閑明同義矣柳宗元非

荀息以 撰異曰公羊作卓子 尊及卑也 卑者所殺此爲尊卿殺其言也疏曰後君死重發傳者仇牧是也孔父仇牧荀息經並言及傳並稱閑明同義矣柳宗元非

國語曰息閒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不食其言又不可爲信春秋類之孔父仇牧以激不能死者耳

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補曰有許男從伐不危之故不以愛辭稱人張自超曰桓獨徵師於許者前以諸侯之師伐鄭未嘗用許師又不復煩諸侯也以江黃伐陳以曹伐厲以徐伐英氏齊桓用師節制如此

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累者延坐及之上謂君上以罪延坐君上明其有專殺之罪罪君不罪臣也申侯之殺已發殺無罪之例此重發之者里克弒逆嫌例有異故重明之也弒逆不可云無罪故不曰殺無罪而曰罪累上論其事則有小異要之經書其殺專以罪君其意一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補曰國語惠公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作弒皆誤說具隱四年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據有罪也補曰非討賊還以凡殺論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爲君重耳夷吾兄文公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補曰左傳國語劉向列女傳謂伐驪戎所得莊子以爲艾封人之子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補曰公羊列女傳同左傳國語以爲姬娣生卓子稚少也麗姬欲爲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申生母補曰齊姜也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補曰胡何通衛士宿衛之士主守護者冢高墳謂築宮宿之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補曰祠者祭之通稱戰國策曰楚有祠者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補曰胙肉福

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補曰酖之正字作鴆運曰鳥也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藥補以毒補曰國語曰賓菫于肉賈韋並曰烏頭也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補曰危坐曰跪亦曰跽曰啟曰坐曰居曰處危者直其身安者著於跡爾雅毛詩傳皆曰啟跪也聲類曰跪跽也覆酒於地而地賁賁沸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補曰兩言子者尊辭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讐也女丞讐我也予與古字通與我讐我緩於吾也案言吾又言我者語意我之也補曰上兩言女此言爾之者語音爾重於女也是何與我之深也補曰王念孫曰方言曰予侯之子八歲受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文丞案此入學就傅之年大戴禮保傅白虎通並同蓋自王大子王子以至元士之嫡子皆如是書大傳以爲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使人謂補曰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者語音爾重於女也世子之傅里克補曰傅傅相也何休公羊注曰禮諸侯之子八歲出就外舍學書計及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學禮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與焉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二十而冠學禮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與焉一說十五入小學謂世子曰入自明補曰句絕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劒脰而死補曰劒割斷也脰頸項也呂氏春秋劉向說苑以爲伏劒死左傳國語列女傳以爲自經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補曰傳兩言夷吾不言惠公者因稱重耳故順文稱之觀此傳重耳得正明矣公羊載里克言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亦謂重耳也又以惠公文公出奔還入皆爲篡特發傳云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謂惠公之入懷公之出文公之入渾皆不書爲文公諱故也又云齊小白入于齊曷爲爲桓公諱桓公享國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文公享國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謂桓之功足以除簒文則未能須爲諱惡也案公羊皆失之文公得正當言歸入懷公之弒文公之歸者皆因魯史之舊左傳以爲不告故

不書
是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補曰以大爲異也不月者蓋歷月○撰異曰雪公羊作雹徐彥曰左氏作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撰異曰陸淳纂例曰丕公羊疏陸淳纂例並同丕鄭者四不言父則其經無父字段玉裁曰左傳言克寬曰傳但言箕鄭胥甲樂祁犁但言樂祁汪說亦通其經無父字明矣案今左經皆有父汪文如箕鄭父胥甲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里克同黨恐異故發之傳者此故發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及婦也不致者此亦離會又會桓與柯以下同

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補曰亦通九月言之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喜以月爲正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何休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也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夏祈穀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願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補曰爲災言旱不爲災言不雨左氏公羊皆同公羊以別災與異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撰異曰三月各本作正氏公羊同王引之曰據杜氏長麻正月辛丑朔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今據改正

夏楚人滅黃補曰不月者黃與前之弦後之夔江六羣舒等皆夷狄也故滅皆時傳於弦夔略言之於宣十五年發例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補曰言便於伐

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宗諸侯謂諸侯宗之補曰
通曰宗長也字林曰主也言彼求與中國會盟而中國受之
則當終庇之我號主諸侯以宗爲尊非其意風俗
恐桓霸盛極而衰難以及遠故勸使弗受管子書以
爲管仲垂死勸桓公歸江黃於楚蓋記者傳聞之誤桓公不
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補曰伐江在
黃事連言之耳又疑上經伐黃穀梁作伐江先儒無說莫能
明焉疏曰案史記管仲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魯僖十五年
與傳不合文悉案史記不足據而左傳是年冬管夷吾平戎
于王亦與傳異或平戎事在前年也傳必記管仲死者明管
仲在猶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閔其貪慕伯者以致滅補曰閔黃卽
黃列桓盟爲春秋所閔故滅弦非桓病滅也桓德之
衰至城緣陵而辭始著而其端見於不救黃則當管仲之歿
也其機伏於盟貫則以違管仲之言也卽此一事前後貫通
足明桓公之盛皆由仲父之功雖管夷吾名氏不見於經而
經意可知矣董仲舒曰弗能察寂若無能
察之無物不在穀梁之於春秋善察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撰異曰杵
公羊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
地兵車之會
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補曰疏曰左氏以爲淮夷
而遷之邑卽國也何休曰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
矣案城虎牢城成周皆時杞病杞公羊以爲徐莒脅杞案此亦城
之左傳事在六月知亦時矣其曰諸侯散辭也直曰諸侯無大小之序是
伯者所制故曰散辭補曰各自欲城無摠一之者非
之宜列序其人以見美言諸侯而不序是散辭也散辭與二
補曰杞雖未滅而國已危城緣陵以遷

年專辭若相對其實城邢不必列序而序此當列序而不序正與元年文相對也文七年傳曰略之散辭即是略互相備也嘗論之城楚丘及戍陳戍虎牢歸粟皆伯者之大美事故皆爲內辭城邢城緣陵城杞城成周皆伯者之尊常美事故其文皆以列序爲常邢緣陵之等所以異於楚丘者一是興滅一但持危也戍與歸粟所以有異於城邢緣陵等者危而城之城之而事已畢有警而以師守之有急而以粟賙之其功大於城也據左傳城成周本是罷戍而城之昭二十七年晉致諸侯之戍于周三十二年王請於晉令脩城以罷戍晉人之謀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是城不及戍之驗也若然城成周書戍成周不書者彼時晉霸衰微兵力不足不欲與戍陳戍虎牢同辭故也左氏謂晉致諸侯之戍魯人辭以難是謂魯不在故不書若然城楚丘魯若不與亦將不書乎城邢無魯又何以書也此左氏彌縫之失也聚而曰散何也據言諸侯城則是聚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言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爲可知也齊桓德衰所以散也何休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邾鄭君糾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

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補曰衰者從大差小之謂桓之末年功成志怠女子小人爲政德日衰以迄於亂左氏引書所謂欲敗度縱敗禮也春秋明帝王之道貴敬義之學旣以諸侯授桓深以其縱欲不終爲惜故傳特明之不復言杞遷者亦略之也知非避封杞者杞不言入非封明也○趙鵬飛曰脩內者王脩外者霸何謂內根諸心之謂內脩外者霸之道均依仁仗義也均伐叛討逆也均安中國攘夷狄也而王霸之異何哉內外之異而已內者逸脩外者勞故王者之脩無勤怠而霸者之脩有勤怠

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遇例時此非所宜遇故謹而月之補曰季姬葢莊公女周法字積於叔僖女未應有稱季者文之篇兩于叔姬則僖女也○撰異曰繒左氏亦或作繒周語晉語鄭語繒並出戰國魏策漢書地理志作鄫左氏公羊作鄫終春秋皆然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于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補曰疏曰傳例曰遇者志相得也今云同謀者以淫通與盟會異故發傳文丞案以淫通解同謀非也同謀時容有淫事而不可以同謀解遇也會諸侯

爲淫此謂男女同謀卽下使繒子來朝一句是所謀也此遇亦是不期而會之辭志相得之義而云同謀者非謂遇有二例正以男女不應志相得爲其同謀所以相得猶下文云請已亦非謂朝則有請已爲夫人之事故使之以此朝字許嫁笄而字豈其許嫁於繒也季姬稱字者呂大圭曰女子許嫁笄而字豈其許嫁於左氏而未歸者乎程端學以爲雖未許嫁既笄則字也注以左氏駁傳疑魯女不應遠遇諸侯案徐彥公羊疏曰何氏以爲鄫女之情風流應合末世無禮容或有之魯相近信使交通男女者此經季姬直字不繫繒又此言足匡范失下年經書歸繒而此經季姬直字不繫繒又以內及外以女及男異於齊高固以夫及婦明左傳爲不然矣後篇子叔姬單伯之事左氏異於齊高固以夫及婦明左傳爲不然亦不知而別爲說皆不可據

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婦人使夫異於君使世子故重發非正之例文丞案此句謂季姬無禮以病繒子也補曰此句謂言使又以病繒子病其事故使之非正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誤依杜預與傳顯戾言晉亦未是說在下舉山名則國可知趙匡以爲山自有常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補曰范甯曰陸淳纂例曰鹿公羊作鹿上鹿字益以鹿字并爲山名誤依杜預與傳顯戾言晉亦未是說在下舉山名則國可知趙匡以爲山自有常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補曰范甯曰陸淳纂例曰鹿公羊作鹿上鹿字益有苟合義同義

鹿晉山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處是也公羊沙鹿梁山並爲天下記異孫覺以爲書之如內辭者王道大壞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之者徧於四海雖在於國不得著其國孫氏之論甚美傳無其意聊記之耳○撰異曰陸淳纂例曰鹿公羊作鹿上鹿字益麓之誤陸所見穀梁左氏皆作麓也說文引春秋傳沙麓崩

林屬於山爲鹿 鹿山足生平土曰林屬山足補曰鹿之正字作麓古文作簏叢木異其名耳周禮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亦林生山足曰麓麓亦林也別所生

沙山名也 補曰此鹿屬沙山猶詩言旱麓

故志之也 補曰案公羊言崩何襲邑也何休曰襲者嘿陷入於地中此傳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又曰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鹿地猶屬衞不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爲陽雄土民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益非實矣文丞案沙鹿時屬衞姜寶王夫之韻棟高江永皆云其日重其變也補曰趙汸曰地陷視山崩爲變尤重故許其月日以別之不言邑名而以爲山足之林無崩道而崩卽隱三年傳厚曰崩之解也張洽曰詩所謂高岸爲谷謂是類孔廣森曰水經注不言邑名而以爲山足之林無崩道而崩卽隱三年傳厚曰崩之解也張洽曰詩所謂高岸爲谷謂是類孔廣森曰水經注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補曰蔡穆侯諸侯時卒惡之也補曰此發通例惡之故略之甚也疏引廖信曰肸父哀侯爲楚所執肸不附中國常事父讐故惡之文烝案此卽何休說也不書葬者疏謂或是失德或是魯不會言魯不會是也言失德非也凡時卒惡之與失德不葬各爲一例去葬之罪最重時卒之議較輕時卒不可去葬不葬者魯不會也去葬亦不須時卒則所謂一事不再議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文烝案再朝不致猶安之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補曰當云地闕國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管子中牟下有鄴牡丘作社丘○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侯而在陳侯之上案陸所見穀梁無衛侯與今公羊亦異程端學往往據之兵車之會也

遂次于匡救徐也時楚人伐徐匡衛地補曰時楚五字贅甚遂繼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時齊桓德衰嫌義異次止也有畏也長楚欲綏楚以德今而畏楚故別發之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既盟欠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諸國補曰公孫敖本杜預當依何氏爲明了文也范注本杜預當依何氏爲明了文也范注本杜預當依何氏爲明了文也范注

內震於之容見於外禍孽既兆動接危理故月眾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著所危云爾補曰此伐楚與國以簒徐寇也曹稱師者蓋與宋聶北同義齊師當亦同流曰錄所善者葵丘著日以謹美著所危者此年書月以見衰文烝案震矜之容用公羊語

八月螽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僖公憂民之重災不至甚故明之唐石經初刻亦無螽字

九月公至自會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補曰致之已變常例足以見危不須復加月月者已滿二時從伐楚例公羊以爲久故致當是以久加月也下有季姬歸又當月

季姬歸于繒書逆者譏也補曰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是展氏有隱慝爲罪之謂書以罪之杜預曰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神道助教唯此爲深也案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晦冥也補曰同訓毛詩傳曰晦昏也昧也義亦相近冥者爾雅毛詩傳窈也說文幽也公羊訓晦字亦同而意與傳異傳云晦冥也與

成十六年傳互相備此但釋晦義故曰晦冥也彼具釋書晦義故曰日事遇晦曰晦與書朔同例彼疏云舊解以爲僖十五年傳曰晦冥也者謂月光盡而夜闇不謂非晦日也舊解是也公羊曰春秋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其釋二晦皆曰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以爲晝日而冥證之他書如史記秦本紀六國表日食晝晦如呂氏春秋云日有鬬蝕有晝昏如爾雅云霧謂之晦此等皆合公羊之意與穀梁截然不同矣漢書五行志劉向說穀梁二晦皆用公羊楊疏則謂二晦一同公羊一同左氏不從舊解之義孔穎達亦謂此年穀梁與公羊同其說皆誤孔廣森又彌縫之據史記日食晝晦皆適當月晦由食既之甚乃然其言尤鑿竊以晦爲月盡朔爲月一日始蘇觀文明矣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甲午晦此年下有正月戊申朔推算易矣至於日食晝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鬬晝昏爾雅之霧則春秋未有書者公羊之說何可通乎汪曰楨語子此疏誤解其實自前漢公羊盛行已失其旨

震雷也補曰公羊謂雷電擊之

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明夷伯之卒書字劉敞葉夢得以爲夷是氏非展氏也

廟過制故因此以言禮補曰疏曰傳歷言天子以下廟數以爲過制故震之文烝案注疏非傳意傳因大夫有廟備言之

大夫三　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補曰盧植以爲天子之大夫
何休亦曰天子卿大夫三廟鄭義則通列國也天子
諸侯大夫廟數王制禮器皆同王制說三廟亦有大祖之廟
與祭法異者蓋據諸侯之支子其繼爲大宗者得立始祖廟
小記大傳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重大宗也異姓大夫容
有爲他國公子之後者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
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某)司
寇意孔氏以弗甫爲大祖廟數弗甫者宋湣公之適長子號
讓國亦別子也鄭君解別子兼謂始來在此國者解大祖又
兼非別子而始爵者其義益備亦容或然耳凡別子嘗身皆
一廟其後有三廟此廟不入數若魯三家之桓公廟是也

士二　曰考廟王考廟補曰何休
天子元士二廟諸侯之
卿大夫三廟鄭義則通列國也天子
諸侯大夫廟數王制禮器皆同王制說三廟亦有大祖之廟
與祭法異者蓋據諸侯之支子其繼爲大宗者得立始祖廟
爲祖繼別爲宗重大宗也異姓大夫容
有爲他國公子之後者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
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某)司
寇意孔氏以弗甫爲大祖廟數弗甫者宋湣公之適長子號
讓國亦別子也鄭君解別子兼謂始來在此國者解大祖又
兼非別子而始爵者其義益備亦容或然耳凡別子嘗身皆
一廟其後有三廟此廟不入數若魯三家之桓公廟是也

士一　曰天子元士二廟諸侯之
卿大夫三廟鄭義則通列國也天子
諸侯大夫廟數王制禮器皆同王制說三廟亦有大祖之廟
與祭法異者蓋據諸侯之支子其繼爲大宗者得立始祖廟
爲祖繼別爲宗重大宗也異姓大夫容
有爲他國公子之後者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
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某)司
寇意孔氏以弗甫爲大祖廟數弗甫者宋湣公之適長子號
讓國亦別子也鄭君解別子兼謂始來在此國者解大祖又
兼非別子而始爵者其義益備亦容或然耳凡別子嘗身皆
一廟其後有三廟此廟不入數若魯三家之桓公廟是也

卿大夫三　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補曰盧植以爲天子之大夫
何休亦曰天子卿大夫三廟鄭義則通列國也天子
諸侯大夫廟數王制禮器皆同王制說三廟亦有大祖之廟
與祭法異者蓋據諸侯之支子其繼爲大宗者得立始祖廟
爲祖繼別爲宗重大宗也異姓大夫容
有爲他國公子之後者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
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某)司
寇意孔氏以弗甫爲大祖廟數弗甫者宋湣公之適長子號
讓國亦別子也鄭君解別子兼謂始來在此國者解大祖又
兼非別子而始爵者其義益備亦容或然耳凡別子嘗身皆
一廟其後有三廟此廟不入數若魯三家之桓公廟是也

一　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補曰盧植以爲天子之大夫
何休亦曰天子卿大夫三廟鄭義則通列國也天子
諸侯大夫廟數王制禮器皆同王制說三廟亦有大祖之廟
與祭法異者蓋據諸侯之支子其繼爲大宗者得立始祖廟
爲祖繼別爲宗重大宗也異姓大夫容
有爲他國公子之後者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
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某)司
寇意孔氏以弗甫爲大祖廟數弗甫者宋湣公之適長子號
讓國亦別子也鄭君解別子兼謂始來在此國者解大祖又
兼非別子而始爵者其義益備亦容或然耳凡別子嘗身皆
一廟其後有三廟此廟不入數若魯三家之桓公廟是也

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是皆不立廟而得祭猶官師之王考
無廟而祭至於天子諸侯去壇爲鬼庶士庶人
師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鄭君以爲凡鬼者薦
而不祭比而觀之可見古人追養繼孝之道矣後人泥程子

徐邈說魏書清河王懌議
一壇大夫二壇適士一壇有禱則祭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
視大夫唯大夫乃得祖之
無廟而祭之是也士亦容
有大宗而無大祖廟者公子之重
祖之也大夫士有廟當必有主從通典
一廟鄭君以爲凡鬼者薦
而不祭比而觀之可見古人追養繼孝之道矣後人泥程子

耳公羊桓二年何休注曰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
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
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鄭君詩箋曰以生時之居
立宮室象貌爲之祭法注曰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天子七
廟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祖考廟
有二祧遠廟稱祧補曰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見聖
證論馬昭難王肅語案逸周書作雒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
考宮路寢明堂大廟者后稷廟宗宮文王廟考宮武王廟
成王時止立此三廟至其後有親廟四乃合爲七鎬京雒邑
當皆同制故喪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而韋(元)成等議及石
渠論及白虎通之文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其言正相符同
公羊成六年何休注曰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
之義益周公制禮豫爲立法如此諸侯五廟顯考廟祖考廟補
曰如魯祭文王鄭祖厲王則皆謂之周廟即始封君所立一
廟也不入五廟數凡始封君不必皆祭一世廟則一而已

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
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如何氏之說
受命王立一廟者通禮也成王立三廟者周禮也然則武王
始受命立二廟與二廟三廟以外不必盡不祭廟則止此矣
鄭君盧植說二祧並以爲文武今案文穆也武昭也四親廟
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孫如祖班通爲三昭三穆周禮守
祧奄八人據七廟及姜嫄廟言諸侯五廟顯考廟祖考廟補
之蓋周公制禮豫爲立法如此諸侯五廟顯考廟祖考廟補

張子之言但知高曾祖禰當通祭遂疑古之道不即乎人心是惡識禮意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雍曰德厚者位尊道隆者爵重故天子遠及七世士祭祖而已補曰疏曰光猶遠也卑猶近也文烝案光與廣同二字古通用荀子作流澤廣流澤狹也德薄者流澤於後近故遠故百世不毀祖考廟及二祧是也德薄者流澤於後近故親過高祖則毀四親廟是也又諸侯無二祧大夫無顯考祖考士無皇考亦是以德之厚薄爲差也雍注不解德字流字之義而飾以浮辭則下文三語不相承接三德字有二解矣是以貴始補曰謂貴德之本也補曰疏曰所以貴受封之君者由是德之本也文烝案薄德以厚德爲本本在始封之德厚自天子七廟以下大戴禮禮三本荀子作始封言始封之德厚自天子七廟以下大戴禮禮三本荀子始封必爲祖若契爲殷祖棄爲周祖書皆略同皆不言一廟公爲齊祖亦是也疏曰祖謂廟不毀文烝案郤祭法之祖考廟也必爲祖是貴之此所謂流光又左傳晉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如魯語祭法論黃帝顓頊以下文王世子有先聖先師之奠亦準斯義

冬宋人伐曹補曰許翰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一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補曰敗人而稱人者楚無師也言敗不言戰例在昭十七年傳前後文稱徐人此從其常稱者徐之稱人實以齊故今爲楚敗齊救無功不得援齊以自重故亦不得人之何休曰不月者略兩夷狄也

夷狄相敗志也補曰相敗雖是夷狄亦重其事而志之志者笑志也經例因史例也二句與宣十六年傳直云周同意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晉地獲者不與之辭宣二年傳有明例注言之者嫌晉侯非可相獲補曰疏曰不與之辭諸侯非可相失眾與秦得獲故注顯之欲明亦不與秦獲也范別例云凡書獲有七謂莒挐一晉侯二宋華元三蔡公子濕四陳夏齧五齊國書六麟七於晉侯著失民之咎於公子濕彰公子之病於華元表得眾之辭於挐顯公子之紿餘不發者從可知也文烝案獲爲不與之辭惟施於兵獲獲麟不入例范非也此言獲不言以歸者傳例曰以歸猶愈乎執也秦非夷又非入滅晉君雖見獲可不諱也不言獲晉侯夷吾者名以表獲既言獲不須名也公羊曰君生得曰獲

韓之戰晉侯失民矣補曰於此戰見其失民以其民未敗而君獲謂不言晉師敗績但言獲晉侯是著晉侯之失民也言獲則師敗可知不沒其事之實特其立文不言敗若未敗然所以與宋華元盡眾相救之文相對又以別於蔡侯有釋文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補曰疏引異義載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左傳曰隕星也○撰異曰隕說文石部引作磌星後言隕而後石也說隕後乃知是石先隕而後石何也據莊七年星隕如雨先言隕後

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則五補曰疏引鄭君說隕石之月劉向曰鷁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補曰疏引鄭君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于宋四竟之內曰宋都言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董仲舒劉向賈逵皆曰鷁水鳥孔穎達引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又引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禽文烝案莊子曰白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司馬彪曰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左傳說此曰風也五行傳曰思行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

○撰異曰公羊音義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淳纂例曰是公羊作提誤也孔廣森讀從提鷁依唐石經作說文此字左烏右兒引春秋傳六鷁退飛或作鷁陸淳纂例鷁左氏公羊作鷁公羊皆然左氏音義鷁本或作鷁

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孔廣森據初學記鷁冠子注讀爲提月戊決日義之意益魯史本亦書日君子改言是月公羊曰是與傳異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曰治也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補曰先後耳目之義與公羊同故注全用公羊語大戴禮夏小正傳曰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先鳴而後知其鳩也小正文多如此則春秋此等之文固乎古數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補曰微小也夫知者施於人之小有知矣若謂石已非星其本是星鷁以風化還以風退則皆非耳目所及亦不可言有知無知也是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論而議之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君子存而不論石無知故曰之天使之然故詳而曰之補曰二十二年傳曰日事遇朔曰朔鷁或時自欲退飛耳是以

略而月之補曰猶沙鹿無崩道而崩則不日也此夫子自述之言足明日月之例有所加損此爲損則彼爲加矣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補曰此君子是夫子汎論也論語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此所謂正名董仲舒說聖人正名於言無所苟即引此經石鴞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補曰盡謂或先或後或日或月皆孩提之良知以至於知者不苟也石無知鴞微有知人則自別猶必不苟記錄人事更當何如此通明春秋脩辭之意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不遺微細故王道可申之爲高也舉也舉王道者劉軻所謂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也魯王禮也春秋王法也因王禮之舊作王法之書此素王之說所自起而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謬言亦萌牙於是焉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宜非磊落人此云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舉者務大而緩小學者之事也即小以見大聖人之心也耳治目治之異無知有知之分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故春秋王法不越乎此亦猶闕雎興於鳥鹿鳴興於獸乃冠風雅之首皆孔門之教也羅願駁穀梁以爲遺辭適宜安取王道不考甚矣此六句亦夫子之言與十九年梁亡傳皆見一經大指在左氏則曰非聖人誰能脩之在公羊則曰君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在傳則直述聖言也學者詳焉民所聚曰都補曰國所治處眾之所歸也又曰都大也文九年傳曰京大也聚大義近都京意同故左傳萇宏曰毛得以濟侈於王都王子朝曰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是京師稱都猶諸侯之國都故風俗通曰天子治居之城曰都舊都曰邑廣雅又曰都國也引伸之下邑民居眾者皆曰都亦取聚義以明成都而周禮四井爲邑以至四縣爲都其等差猶是也傳不言爲王者後記異又不言故宋者略之從可知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季友公之子大夫曰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益師明其有罪此則顯其稱公弟叔仲賢也補曰叔也仲也舉中言之得正故兩明之及公弟叔肸是也此不如叔肸稱弟者疏曰季子雖賢兄已卒也公羊於此亦曰賢也陸淳聞於師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佐閔立僖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褒之明其得反經合道之義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補曰公子公孫繫君爲號至親者齊是也疏曰傳因季友之賢發起其例奪其親辭是爲疏之仲遂仲嬰

夏四月丙申緡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大夫曰卒正也補曰疏曰又發之者以賢故重發之文烝案魯比三喪於禮皆爲父族周內史對宋襄公謂今茲魯多大喪者也其名而不字又非罪非侯皆至公羊所同也那是齊所存不應不與兵車之會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補曰杜預曰臨淮郡左右董仲舒曰邾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徵晉侯獲于韓而背之董義未知何據貫陽穀爲諸侯所存不應不與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伐英氏補曰英氏猶潞氏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李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篪及伯氏之言以氏配字也滅赤狄潞氏及甲氏留吁鐸辰英氏凡此類以氏配國也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

夏滅項補曰不月者眹爲齊諱文從孰滅之桓公也補曰何休曰以言滅略異於譚遂或亦夷國歟知非內也文烝案文與伐英氏據莊十年齊師滅譚相接明是齊人矣左傳非也何以不言桓公也

稱齊爲賢者諱也補曰承上齊人言滅則是桓公可知故可師爲賢者諱凡諱皆不沒其實也蕭楚曰滅傳陽言遂今不言遂知是諱文項國也不可以滅也霸者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知政昏亂而不知己之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易可滅曰注解不可滅宜在上滅之乎下時桓霸功已成故言霸者有不可滅之義而何爲滅之乎桓但見項有可滅之勢遂忘此義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補曰滅是惡事何猶以爲賢君子惡惡疾其始絕其始則得不終於惡邵曰謂善善樂其終樂賢者終其善始疾其初爲惡之事不終身疾之行也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補曰兩注各前說皆本何休邵兩說則又公羊惡惡短善善長之說也古之學者克己所以復禮古之教者長善而後救失之賢論善惡之際往往如此聖桓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邵曰存亡謂存邢衞繼絕謂立僖公所以終其善補曰存亡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也衞已亡邢杞將亡皆桓所存左傳國語並言齊桓存三亡國韋杜並指魯當依公羊何休說指邢衞杞也孔廣森曰明既有此功乃得覆衞那韋不誤杜未必然當覆惡併解滅譚遂不諱意也文烝案此所謂春秋之義以功覆過除罪傳桓字下各本皆有公字

葢涉公羊文而衍
今依唐石經刪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魯地○撰異曰卞俗弁字陸淳纂例曰公羊左氏或作弁國語曰魯有弁費檀弓有弁人

九月公至自會 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列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既非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月以危之補曰月者與上十五年同此較上尤久彼盟而月此會而亦月是從往月致月有懼之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此不正其日之何也據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不書日補曰不得獨據夷吾又在時卒例當云據例不日與子般卒傳同彼言其見於後者此則言其見於前者兩處發傳餘從可推公羊哀三年傳曰春秋見者不復見意正相類又以明君子大居正非以功德之盛遂不論其正不正也 桓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貶不稱公子虛國謂齊無人傳例曰以國氏者嫌也

眉注坿列

第十九葉十七行 臧琳曰今本玉篇有礹字葢孫強等增加

穀梁補注十一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一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撰異曰公羊宋公下有會字

孔廣森曰非伐喪也伐喪無道故謹而月之補曰非責也疏曰侵伐書月惟施於內今亦施之於外衍字也

者齊桓以安危所繫故書月以表之

宋襄欲繼齊桓之業故亦謹而月之

夏師救齊魯師善救齊也補曰疏曰以魯昔與齊仇讐恐救之非善故發例文烝案重發傳者嫌內兵獨救義異也

疏非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齊地補曰上稱宋公此稱宋師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也公羊以此解戰上言伐之義

言戰是違常例案公羊曰戰不言伐言伐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補曰疏曰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戰不言伐圍不客不言及言及惡

宋也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郎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霸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卽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補曰疏曰鄭云邲戰直在楚者公羊意如此故據之難何休文烝案言戰先言伐亦是惡宋可知傳省文也據左傳桓無適子當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而雍巫因寺人貂薦羞爲無虧請又許之無虧者長庶也上伐是齊立無虧而宋納孝公此戰是齊人既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戰當時一伐一戰同役異情但君子承史脩經專舉大義事之細曲多在所略史書伐齊戰贏伐喪之罪無所可逃經因存月以非之反其及文以惡之伐戰並舉又寓其意使後人讀此卒後葬前之文而宋襄伐喪之罪益著則其事之細曲固不必論有欲詳考之者而考公之不宜納亦足明矣聖人之經簡易正大而曲折微妙之旨在其中家鉉翁說晉荀吳伐鮮虞曰存大節而略細故

春秋法也此言最是學者當一以穀梁斷之

狄救齊善救齊也補曰疏曰善狄能憂中國文烝案重發傳者嫌與諸夏異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豎刁易牙爭權五公子爭立故危之補曰注上句公羊下句左傳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其稱人何也補曰據當言邢人及狄如晉人及姜戎春秋亦有不稱人而不言及者伐秦伐晉之白狄伐吳之淮夷是也但姜戎白狄淮夷皆複字或言及或不言及皆可成文若狄則單字不稱人則必言及既言及可不稱人矣陸淳杜諤趙鵬飛黃仲炎吳徵程端學等以爲狄稱人者便文猶書吳人繒人不知便文可言及也凡單字所以有不成文者荀子曰累而成文名之麗也麗卽儷字謂配偶也吳言人梁言山鄰言水皆其類

善累而後進之累積於伐稱人救是善事但不若書聘爲舉道故與荊人不同也聘稱人爲進夷狄之文救稱人則與中國文同非其救前已有善事不得遽進

救齊也何休曰卽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伐衛所以救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鄭君釋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

伯衞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衞其爲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補曰傳以是春衞伐齊是夏狄救齊今狄又伐衞故言所以救齊申釋功近而德遠矣伐衞伐之所以爲善也此經自不得有救文功近

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補曰狄有何功德可言近遠指衞齊尤曲注非也此句謂齊桓也桓之功近在中國而桓之德遠及夷狄故狄與邢共救之也君子於齊桓之歿未忍遽稱狄人傳於此曰伐衞所以救齊功

忘之此及下二十年兩稱狄近而德遠於二十年曰邢小其爲主何也爲主乎救齊明夫救齊一事深當聖意文施於進狄而義起乎崇齊木瓜之思下泉之志固若是其章章也夫宋輔桓以霸者也邢衞則皆桓所存也宋與衞伐齊而邢狄能救之齊與狄盟于邢而衞卒滅之故春秋自伐齊至於滅邢惡宋衞而善邢狄屢書不一書其意皆相貫也何休孫復以爲狄稱人者善救齊孫覺曰傷中國無道則孔子欲居九夷諸侯伐齊狄能救之則進之曰人皆所以傷中國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補曰滕宣公也宋公稱人者滕有罪也執諸侯自戎蠻子赤以外皆不名滕獨名滕自昭篇以前卒皆不名獨名於其執葢狄道正長嫡不以名通史於此書名見非正也趙與權曰齊桓之伯執不及君已爲薄矣宋襄效之而執虜人之君其能免乎程端學曰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執宋公矣文丞案執諸侯大夫常例皆時當如何休說此月者惡宋襄無道又前此執虞公爲執之變文此乃執君之始也故謹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南曹之南鄙補曰葢國之南近都城○撰異曰宋公羊作鄙公羊誤唐石經亦作鄙子此經盟字孔廣森曰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邾在曹東緡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補曰惡邾子故執特謹日尚不論及用也稱人者從衆辭例凡執諸侯爲衆辭者皆是與其執有罪此執言用邾惡易見雖爲衆辭無嫌於罪緡而與邾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論語云以血釁社者以血釁器非也衈社者以血釁社謂擊也文丞案范言釁器非也取鼻血以釁祭社器補曰疏曰于社禩祈于五祀鄭衆曰珥社禩以牲頭祭也鄭君曰珥讀

梁亾自亾也 補曰實是秦滅而以亾爲文明其自亾也疏據下文謂梁之土地必爲人所取似同公羊魚爛而亾亦同左氏秦得之也 力役之 力役之文謂梁之土地必爲人所取似同公羊魚爛而亾亦同左氏秦得之也 湎於酒 補曰荒放於妻妾 心昏耳目塞 補曰言君以湎淫致昏塞 上無正長之治 補曰正長通言卿大夫正亦長也謂官之長也周禮曰建其長立其兩建其正立其貳對文析言之 大臣背叛 補曰言以耳疊言以圓文則不別此言無忠臣 民爲寇盜 補曰言有亂民也兼此數者必亾之道 梁亾自亾也 補曰言以云故爲自亾 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 如使伐之而滅亾則淫湎其惡明補曰言湎該淫色以下五句此二句承上自亾反言之春秋亾國多矣而此與紀侯大去皆不加力役紀賢而滅天也所謂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閔之而全之也梁湎而亾人也所謂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故書曰梁亾罪之而著之也舉此二義則餘皆可推春秋其至矣乎傳其備矣乎張治曰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亾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頸而不自知也梁亾言國自亾而不之覺也此胡氏所謂如化工之賦形異於畫筆之肖像張略本蘇轍說 梁亾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爲鮮祈或爲刲刲者翳禮之事也山海經祈聃用魚郭璞曰以血塗祭爲聃聃亦鮮字也公羊曰叩其鼻以血社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何休曰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又案用人甚無道亦蒙曰也繒子不名異於蔡世子友者繒子例不記卒此以被用記耳雖爲魯瑕不得名趙汸曰小國之君不卒則亦不名故邾 戕繒子亦不名其說是也 秋宋人圍曹 補曰沈棐曰伐齊盟曹南從宋者惟曹邾善曹以親諸侯可也而專事威强欲以力爭不亦難乎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卑者也杜預曰地於齊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楚人鄭人時之班次與襄五年吳人繒人亦同但吳班多在末以不稱人殊會爲常文故其稱人序繒上者可別見義楚班本不定稱人而序或在末或不在末皆爲常文無他義也卑者盟不日酒月此不月者○撰異曰公羊作公會唐石經左氏同趙汸曰魯有救四公子之嫌終孝公世僖公未嘗如齊卒爲仇敵此盟決非公往

已矣補曰此下皆夫子自述之言也不言子曰者傳省文疏曰不葬有三爲齊桓諱滅項之類是改舊也梁亡鄭棄其師之屬是因史之文也文丞案加損者猶史記云筆削也正名者卽論語苔子路爲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朱子或問用馬融說以爲使事物之名各得其正而不紊是也君子於魯史之文有所加損以其名不正故加損以正之孟子引夫子之言曰其義則某竊取之而莊子以爲春秋道名分卽此謂也其或在史舊文已足見義其名既正不須加損則此梁亡鄭棄其師之屬是也劉知幾引汲冢瑣語晉春秋獻公十七年鄭棄其師其文正同足與魯史相證故知穀梁子無虛語也二梁亡出惡正也正謂政教事所以爲正名者具如下文所論梁亡出惡正也補曰正卽政字呂氏春秋曰班馬正以行也惡正而不紊是也君子於魯史之文有所加損以其名不正於失官守終於釀羣盜皆緣君之無道積漸使然故總言出惡政爲君人者之明監大誡左傳言梁伯亟城罷民公羊家言梁君隆刑峻法亦足兼之矣以出惡政而亡故正其名直云梁亡不言秦滅之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補曰鄭伯以惡其不罪主將高克此二事適合聖意故無可加損也加損正名者脩春秋之大宗指左氏公羊皆言脩穀梁言加損言脩加損皆在文辭之間而一經之事迹皆史氏之本書從可見焉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及史之闕文也故春秋作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故春秋作也猶述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作爲也補曰爾雅同有加其度也更加使大城南門也本名穫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案史記孔子世家齊人歸女樂事曰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責其改舊制補曰新可耳不宜作故志之論語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汪克寬曰僖公之篇無城築土功之事庶幾其能愛民矣而猶有南門之過制南門者法門也法門之法廳同意禮法所得有也諸侯之城四面皆有門皆是法門此新作者則魯城南門注牽合南面爲義以法令解法字皆非也南門固嚮明非以此專法門之稱也何休說公羊以爲諸侯軒城缺南面以受過說文獻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闕

夏郜子來朝補曰公羊曰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何休曰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案左傳郜文之昭也

邾爲宋滅葢滅而復封歟○撰異曰陸淳纂例曰邾穀梁作邾案陸氏葢據誤本

五月乙巳西宮災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補曰新宮者禰宮也成三年傳曰新宮者禰宮也近猶似也爲於也僖之頌稱閔廟曰新廟奕奕自據時人恆稱非春秋文例矣觀於閔僖之間可知受國爲人後之禮據文二年傳知其相爲昭穆據此傳知其不稱考禰祭法所謂考廟王考廟者言其常法耳非以爲稱其稱之則直言謚以也昭穆之次人定也祖禰之名天定也此制禮之精意也以禰之名天定不言閔宮而云西宮補曰成三年傳曰迫近不敢稱謚恭也莊二十四年傳考公酌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濞弑幽公而立子厲公躍弟武公赤子懿公赤兄括之子伯御弑懿公而立周宣王殺伯御立懿公之弟孝公稱子惠公弗湟以後入春秋計自伯禽至閔十七君而伯御誅死既無謚必無廟伯禽廟爲世室不毀其初實爲昭廟伯禽以下考穆煬昭幽穆魏昭厲穆獻昭宣穆眞穆武昭懿穆孝昭惠穆隱昭桓穆莊昭故閔爲穆也公羊以此爲小寢內之西宮甚誤宮寢之宮經皆言寢不言宮自楚宮外言宮皆爲廟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補曰案左傳爲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衛人及狄盟異明亦特文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以與狄共盟故略之甚　邢爲主焉爾補曰爲主卽所謂外爲主也凡謂地主地主必皆與於會盟故亦謂之爲主矣疏以公會鄭伯于曹曹必不爲主但邢能救齊今盟于邢故知歸功於邢以爲主不謂盟國都者例能爲主案疏合下三句爲解非此句之意此句正爲會盟國都者見例特大概言之原不必皆主會主盟上年盟于齊脩桓公之好惟彼一事當是地主主盟耳　**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以救齊是也補曰此中足上意言邢是小國而有爲主之文何也以前會與狄人共救齊故盟則爲主救齊既善盟善可知狄進稱人亦同前義可知傳但論其事不復釋義者從前傳悉包之也王引之

曰下其字衍文
葢涉上句而衍

冬楚人伐隨隨國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衞補曰已見義仍從恆稱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爲盟主故序齊上鹿上宋地補曰此本杜預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與十九年盟齊同義

夏大旱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補曰注引傳例固是但此時得雨亦不言雩龍見常祀不志也旱時正九月而雩者皆書時以見非正書秋也補曰疏曰凡非八月九月而雩者皆旱必歷月非一月之事故書時何者旱亦蒙例可知文烝案六月乃常雩之時竟六月無雨故得謂之旱宣七年則竟九月雩不得者謂之旱也若非盡夏秋一時之久不得爲旱矣不言不雨者爲災也左傳曰是歲也饑而不害張大亨曰志大旱而不曰饑者荒政行也趙汸曰崴猶有天也陸佃爾雅新義曰春秋於僖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旱公德衰矣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雩宋地雩或爲宇補曰楚於此始書子而後文獻捷戰泓圍宋還書楚人從其常文則此書子者乃特筆以見義下年傳曰不順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明宋公強致楚君自取執辱故書楚子以顯之○撰異曰雩范見或本作宇左氏作孟公羊作霍徐彥曰左氏作孟穀梁作雩葢誤或所見異錢大昕曰孟有吁音雩亦有吁嗟之義故字又轉爲霍猶左傳蔡公孫吁卽公孫霍也執宋公以伐宋補曰不言楚執文烝案此不言楚不疑其非楚與昭四年會申執者公羊曰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徐子異文者此一時彼一時徐又夷也以重辭也傳例曰以重辭例此爲變例彼從盟國執曹伯之正例此傳及定七年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以侵衞傳皆曰以者不以者也此傳及定七年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以侵衞傳皆曰以重辭補曰尙有內重故曰重辭補曰尙有內

冬公伐邾補曰不致者惡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稱人也焦袁喜曰會雩書楚子者欲見宋致其以書人爲平文高澍然曰萩聘之前書爵惟辭書人焦高說是文承伐宋而言使亦不疑其非楚君也書宜申者以其來我故得錄名與萩同義傳於彼發之捷軍得也補曰重發義傳者此所

得非菽嫌異故也其不曰宋捷何也據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與楚捷於宋也不與夷狄捷中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會雩之諸侯補曰薄宋地史記宋世家作亳二字古通用左氏哀十四年傳宋景公曰薄宗邑也明薄即亳矣會者外爲主焉爾補曰疏曰重發例以明之文烝案疏言釋公嫌會非是外爲主故發例以明之公非也傳重發外爲主之例正明是楚子主之者是公

釋宋公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會者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

補曰內獲言歸之霸國執有言歸復歸者自餘悉不志經例因史例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

補曰以公在故目言楚之釋齊履謙曰雩薄皆宋地諸侯見執竟內曰釋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何休曰春秋以執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君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補曰何既失之鄭又非也不與楚專釋與上以公盟目之文意不相屬公羊所云不可通於傳

胡安國引傳文以公羊爲誤胡氏是也傳言不與專釋者明非楚所得專釋也傳但解經釋不言楚則上執不言楚亦包其義上執無傳故於此特明之焦袁熹曰楚執之楚釋之不言可見其事著也無楚執楚釋之文不使夷狄得加於中國其文隱也李光地曰立文如此眞可謂婉而成章文烝案盟不致者會夷狄也宋蜀皆同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補曰不致者言伐言取事尤惡反其君劉敞孫覺葉夢得趙鵬飛呂大圭黃震李廉皆以爲無此事○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句公羊作朐後同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補曰戰則是師也不言邾師者從小國無師例○撰異曰升左氏或作登案左傳凡升下字皆用登陘玉篇邑部引左氏傳作郢

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補曰案左傳發傳者齊大國稱師邾小國稱人嫌有異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戰者公也重

冬十有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補曰案左傳楚人亦楚子也宋主楚客故以宋及以晉楚之戰例之又當內宋者春秋三十有四戰補曰案春秋書戰者二十三直書敗者蓋去十七凡四十而云三十有四戰者舉其大者皆略書時故也臧書曰大原蒙上月故亦併數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補曰言自此泓戰外無如此立文者三十三年秦稱師而爲晉人所敗亦是以師敗乎人彼晉人是晉君亦與此楚人相似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公敗於窒也頃公與四國大夫戰不如但以彼文直從敗狄之例故不據爲義也補曰王逸楚辭注倨簡曰驕謂若齊頃此以楚君稱人傳亦大概言之耳文子曰襄公以師敗乎人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師敗補曰傳倒句以便文言書楚子或書楚師或可宋人敗績如衛之於齊師敗不言尊敗省文責之也補曰若不責之則當所執補曰楚伐宋而宋與戰欲復前恥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前年宋公爲楚

執滕子聞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補曰明上四事皆譏文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也不說伐鄭者在會雩後略之家鉉翁以穀梁抑宋與楚爲陋穀梁但言成王怒而執之何嘗與楚哉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補曰反者反求諸己改行飭躬也此引古語與孟子文同自取之則宜自反之也春秋以忠恕爲教正己而不求於人因人而益求諸己徐幹中論曰恕人之謂蘧怨己之謂通又曰孔子制春秋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皆此理也傳中多以人己爲說唯是尤深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又復補曰此用論語文論語無又之二字襄公之謂也補曰張洽引孟子以爲疾疢雖甚而德慧術智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者也古者被甲嬰胄補曰甲鎧嬰加也胄兜鍪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也天湯文之事義兵也齊桓伐楚也征無道若湯伐葛文王伐崇密其恥則始於忿兵雖曰應兵實類驕兵也二十八年下胡安國曰春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詩

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
貪憤之兵也矣成二年下亦云然程子說詩及朱子說詩初
解皆同論語引之則又學者之事也傳宋公與楚人戰于泓
言自取之恥不宜報明泓戰有敗道

水之上補曰公羊曰期
戰于泓之陽

司馬子反曰補曰疏曰麋信云于反
可從夷之爲反形近而誤也左傳
當爲子夷文孫案麋說
公子目夷字子魚傳固
不必全同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

無幸焉若要而擊之必
無幸焉補曰言楚人未盡濟
泓也疏曰以小敵大克
軍法以鼓戰以金止險者左氏公羊謂楚人未盡濟
之不名徼幸王念孫曰注疏皆非也
宋非楚敵但可僥倖以
之以取勝耳無猶莫也乘其在險鼓而擊
有幸於此者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補曰推
排也

須其出險補曰公羊宣
出險者盡濟泓也既
十二年何休
注曰縉廣充幅長尋曰旆錯
革鳥曰旟注旌首曰旆兩言亂者時楚人未成列儳嚴不整
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補曰謂乘其未成列鼓而
擊之以取勝則亦莫有幸

於此者左傳曰勍敵之人隘而
不列天贊我也是兩幸字之義
襄公曰不鼓不成列

曰不戰未成陳之師須其成列補曰疑當更覺
成列字屬下句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
傷焉七月而死何休曰
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
師君重于師也即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
年是十二年虛言也即二十二
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
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
也傳所以言則衆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
以取大辱補曰傳承上詳述戰事以起下文

倍則攻敵則
戰少則守補曰孫子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
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王念孫
曰能猶乃也言宋少於楚
宜堅守不戰戰已可責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
言何以爲人補曰墨子經曰言
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言之所以爲言者信
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

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
曰信者明也說文
誠也釋名申也信補曰呂氏春秋曰所貴信者爲其道所理也各
本誤作何以爲道今依鈔本北堂書鈔引改正道之貴者

時其行勢也 凱曰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時時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狷介徒蒙恥於天下之大辱不知時勢之所趨孟子所謂待時乘勢戰國策亦曰以天下之大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是其義也又言宋欲以少敵眾當用子夷之謀合於時勢今又違之重自取辱明春秋責之者深程子易傳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又曰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愚謂春秋之書亦如是○左傳但言宋襄求霸而公羊言襄之戰得正道君子大之比之文王於是有商頌美襄公之說紛紛之論甚不足據若以敗績爲正夫子何以言我戰則克乎陸賈新語以爲宋襄輕用師而尚威力至死於泓水之戰春秋傷之與穀梁合最得經旨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補曰閔宋邑○撰異曰閔左氏公羊作緡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前十八年宋伐齊乘勝而報是以惡報惡也補曰胡銓趙鵬飛家鉉翁並謂齊孝公以怨報德此似是而非也宋伐齊喪立孝公自一人言之則以立我爲德自一國言之則以伐喪爲惡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故當以惡論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桓公之子襄公補曰左傳曰傷於泓故也與上傳合公羊於上圍緡曰疾重故亦謂重故創何休則以爲喻○撰異曰茲公羊作慈則失德明矣蔡景不忍使失民則葬其失民何也 補曰失民義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所以敗子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覩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主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蔑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補曰傳用論語文言以不教之民戰者謂之棄師之類也君自棄師民孰君之故曰失民也是亦不教而棄師之文於泓則爲責文無失民文耳春秋於韓著失民之文於泓則爲責文無失民文耳春秋之義卽爲其有失民之者卽爲其有失民之道失民在於棄師與鄭棄其師亦

不同而同也注故徒善以下鄭引考異郵文也見詩大明正義引箴膏肓正義但有徒信三語文略耳會遠疆作定遠疆李琪曰春秋於襄公之終不以伯錄茲父卒略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矣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蓋爲時王所黜矣不日者或不正或史略之不葬者或不會或亦略之自此塔卽外孫當時猶以甯棘待之鄫子鄫子亦魯壻皆不記卒入襄篇與大國同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補曰避弟子帶之難也注本杜預傳所謂居其所不月者王奔異於諸侯不嫌與小國同例天子無出王者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補曰無出者文無出也凡言出者皆施於奔言出奔爲有出之文直言奔則爲無出之文王子瑕王子朝是也瑕朝皆天子之臣天子之臣有奔道無出道故文無出天子之身無奔道故文無所謂奔亦無出也左氏與傳同公羊曰王者無外曲禮曰天子不言出亦皆同也易言王用出征書言王出在應門之內王制言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彼皆道其實之辭春秋之文別自有例斯蓋周禮之舊典策所守君子因而用之以爲一經之恆辭正例也周不言出猶內不言來或臨天下或臨一國王臣因乎王內臣因乎君出失天下也江熙曰天子必巡守然後行故河陽之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文是作不以道假人傳言失天下闕然如有未備補曰江注多不明白失天下者卽謂奔也天子無所謂奔故無出既言出則奔可知出文下是出者失天下之辭也諸侯言出奔鄭氾地既非會諸侯之比又與居狄泉不同經爲失天下之辭自是直文但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內諱出奔言孫不欲直爲失國辭王不諱出則明以直文爲特文矣春秋之辭統直文質雖變所適傳嫌順經意作解前後皆相貫通此傳曰失天下而成十二年傳曰魯莊一疑之例寓王風閔周之心也又春秋聖者之作或一見之謂一見其文以明其義從傳曰一見其文以明其義從

言兼衆義或有義而無文傳言失天下凡二莊僖不志崩爲失天下葢以起齊桓之存周也義之無文者也襄言出爲失天下葢以起晉文之存周也義之兼見者也自後頃王亦不志崩周公又言出殆皆承前爲義居者居其所也補曰此釋書居義兼爲凡書居者發例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之以爲國補曰邵注未喻傳旨而王者無外王莫無也有有天下也二句說所以言出又言居之義言天子失天下雖失無敢有之者則居其所者固自若書出不沒其實書居深正其名也陸淳趙汸以爲禮天子適諸侯諸侯避正寢納管鑰而館於廟故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文丞案明年四月晉侯納王不告故不志高澍然以爲春秋即其事其文取義非備記載之書不必具首尾舊史所無不增益也○嘗以春秋之義推諸他事測其異同如魯王三十七年書曰王在晉矣若後世房州流於黽黽者晉地猶鄭之氾也流亦出奔也苟非特文不可言出當依狄泉之例書曰王居于晉矣厲流之後不別立王則又不同具說於公在乾侯下

晉侯夷吾卒 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不葬簒文公而立失德補曰晉惠公也莫立及韓戰失民因是失德但此從蔡侯肸時卒之例非從宋公茲父不葬之例以魯不會葬不書葬耳左傳惠公卒在上年九月是年正月秦納公子重耳入桑泉二月入于曲沃殺懷公國語云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疑晉語得之其月葢此年之月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補曰日例在宣十五年傳○撰異曰有字

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燬之名何也據宣十二年楚子滅蕭不名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補曰注用何休也本謂先祖大戴禮禮三本荀子書皆曰天地者性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周公康叔皆文之昭也邢周公之元也此傳左氏公羊並同曲禮亦曰諸侯滅同姓名孔廣森曰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夔彼雖自爲同姓而於王家則爲庶姓罪猶差輕文丞案十八年後春秋惡衛至是名燬爲經燬字從無異辭黎錞杜謂朱子乃以爲因下衛侯燬卒傳寫之誤苟不深考不知其似而非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婦人既嫁爲其子來迎婦補曰此本杜預穀梁補注十一

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爲大夫妻有歸宗之禮據此傳則嫁他國者不得矣或傳并欲爲大夫妻明義故又求婦爲禮故發之文丞案此傳則故又發之姑逆婦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補曰其姑逆之故於逆稱婦不嫌與逆婦姜同公羊亦同也後求婦亦從此例故不發案白虎通曰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穀梁及公羊漢時皆有外傳有章句白虎所引蓋出其中是說逆婦及求婦二經歟

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何休曰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鄭君釋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卽位以見讓莊去卽位爲繼弒是復可以比例非之乎補曰何說固無理鄭亦失之祖謂孔父也左傳宋自此殺大夫者四春秋皆不稱名姓此經左氏無傳文七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左傳謂殺公孫固公孫鄭而樂豫舍司馬公孫固然則固鄭二子當依孔穎達說爲孤卿之官而固則以大司馬爲孤其下又有樂豫爲司馬屬於固也成十五年書宋殺其大夫山左傳云蕩澤爲司馬謂之子山文八年則明書宋殺其大夫司馬以彼諸文推此年所殺明亦是司馬可知穀梁之說未可輕議而左傳事迹抑亦十得七八矣此傳二句通四經言之孔父不稱名曰爲祖諱四經不稱名姓曰以其在祖之位尊之明四經亦爲諱也孔父諱而四經皆諱者盈乎諱之意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故宋魚氏世左師之位亦各世其位故宋司馬之位孔氏所不忍言也孝經首章引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匡衡以爲孔子特著之春秋與孝經同義而公羊以始隱爲祖所遷聞亦習聞尊祖之說而誤也但四經雖皆諱名姓而稱國或稱人傳或言或不言則又同中之異後當文各論之鄭云罪大者名之而已者謂山是字亦非名也疏曰祖之異姓不別則於禮法爲疏也○四殺大夫其文微乎微矣公羊經師失其義乃於此年文七年八年追爲宋三世內娶之說甚不可通宋襄夫人王姬王之姊也謂之內娶不亦謬乎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內弗受也補曰此發通例圍一事也納

一事也 補曰圍陳事在陳納而遂言之 怪其異事而辭相連
頓子于頓事在頓 有似遂事之辭補曰
出楚人也 蓋納頓子者陳也 圍陳使納頓子補曰注語最
非楚人公子比弒其君是公子比又非公子比事正相類傳
以文例特異故言蓋爲疑辭疏引鄭穎廢疾謂有似晉陽處
父伐楚救江之
文其說不了

葬衛文公 補曰屬上生名之失德甚明故
不如茲父去葬時者從正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稱子在喪洮魯地
葬傳曰未踰年故也三十三年傳曰晉人者晉子也彼是踰年而未
葬傳以于稱之明必已葬矣杜預以莊
二十七年之洮爲魯地僖八年之洮爲曹地曹地之洮三十
一年始屬魯左傳所謂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也此年
杜又云魯地孔
穎達以爲誤

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補曰圍陳使納頓子
小國無大夫以公與會故進之時有衛子則無敵公之嫌補
曰此傳宜善讀之若此盟無衛子直是公會之則本可不目
言其人當從包來之例稱莒人不當從書獲書來逆書來奔
之例稱莒慶今得目言者以公之與衛子會之故目之傳不

言以公之與衛子會之但言以公之會者傳意特大概言之
亦以下傳於衛甯速特發其義故此不具說注末二語即本
下傳其說是也莒慶與衛甯速無異義但莒無大夫因事目
之則直以國氏此其異也何休曰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
壻之義杞伯繒子皆無尊敬之文何
說非也不致者會惟兩君從離會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莒地
補曰郎
隱二年莒所入者後屬魯故桓十六年城向後又屬莒 莒公不
故宣四年取向○撰異曰速公羊作遬案遬者籀文
會大夫 補曰謂不書氏名也隱八年傳曰不可言公 其曰甯
及大夫莊九年傳曰公不及大夫皆同義
速何也 補曰據翟泉蜀澶淵大夫皆稱人也內君外臣特
相盟會其文皆沒公自參以上不沒公則宜稱人 以
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補曰外亦有君不以伉爲嫌故
可稱氏名以會也不致與洮同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補曰巂齊地○撰異曰巂
纂例曰公羊左氏或作鄙左氏音義戶圭反一音似轉反公
穀音義皆又似兗反段玉裁曰似轉似兗字當作雋非也弗
十行本左氏誤作不葉夢得呂本中所見已然 人微者也 補曰謂將卑師少自陽處
父以前有將尊師少而稱

人者傳但大概言之侵淺事也補曰輕於伐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補曰不煩重舉例以起下君自至鬷急辭也以急辭言之明不至鬷補曰疏曰文承追齊師之下卽云至鬷是急辭也據文與公追戎于濟西異弗及者弗與也弗與戰也補曰說文及逮也爾雅逮與也注非可以及而不敢及也畏齊師補曰明亦在不例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大之謂變人言師補曰師者通稱不別之辭故爲大追而弗及者公也不得仍言齊人也凡大夫將師少稱人衆稱師專稱也敗稱師追稱師乞師取師如師會師卒于師之類通稱也齊履謙高澍然得之弗及內辭也弗及者若曰我自不及耳非齊不可及補曰注非也此承上可以及而不敢及句申言之凡可以然而不然者經皆言不今變文言弗非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實至鬷下加言弗及則其不敢及亦足見矣此所以爲內辭非竟內兵不致者既弗及若猶未出竟也凡言弗皆內辭補曰許翰曰齊孝圍宋邑又侵伐魯不已與夏齊人伐我北鄙桓公下宋桓魯莊之意正相反霸業所以墮矣文悉案齊侵伐魯不西則北齊魯之西皆濟水也魯之北境也伐卽陰齊也國語說齊桓公地南至于濟陰西至于河東至于紀鄣管子謂作侵河作海江永約計魯竟以爲北與齊分泰山西與曹分濟水南近邾滕西南至金鄉魚臺單縣鄰於宋東跨蒙陰抵諸城濱海東南鄰於莒案此皆非齊魯初封之竟也晏子春秋云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管子說桓公云地方三百六十里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記云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孟子諸書則謂公侯地皆方百里孟子又云今魯方百里者五周公封魯大公封齊皆方百里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補曰公子遂莊公子東門襄仲何休曰稱師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乞重辭也雍曰人道施而不有讓而不取故以乞爲重補曰重發傳者前盟例此師例也注亦以定元年重請爲說求乞二文所同非乞文所獨也重者重師傳於成十三年明言之公羊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杜預注曰乞不保得之辭釋例曰凡乞者深求過理之辭乞此言乞莫重於師何重焉重人之死也補曰申上句非所乞也補曰非所乞而乞也上言師所以稱師顧前乞盟文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補曰言有死道又申重人之死也公羊兩不必作不正論語曰子之所愼齊戰疾史記趙奢謂

其妻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軍者必括也亦得此意
董仲舒曰僖公親任季子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
國之患直乞師楚耳趙鵬飛曰僖公子友卒而用公子遂
善惡判矣張洽曰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閔雨國以
殷富中年以來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
遠乞師以刷其恥孔子罪臧文仲竊位蓋爲其從公子遂如
楚爲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爲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
矣文烝案書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所謂皐陶謨可以觀治
也僖以能安民得之以不能知
人失之左傳此行有臧文仲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補蠻
並作隗唐石經穀梁夔子作夔人誤也夔國也不日微國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敗
例明也疏曰此是夷以有異故也此執亦卽獲也凡諱獲言以
狄之微國故從時例歸猶愈乎執也補曰重發傳者此
夷狄微國不月不名有中國書月書名此滅
歸者其義多端中國獲王臣則諱爲王臣諱也夷狄獲中國
則諱爲中國諱也皆不專施於入滅者也中國獲中國中國
獲夷狄則亦諱諱中國之暴也此專施於入滅者也夷狄獲
夷狄則亦諱諱夷狄之盛也亦專施於入滅者也王臣非土
不可名其餘諸侯既諱其獲則生名以顯之不名者略也傳

欲因同以見異
故於此重發例

冬楚人伐宋圍閔○撰異曰閔左氏公羊作緡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
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補曰吾將用之故并目彼事　非道用師也楚人出師
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補曰此句
公羊同何休曰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
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
有大夫未得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補曰楚稱師以公之以之舉其
重者也何休曰稱師者順上文以者不以
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雍曰兵不祥之
之安有驅民于死地以
彼據外此據內故重詳之文烝案首句乃明惡內之義注未
能了說在
桓十四年

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以蠻夷之師伐
深怨危之道補曰以夷伐鄰伐而又取皆惡也疏曰莊六
年公至自伐衛傳曰見公惡事之成也與此不同者互文起

義其實此亦見惡彼亦危之文丞案傳固互文
而此則危之之意爲多故言危之與彼略異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補曰無虧既死則昭爲正故書曰○撰異曰昭或作照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補曰危之者潘繼兄而立雖得正危道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補曰序諸國君上足明其爲楚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補曰從其書人之常文乃所以人諸侯非謂此之書人不爲常文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何休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邪甯謂定哀之世楚彊盛故諸侯不得不從耳江熙曰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圍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諸侯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是義所不取信曲屈直猶不可況乃華夷乎楚以必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于兵首則彼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補曰疏曰鄭云無賢伯范言楚彊盛者二者相接也爲當時無賢伯楚又彊盛故諸侯不得不從泓之戰傳譏宋公而江熙云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者據宋不能量敵强弱致師敗身傷故譏之其於信義實未有所闕而楚復圍之故貶楚子也文丞案江注以義相帥帥當作師轉寫誤也江用公羊爲說不可通於傳疏曲通之非也傳但論華夷豈論曲直哉諸侯信夷狄而伐中國故人之以貶之人楚正所以人諸侯義甚明白萩聘次厥貉以前君臣稱人其常文也非以稱人特爲貶楚辭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宋圍此盟歸功於僖因有是說解可知補曰杜預曰宋方見外是亦宋矣文丞案此地杜說是也范注本何休何氏以曹南不同不致與薄同不可依用葉夢得曰盟于宋之國此與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一終

太倉畢長慶
吳縣吳大彬 校

穀梁補注十二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二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再稱晉侯忌也　鄭嗣曰曹衞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補曰詩曰維予胥忌毛傳曰忌怨也說文曰忌憎惡也再稱晉侯各爲一事明其既怨憎於曹又怨憎於衞凡有舊惡無不念也常例當言遂伐衞爲繼事辭張洽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文公君臣之規模也故先侵曹伐衞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於乞師伐齊之魯從楚圍宋之陳蔡呂大圭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晉乃舍而攻曹衞者陳蔡鄭許遡楚者也曹衞遡宋者也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衞時方圍宋晉欲釋宋之圍致楚而與之戰也文烝案二說深合事情而晉文初念實主脩怨故經以忌爲義張洽又據左傳事迹以爲文公終始徇私報怨得之矣

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　刺殺也內諱殺大夫故謂之刺蓋取周禮三刺之法補曰公子買子叢也

爾雅曰戍遏也韓嬰詩傳曰戍舍也毛曰守也莊十七年何休注曰以兵守之曰戍說文人部伐戈部戍並从人持戈廣韻戍從人荷戈王筠曰廣韻所據是也詩何戈與殺又役之古文作役從殳從人皆同意李巡爾雅注曰卒事之已也范注刺殺爾雅文孟子言刺人而殺之則二字亦微異內諱殺大夫謂之刺本公羊諱者經例因史例也明堂位說魯君臣未嘗相弒弒本是殺字君爲臣殺則書薨書卒臣爲君殺則書刺是所謂未嘗相殺皆魯史舊法也晉語曰刺三卻刺欒盈亦本晉史辭歟刺取三刺之法本杜預案周禮小司寇司刺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先名後刺殺有罪也**補曰此猶外之稱人以殺也有罪故不日**從**此亦從例可知何休曰內殺大夫不日卒見惡之例不發傳者刺偃重舉正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公子啟曰**夫補曰疏曰舊解云公子啟卽公子偃啟書日者啟無罪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猶襄二十三年傳引蘧伯玉曰耳**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補曰不卒戍一句蓋時既聽察其辭而斷獄弊訟麗法議罪者也不之一字律之定論經之通例也至於公之附楚以敵晉經所不論既戍矣則以不卒戍爲罪也公子啟解其義而其事可知左氏書但云某官某有罪棄市或云有罪自殺則以實事爲虛辭矣○史記漢書以來以天子爲本紀編年記事取法春秋雖視古經爲繁不若古經之密至於言罕褒譏事無黜陟史通所論更不必言也

楚人救衛補曰鄭玉曰見晉伐所必救能致城濮之戰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以晉文初霸嫌得入中國故發傳以明之**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補曰凡諸侯執諸侯稱爵斥執者皆是惡其忌怨深補曰疏曰并明通例也晉文執曹伯執衛侯兩文相對甚明解此以見彼**畀與也**祭統曰畀之爲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使楚子治其罪首二語連上畀與也句作解左傳曰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葉夢得以爲此經當曰畀宋人田不言田者經成而畀宋人者是使宋公拘執之補正命衛侯也人者眾辭故不嫌也注云有罪棄市或云有罪自殺則以實事爲虛辭矣○史記漢書以來以天子爲本紀編年記事取法春秋雖視古經爲繁不若古經之密至於言罕褒譏事無黜陟史通所論更不必言也

百赤芾之文誤以爲實程子曰詩但言其多耳曹國小豈容有三百知左氏誤者多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補曰左傳謂晉侯一戰而霸也時楚使得臣將師楚無師無大夫故戰稱人也敗稱師與燕同義傳例中國敗夷狄言敗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又不論其疑戰不疑戰皆不書日中國雖與之結日列陳既能敗之則不欲詳之也楚載他夷狄爲進故不直言敗楚師而結日之戰得書日○撰異曰齊師唐石經作齊侯誤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補曰宜申以其來我書至此與有大夫者同之將也經自以殺大夫見義耳文不蒙上不論此等情事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衛稱子者時衛侯出奔國更立君非王命所加未成君故曰子踐土鄭地補曰衛子衛侯之母弟叔武也杜預曰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諱會天王也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所謂諱而不正補曰下有王所文會天王可知故可爲諱也不如齊桓外內有疑文者從桓已足見義又據左傳是月己酉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在癸丑前五日是則晉文既受命無所可疑故與齊桓異文傳前言桓非受命之伯則晉文既受命亦足以明也不致者會天王譎而不正是惡事○說左傳者謂王官之宰臨盟先同姓後異姓又先衛後蔡春秋所書會之次非盟之次也案此說欲以左傳合經殆非也竊意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此是盟詛初行時舊制則然自齊桓以異姓主盟其制變矣衛或舊在蔡上後來亦變矣公羊曰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者爲之最得其實言其序其會則盟在其中矣左傳衛祝佗稱周武王之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芭期此周人自據舊制記而藏之也至謂皋鼬之盟長衛於蔡則左氏求合踐土載書虛增之也所以知周府載書非鑿空而皋鼬長衛不可信者彼上文分魯公分康叔分唐叔云云其數典必皆有據而謂君以軍行則祝出竟若嘉好之事祝無事焉則與經侵楚之文亦顯相乖刺明彼傳須分別觀之而釋例正義皆曲說也又此踐土盟左傳謂王子虎盟王庭與傳言會天王似亦不合

陳侯如會如會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也於會受命也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于會故書如會

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非京師朝補曰此發
自天子所天子之所
于王所鄭風又有公所
有義例也胡安國曰周
方嶽亦何必於京師於廟然後爲禮乎古者天子巡守於四
方有常時諸侯朝於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豫脩故
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豫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
公朝於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
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
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譏正其本之意也文孫案胡云天王
下勞者依杜預說公羊以爲致天子傳及公羊皆以河陽爲
再致杜說非也此傳
與下朝傳互相備

六月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補曰何休曰復歸例皆時此月者
二故何氏有此例不可通於傳爲下卒出也公羊以復歸與歸爲
執歸則異奔歸月執歸時下三十年徐邈說得之自楚楚
有奉焉爾補曰疏曰重發傳者
自楚嫌與中國異也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
也中國猶國中也補曰注凡訓中國爲國中者隨文爲義詩
中谷爲谷中戰國策東山之君爲山東古人語多如此君

實有國舊爲君故言
復也此發復歸通例鄭之名失國也補曰疏曰重起失國之
例者以鄭非大罪故出
奔不名惡其藉楚之力故入名以表失國嫌出入異故傳發
之文孫案出不名則入名明失國也出既不名故傳重舉例
耳不必言惡
其藉楚之力

衞元咺出奔晉補曰訟殺叔武也不書衞侯殺
其弟武者時不以告史本無之
陳侯款卒補曰陳穆公也前稱世子非不正蓋不蒙上乃在惡
之之例何休曰賤其岐意於楚何氏本解不日義合
諸傳例則宜時也
不葬者魯不會

秋杞伯姬來莊公女
來歸亹
公子遂如齊聘也補曰不應
注於此宜刪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陳稱子
補曰溫晉地本溫國狄滅之襄王以賜晉文杜預曰陳共公
稱子先君未葬也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
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會所次○撰異曰陸淳纂
例曰左氏晉侯下有齊侯案今公羊亦有之邾子板本左氏

作邾人誤唐石經亦作邾子

諱會天王也 復致天子補曰此下言天王守于河陽

王守其爲會天王尤明

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所守白虎通曰巡者循也守者牧也爲天循行守牧民也文選注引禮記逸禮亦曰天子巡行守牧也巡守字經典古書多通用狩○撰異公羊作狩左亦一作守

全天王之行也 時實晉文公召王以

臣召君不可以訓因天子有巡守之禮故以自行爲文補曰全者深正其義下句是也踐土言朝直承會下此再致天子失禮尤重故須特爲文注前三語本左傳

全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 補曰此所謂全也杜預左傳後序引汲冢紀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知此守卽是守卽是上會河陽卽是温非別有巡守之事但論其事則會卽是守論其文則既言會又言守若別有守事然故曰爲若將守而遇朝也李琪引紀年之文云晉侯使王狩于河陽此則尊王之辭信爲春秋有述有作小事則述舊而紀錄大事始作以制義也左氏公羊以此守爲狩郎狩郤之狩左傳又謂晉侯使王狩皆失之李廉曰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皆失之禮以爲辭是矣

爲天王諱也 下陵而王上替諱之以全之

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日之所照曰陽補曰北爲陽則南爲陰南爲陽則北爲陰温河陽也 補曰晉之河北土田衆多温亦其一邑耳下文云温河北地是也黃仲炎趙與權得之

王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 諸侯朝王王必於宗廟受之者益欲尊祖禰共其榮補曰言朝于王所不得言如京師是足明其非禮重發傳者嫌朝王與諸侯相朝異也

與諸侯盡朝也 補曰起下主善以內句左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

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 補曰起下目惡以外句時史本以其一歲再朝特書日以見非常君子從而取義焉公羊曰其日何錄乎內也非公獨朝何錄之有

主善以內目惡以外 主善以內謂公朝于王所目惡以外言再致天子故以廣大言之補曰猶言東巡守此猶桓十三年傳言由內及之由外言之

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 鄭鍔曰若公朝是逆常之辭雖逆常而曰公朝王所是尊天子補曰申上善意也

逆之而順者名之正辭也辭有盡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温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尊天子故以廣大言之補曰猶言東巡守西南北巡守因上言尊天子覆解上經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補曰杜預左傳序曰記事者以事繫

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孔穎達曰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補曰杜預曰壬申十月十日**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偪矣**以臣召君偪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不宗于天子也補曰此與目惡意相足夫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禮樂征伐出焉朝覲訟獄謳歌歸焉天下之人皆繫於天子百世不可易故於功盛事偪者旣謹其日又去所繫辭微而義切矣左氏不得其說又無從益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繼以丁丑云云疏漏之迹顯然闕疑之意則善說又成十五年二文皆相對也與上及成十五年二文皆相對**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補曰稱人以執執有罪在晉文爲伯討也

一年之中一人之身六稱晉侯先期入叔武喜而走出前驅射而殺之胡銓以爲此康誥所謂兄大不友于弟與父不慈子不祗弟不共皆民彝之不可泯亂當速由文王作罰者也**此入而執**補曰亦晉侯入衛而執謂自溫渡河入衛也溫在河南案左傳曰衛侯與元咺訟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此說下經文言咺訟旣直乃得書其歸其訟旣曲雖入不書其入其訟旣曲雖入不書其入其訟旣曲雖入不書其入**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此晉侯入衛之後寔其訟於衛也**又曰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此正說經文也又曰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此說下經文言咺訟旣直乃得書其歸

也夫咺在晉而衛侯得與訟則咺從晉侯在溫卽隨入衛可知也王在溫而歸衛侯于京師則是時王將反京師可知也左傳並載於會溫後又其後舉王守公朝二經乃是補序前事故以是會也一句爲更端也又以壬申公朝丁丑圍許二句相接壬申至丁丑六日明入衛等事皆中間四日事也杜預並以爲十月釋例又疑是十二月也**其不言入何也**補曰據曹言入**不外王命於衛也**入者自外來伯者以王命討**歸之于京師緩辭也**辭閒容之故言緩補曰與成十五年歸于京師相對爲緩急**斷在京師也**補曰申上緩辭意明天下朝覲訟獄所歸此年備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補曰此公羊所謂君入則已出君出則已入**自晉晉有奉焉爾**補曰疏曰又發傳者嫌霸者與凡諸侯異**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補曰大夫爲國體與君共國復還居位則皆言復重發傳者嫌大夫與君異故發以同之

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許比再會不至**遂繼事也**繼事會于溫故共圍之補曰此本杜預而圍許補曰重發傳者齊桓是伐與救與次晉文是圍並霸者之事故詳之也疏曰會溫已訖中間有事或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

謝湜曰諸侯朝王許獨違命書遂圍許得討叛之義俞皐引項氏說以爲晉文公經略中外自今年春自北而南夏自南而北冬復自北而南明年春復自南而北始歸於晉文烝案冬會乃再出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 三月爲晉侯復將陳其義故重舉以同之曹伯本宜言復以其言復於圍許前獨爲變例

其曰復通王命也 兔之于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卽從反國之辭通王命

遂會諸侯圍許 補曰段玉裁曰左經亦作圍許傳作于許卽從反國之辭通王命者謂會諸侯於圍許之師也彼時曹無師遂繼事而遂與常例異故重發之文烝案曹伯襄復歸于曹諸侯者順繼事之文也經通王命言

事也 補曰疏曰卽會事之成重言朝嫌復使若身既反曹自曹來會不可直言會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朝而不言朝嫌又異也公羊曰夷狄之君朝此謂卑賤之故直言來矣公羊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卽襄十八年注云不能行朝禮是也文烝案公不在亦得

言來者葛盧未見公輒反至冬復來見公其事甚明故無嫌也

公至自圍許 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若無圍許事則會溫再致天王亦不致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泉某地補曰當云周地卽昭二十三年之狄泉也案左傳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皆大夫也惟蔡無名氏或是闕或卑者也宋序齊上孔穎達謂公孫固爲大司馬尊也自晉以下皆稱人者傳例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故不稱氏名也左傳以王人爲王子虎是否未可知不日者晉文不至諸國皆大夫既序其人則去其日亦所以略之不致順略文之撰異曰左氏無公字左傳有之

秋大雨雹 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補曰此本劉向也漢

**書五行志劉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僖公未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藏琳曰范注當以此補正之文

烝案不月
者蓋歷月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元咺訟君之罪于伯者君忌之使人殺之而後入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此傳曰稱國以殺大夫或殺無罪或罪累上參互不同略當近半然則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衛侯雖有不德臣無訟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賢之于射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衛侯不思致訟之愆躬自厚之義過而不改而又怨忌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補曰疏曰言有二義者殺無罪罪全在君罪累上上下俱失文烝案注說甚正然非有二義也傳意里克不鄭父元咺甯喜之屬罪惡固不可掩而春秋書之專以罪君大夫之罪經所不論罪累上與殺無罪其例無異特以里不之等究不可云殺無罪故謂之罪累上非謂君子有所分別其間洞

稱國之文而有二義也此重發傳者里不弒逆嫌與異也又言以是爲訟君者言經著累上之辭者以是爲訟君故也訟君者致殺之由君臣無獄是不待言但君而爲臣所訟君之失道甚矣於此而專殺大夫則其罪自在君上春秋之義主於責已不主於責人注言譬之於射者是也故爲累上之文也傳明言訟君而陸淳論上執衛侯之傳以爲不知有與元咺訟事何謬之甚

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補曰胡安國曰此春秋誅意之效也赦事誅意漢人語公羊言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以此傳及殺陽處父傳觀之較然明矣

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補曰孔父已言累重發傳者非以及臣又非必先死嫌非延及坐及也**以尊及卑也**補曰重發傳者非以君及臣公子又是貴稱嫌兩立瑕爲君與王子朝奔楚同以爲君與王子朝奔楚同延坐非訓與之反也據左傳元咺衛侯鄭歸于衛徐邈曰凡出奔歸月執歸不月者奔則國更立主若故君還入必有戰爭禍害所以謹其文執者罪名未定其國猶追奉之歸無犯害故例不月補曰舊爲君不言復歸者高澂然曰拘於京師而歸不書復內京師也

高說最是國內皆王土言歸又言復則嫌若有外故曹成公亦同也曹共公特奉王命耳本不在京師故未復言復以見義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補曰近上介兩來魯新結親好今此用師特來告魯故得書於策君子仍之明春秋事悉如舊也○嘗論魯之史記書內事皆有體書外事皆承告不漏不蕪最爲嚴重至君子脩春秋級史見極平易正直既約其文辭矣有幷削去其事者觀於所書皆可互見如公卽位不書公至不書納幣來納幣不書來媵媵他國不書子生不書天王不葬內弑君不葬內女不葬夷狄不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固悉書不削用還魯史舊章史所書亦書雖細必載內事如公子慭出奔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史所不書亦不書雖大弗紀內事如公子友以僖公適邾不書外事如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師伐晉納晉文公不書之屬是也諸王崩皆書而莊僖頃不書襄王之出居鄭書而入王城不書敬王之居狄泉入成周書而處姑蔑入王城又不書惠王之處鄭入王城則悉不書皆因舊也下三十二年徐邈注所謂享仍本史而辭有損益者最爲平允得實而陳傅良趙汸每以左傳事之不見經者臆求聖人書不書互見之旨則介人用師孤文細事左傳所無經亦何所互見而存諸雖有發明適滋繳繞學者未可以其專門鉅製而輕信之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補曰周公名閱天子之宰通於四海 補曰疏曰傳言此者遂是前是會此是聘嫌異故重發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尊遂乎卑 補曰疏曰傳言此者遂是繼事之辭以辭有善惡故傳分別明之文烝案公子結以輕遂重今公子遂以尊遂卑明其事各異此言不敢叛京師也何休曰大夫無遂事案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卽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甯謂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補曰葉夢得說此經合於傳義與鄭說相發鄭云受命如京師如晉者謂本當言公子遂如京師公子遂如晉各爲一事卽葉云大夫以二事行引盟衡雍盟暴之文是也鄭云同周於諸侯

叛而不尊天子者謂再出公子遂連文並書見其並出命而並受命則似叛京師即葉云疾不專於王是也鄭云尊周使若公子遂自往然者謂以繼事之文別其尊卑其義明其不敢叛其辭則從入郠之例即葉云諱爲之辭若大夫之專事然是也然則此爲不敢叛入郠爲不受命辭同而義異所以不嫌者葉氏曰大夫之遂有曰盟曰城曰入者矣聽於入則可盟兵在己則可城可入此遂而可得爲者也內大夫如皆聘也必有禮焉非遂之所能爲也案葉氏此論最明確公羊兩傳皆曰公不得爲政使京師必以有故於晉非是則未往說經者不當如是○許翰曰若意其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曹田補曰公羊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左傳以爲晉分曹地人取之據左傳國語臧孫辰實往是曹之者志其事而略其人故從卑與盟宿入杞之屬異亦直書之者有此二例矣若祭祀蒐閱之屬則者之文蓋凡直書其事是國之大事其例又殊城築浚洹以其事志則卑者尸之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行天子事制禮作樂終致大平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祭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補

曰疏曰范惟言天人相與交接故謂之郊或當亦以在南郊就陽位而祭也文丞案周公薨云云者今文尚書金縢說也此注全本何休又明堂位祭統並言成王賜魯郊禘而禮運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公羊亦曰魯郊非禮也劉歆引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以爲魯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所賜非成王也今以穀梁左氏都不論及姑依明堂位祭統金縢說可耳又鄭君謂魯有郊無圜丘注末三句本之郊丘爲二其說可從靈威仰之說出於緯書不可用也傳曰郊道也貴其時大其禮郊特牲論郊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不從補曰不從不吉也凡卜郊皆謂卜郊日龜從筮從

乃免牲補曰牲特牲也用騂犢郊特牲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猶三

望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補曰此鄭駁五經異義文見詩閟宮正義公羊以爲祭大山河海鄭以淮易左傳所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也公羊高齊人蓋據齊法齊地在岱陰又東至于海西至于河也魯因郊而望列國則無郊有望矣賈服杜說左氏曰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何

休曰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燔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瓚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夏四月不時也郊春事也補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鄭君曰孟春建子之月傳以子丑寅三月皆爲郊時在哀元年然則明堂位言其最先所卜月耳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是魯以正月爲常也左傳例稱啟蟄而郊又載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啟蟄在建寅月是魯又以三月爲常也竊意子月之郊義專報本寅月之郊禮兼祈穀蓋祭天爲報祭夏正郊祭天爲祈祭周以冬日至圜丘祭魯無圜丘之祭故但於郊祭通祈報爲一歟四卜非禮也郊春事四卜則前月下辛第四卜也不從則正月下辛卜又不從則二月上辛二卜也不從則二月下辛卜也十二月上辛三卜也又不從則當於三月上辛免牲而不郊今此三月下辛又卜四卜矣而又不從乃於四月上辛四卜之免牲而不郊故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不時非禮經所以書若使卜從而以上辛郊則亦書也免牲亦當在上辛不日者何休所謂不郊則不日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元端黑衣接神之道元熏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全曰牲傷曰牛牛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補曰七八爲縱元六八相似也熏卽纁赤黃色也杜預曰免猶曰禮卜郊不吉則爲牲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句皆哀元年傳文免牲人若曰無賢人也凱曰無居人譏僖公不共致凡傳言凶乎人者注皆凶之凶凶者不在也凡言凶乎人者皆謂不在乎人荀子曰制與在我凶乎人與讀是凶乎人爲不在乎人存曰莊子曰其在彼邪凶乎我在我邪凶乎彼淮南子曰物者凶乎萬物之中是凶乎爲不在乎之證也禮檀弓曰凶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荀子曰禮以順人心爲本故凶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又曰然則鬬與不鬬邪凶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可凶於情之所欲又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子曰聖凶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凶於富貴而在於得和是又凶於爲不在於之證也詩唐風曰子美凶此禮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凶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季子使而凶焉是又凶

此爲不在此亾其爲不在焉之證也文烝案王說是也李光地以爲亾乎人猶俗言不由人意亦是也王氏又以此年及宣三年成七年十年襄七年亾乎人之人爲指有司宣八年亾乎人之人爲指公子遂則皆失之成七年傳云其緩辭也曰亾乎人者在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然則人者對天之稱不在乎天也李光地以爲無可奈何之意是也乃免牲乃不郊乃免牛皆以凶變言乃此無可如何之事也至黃乃復至河公有疾乃復皆以疾言乃至河乃復亦以著有疾言乃此又無可如何之事也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既爲善之之文雖責專命猶從疾例則亦無可如何之事也趙汸以爲不得已曰乃卽傳意也至於定哀不敬之文但言其備災無道絕非國無賢君之謂其於乃字之義本不相涉彼二經固無乃字也凡乃皆亾乎人之辭惟定十五年乃克葬爲急辭彼與宣八年以乃與而二文相對爲緩急也望郊之細也不郊無望可也已止也補曰者可以已之辭也公羊同注二語本左傳何休曰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旣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補曰

疏曰重發傳者嫌國君之妻異故明之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帝丘衛地補曰杜預曰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補曰鄭文公也不葬者棄師失民與宋襄同例○撰異曰捷公羊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補曰何休曰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杜預曰就狄廬帳盟趙鵬飛曰再舉衛人侵一事也盟一事也文烝案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與二十年盟那同義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晉自莊閔已前不書于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案詩序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乎又鄭忽之後有子亹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亾禍福不以相關

則它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師資辯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舉矣補曰書日者正也注因文公論晉事因晉事廣說春秋今更稱而足之不告故不書左傳例如此劉知幾史通曰汲冢瑣語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又曰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子脩春秋辭有損益事無損益主於因辭明義不以記事爲重公羊所云其辭何如而魯史皆承赴告其理實無可疑君子脩春秋辭有損則闕有罪焉孟子所云其義則竊取之而歐陽脩以爲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故據其所得而脩之意亦近是至注謂魯之史策不失常法其說亦確但未詳盡耳案明堂位曰魯公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左傳昭二年晉韓起見魯春秋曰周公之德貫逵注曰史法最備定知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制由此觀之知魯史記事之法實有王者之禮周公之典迺四年衛祝佗言封魯公時有備物典策杜預注曰春秋之制欲書春秋是周人亦重其記載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補曰滑近鄭之國將言秦入虛國故先言

滑國也莊元年言鄭鄧鄧邑也亦先言紀國也文例正同耳左傳秦欲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犒其師乃入滑而還于穀稱師以敗也于彭衙稱師以戰也此稱人則師少之文其將爲百里之子孟明視卽敗于穀之秦師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補曰殽晉山名公羊曰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案十八年伐衛狄不言及秦成九年伐晉白狄不言及而稱人傳曰進之又宣八年伐年伐吳徐人越人不言及而稱人蓋彼從列數之文此取以尊及卑之義也此役晉君實親在故不得列數伐吳則楚子主之故與伐衛伐秦伐晉同文也疑戰不日敗夷狄亦不日此日者公羊曰盡也蓋惡晉不仁而謹之與得臣敗狄皆爲變例○撰異曰公羊無不言戰而言敗何也補曰據例兩夷狄曰敗中國敗師字殽公羊本又作肴夷狄亦曰敗餘言戰言敗前韓後彭衙皆同例狄秦也補曰明在敗夷狄非是成敗之例非是補曰謂秦越千里之險襲鄭入虛國滑無備故也補曰據秦稱師徐吳比其狄之何

進不能守退敗其師補曰疏曰善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敗于殽王引之曰疏又云

本或別進字者疏文別字下脫一有字蓋疏所據本無進字其舉傳句亦無進字又記別本有進字者於後也當從疏所據正本無進字爲是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補曰史記趙世家扁鵲云秦穆公曰帝告我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又云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絰淫扁鵲傳亦同傳所云即其事也疏以亂人子女爲入滑之時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明秦本非夷狄補曰如上所云皆狄道也縱暴亂非也秦之爲狄也孫覺曰故自殽戰狄秦則遂以秦爲狄秦爲狄者穆公不卒康公始卒至惠公而後日是準諸滕楚莒吳諸國爲狄文也春秋書敗秦師則甚秦之惡而狄秦尚書載穆公自誓則許其改過而新之蓋聖人之意惟其事之善否所在耳趙鵬飛明尤流俗之論也

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補曰百里子百里奚也左傳無百里奚諫下哭師送子亦獨蹇叔再事

音義曰百或作伯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子之輩皆已老死矣拱合抱也言其老無知師行亦當爲出涉下師行而誤或云上謂遂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補曰百里奚之子孟明視也同時爲帥傳又曰蹇叔之子與師史記以爲西乞白乙皆卽蹇叔之子呂氏春秋又謂蹇叔子曰申與視高誘以申爲白乙丙也女死必於殽之下其處險隘一人可以我將尸女於是尸女者收女尸補曰二句相屬爲要百人殽說文曰巖屋也殽山之岑殽也厓者山邊岑者山小而高廣雅曰岑殽高也公羊作嶔巖蔡邕石經作嶔巖左傳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二陵之下也必死卽傳巖殽之下尸女於是也何休說公羊杜預說左氏皆以爲其處深阻險隘故料其必死於此范注本之王引之曰皆非也言女必在此閒戰死不可在他處吾將於此收女尸死有定所乃可收也呂氏春秋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是其證也師行百里

子與襄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補曰依孟子書百里奚去虞入秦年已七十時虞未滅也至此蓋年百歲餘彼不死則我死矣畏秦伯怒故云彼我要有死者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補曰要遮也明在疑戰例又非是成敗之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輪一隻之輪補曰倚唐石經初刻作奇後省角旁直作奇音義奇嚴可均曰漢書五行志引此作觭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觭隻也則漢世穀梁本是觭字本作奇或作倚也文燕案方言曰倚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閒謂之倚公羊作隻輪何休曰隻踦也明諸字俱通何又曰皆喻盡者晉子也補曰別姜戎言及又下危文公葬足明襄公親之之著例其曰人何也補曰晉人敗雖非君猶宜稱師言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補曰劉向說苑曰好戰之臣不可以亾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不察也羞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聽先軫與兵要之殽擊之匹馬倚輪無反者秦伯怒故云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補曰要遮也明在疑戰例又非是成敗之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輪一隻之輪補曰倚唐石經初刻作奇後省角旁直作奇音義奇嚴可均曰漢書五行志引此作觭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觭隻也則漢世穀梁本是觭字本作奇或作倚也文燕案方言曰倚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閒謂之倚公羊作隻輪何休曰隻踦也明諸字俱通何又曰皆喻盡者晉子也補曰別姜戎言及又下危文公葬足明襄公親之之著例其曰人何也補曰晉人敗雖非君猶宜稱師言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補曰劉向說苑曰好戰之臣不可以亾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不察也羞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聽先軫與兵要之殽擊之匹馬倚輪無反者秦伯怒故云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補曰要遮也明在疑戰例又非是成敗之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輪一隻之輪補曰倚唐石經初刻作奇後省角旁直作奇音義奇嚴可均曰漢書五行志引此作觭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觭隻也則漢世穀梁本是觭字本作奇或作倚也文燕案方言曰倚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閒謂之倚公羊作隻輪何休曰隻踦也明諸字俱通何又曰皆喻盡者晉子也補曰別姜戎言及又下危文公葬足明襄公親之之著例其曰人何也補曰晉人敗雖非君猶宜稱師言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補曰劉向說苑曰好戰之臣不可以亾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不察也羞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聽先軫與兵要之殽擊之匹

馬隻輪無反者大結怨搆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眾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彊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惠士奇曰秦晉自殽之後兵連不息秦遂合於楚卒爲晉患故春秋而微晉交譏之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要秦哉孔廣森曰下經曰癸巳葬晉文公諸侯之禮遮朝五廟先葬五日而啟自辛巳以迨癸巳十二日耳則是時已當戒啟期矣乃釋哀廢禮佳兵造釁不臣不子孰此爲甚

癸巳葬晉文公日葬危不得葬也補曰危者危晉襄背殯用兵文爲霸主又異於齊桓緩葬故特發傳以明同義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補曰不致者伐而取惡事也○撰異曰樓左氏作婁公羊作取叢亦作取菆徐彥疏曰有作鄒字者孔廣森曰鄒即訾婁之合聲猶壽夢爲乘句瀆爲穀是也就作叢菆字亦當讀如鄒叢與諏陬等字並从取古諧聲

本同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箕晉地補曰晉不稱師以敗之者以敗夷狄故略之也言敗不言戰例在成十二年傳何休曰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案當專是略夷狄

冬十月公如齊補曰孔廣森曰月者蓋公有疾而行故危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補曰月者爲下薨日

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非正也小寢內寢非路寢補曰范以小寢爲內寢本杜預經注左傳曰卽安也服虔曰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於路寢服曰傳發此例者以隱閔不地桓公非正今僖公雖好卒而沒於婦人之手故發傳以惡之楊亦謂是夫人之正寢也左傳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曰寢謂小寢也君注曰路寢一小寢五又引玉藻路寢聽政小寢釋服之文斷之云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又引春秋薨于路寢之文以僖所薨之小寢爲君之燕寢不以爲夫人正寢

隕霜不殺草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補曰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重謂菽草也輕謂菽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補曰傳合定元年爲說韓非子曰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王應麟曰以論語焉用殺之言觀之乃法家者流託聖言耳文烝案胡安國疑其與穿我戰栗之對相似王氏因有此論但韓非後五句或非夫子之言而前數語問荅當實有之正穀梁所本見不字之通例

李梅實京房易傳曰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補曰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董仲舒引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孔廣森曰此於洪範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補曰注解上實字也李梅子中有核植物中屬穀物也下實字是名實虛實之爲言猶實

實之實與
孫字同意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眉注坿列

第十六葉五行草今本十一行穀卽
誤菽 核字

漢州張祥齡
吳縣汪家鱉校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穀梁補注十三

春秋文公經傳第五補注第十三 文公僖公子史記名興母聲姜以襄王二十六年卽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 繼正謂繼正卒也隱去卽位以見讓桓書卽位示安忍莊閔僖不言卽位皆繼弑補曰杜預曰先君未葬而公卽位不可曠年無君文烝案公羊言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杜用爲說踰年未葬得稱稱公者自已國臣民稱之成定並同李賢後漢書注引穀梁傳曰承明繼體則守文之君也傳無此文蓋後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中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撰異曰公羊作癸亥朔王引之據漢書五行志以爲朔是衍字師古注劉向傳所引已衍案陸淳纂例所據本唐石經本皆誤衍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傳例曰天子大夫稱字蓋未受采邑故不稱氏字者貴稱故可獨達也補曰左傳曰內史叔服周禮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叔服蓋下大夫也注引稱字例在定十四年傳依後王子虎卒傳前一說

則叔服本王子不以王子氏葢省文也此事在時例葬曰會葬禮也補曰此本公羊杜預也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之處二者互禮也疏後一說此釋得書所由五年傳解會葬之處二者互言之文烝案此不獨互言也傳文至簡每以一傳包前後經文此以天子使人會葬爲重則以知凡公與夫人之喪天子使人含賵之等皆爲恆事也又以知賵仲子含賵成風志者亦爲重也又以知會葬成風志者尤爲重也若然傳於賵仲子言不及事於含賵成風言兼事不周事又別爲解者彼二文又兼有是義傳但就一邊言之也諸侯之禮有志者邾滕之奔喪會葬則以君親來志也秦遂成風則與賵仲子略同也亦皆重之之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葬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補曰疏曰重發傳者一人之辭其志重天子之桓不以禮終僖則好卒二者既異故傳詳之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也補曰亦不知爲上爲中此事蒙上月○撰異曰錫左氏唐石經及宋本作賜段玉裁曰非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桓薨後見錫此卽位見錫嫌其得正故傳發之劉敞據韓嬰詩傳及鄭君詩箋說以爲嗣君三年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於廟命之錫之黻冕圭璧文公喪未畢而命之成公喪既畢而不受命於天子皆非禮何休以爲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何氏自據九錫爲說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補曰叔孫得臣公子牙孫莊叔左傳曰如周拜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可以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左氏盟翟泉傳彼傳曰在禮卿不得會公侯預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文烝案此左氏一家之言未可用也注內卿外諸侯戚衛地補曰注首句本不於此發例者隨意而發非有深義疏卿字其實傳之大夫卽卿也傳不於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杜曰傳以伯者至尊不可云得會非也補曰注末句卽下年盟垂敛傳文又加一柔會宋公陳侯發例又非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 鄭嗣曰商臣繆王也髡文王之子成王也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尊親盡矣補曰鄭嗣注本何休何云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此刪一句不如本文爲善末句增足淺賛髡之被弑爲其欲黜世子○撰異曰髡左氏作頵

正不正 徐乾曰中國君卒正者例日篡立不正者不日夷狄君卒皆略而不日所以殊夷夏也今書日謹識商臣之大逆爾不以明髡正與不正補曰此與成九年莒潰同意此謹無父彼謹無君也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程子曰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穀梁兩傳而知聖人有憂之也是故中國詳之夷狄略之中國也而夷狄則亦略之夷狄也而夷狄之文相錯而義相成也是故夷狄之辭無時而可同中國者也君臣父子之敎有時而不論中國夷狄者也推之全經而皆通侯之百世而不惑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秦地補曰

李光地曰敗秦師于殽罪秦也及秦師戰敗績稍恕秦也文丞案此戰甲子邲戰乙卯戰以喪禮處之故子卯不避○撰異曰衙公羊或作牙

丁丑作僖公主 作爲也爲僖公主也 爲僖公廟作主也主蓋神之所馮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補曰公羊曰爲僖公作主故何注加一廟字解之范甯解之非也狀正方以下亦本何休也徐彥謂皆孝經說文孔廣森曰案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覲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君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歟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葢古主之遺象疏曰糜信引衞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壁焰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范注與何休徐邈同與衞氏異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或如衞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文丞案糜所引衞宏說據漢舊儀則帝主九寸后主七寸藏太室西壁焰中

立主 補曰說

喪主於虞 禮平旦而葬日中反而祭謂之祭則設座於焰下

吉主於練 正禮曰虞其主用桑補曰虞安也以安神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卿大夫五虞士三既虞埋重於道左而有主

期而小祥其主用栗補曰疏曰案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爲吉禘今方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爲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爲吉也此雖爲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文丞案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夫隂祔於祖必有主主必爲吉主明周之吉主卒哭作之故左傳例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而舊說解此句爲喪主失其實也此傳及公羊皆至練時作主似據殷制或者殷周之禮諸侯得通用歟或魯有王禮避周從殷皆未可知矣注用桑用栗皆本公羊何休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杜預亦同但不說夏耳何休又曰埋虞主於兩階之閒易用栗也虞用桑者桑猶喪也取其名與其麤惡所以副孝子之心練用栗者取其戰栗謹敬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別昭穆也疏曰徐邈注盡與之同范亦當益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義載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於堂兩不異孔廣森據五經異

楹之閒又一說埋之於埔下以爲何氏所稱非師說也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月補曰蓋是時練祭後期歟公羊曰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何休以爲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補曰注以毀訓壞非也脩壞曰壞猶擿汙曰汙治亂曰亂古人語如此所脩之廟謂死者祖之廟於今君爲曾祖卽他日之新宮也必脩之者士虞禮記檀弓卒哭而祔祭之明日也既祔仍以其主復於寢卽左傳所謂特祀於主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是也曾子問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推此知練而祔者練而各反廟廟無虛主又無二主則祔新主之復於寢必也迨大祥禫後三年各主皆如舊而所祔祖之父遷依公羊馮君章句則遷廟之主喪畢然後今君高祖之父遷依公羊馮君章句則遷廟之主藏於大祖大室北壁中既遷則謂之毀廟乃以曾祖之處謂之新宮大戴禮有諸侯遷廟篇卽喪畢遷主新宮之禮其末云擇日而祭蓋卽閔二年傳士虞記之吉祭或禘或祫者也朱子據遷廟篇君臣皆元服明其爲除喪而遷張履又據君臣皆乘車且有出入門及大溝渠之文明其爲從寢之廟其說皆是也自來說穀梁者皆以壞廟爲毀廟則與大戴之遷廟相混鄭君士虞記注盧辯遷廟篇注孔穎達王制正義賈公彥周禮巿人疏遂謂自寢遷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卽易擔其事相繼故連言之非

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至朱子則曰穀梁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朱子此語可謂破的但其言壞舊廟遷舊主亦沿舊解之誤張履作毀廟論祔祭論知穀梁所言爲殷制然亦但謂毀廟非遷廟竊以毀廟云者名有廢除事殊墮壞且穀梁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安知其非於遠廟而下文說新宮其不可通也甚矣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日祔亦得云納新神故示有所加補曰范此解可用練之明矣不書地者公在晉也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去高傒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

檐爲桷桷爲榱榱爲榱榱爲秦名屋榱聯齊謂之桷桷何休說新宮云易其西北角塗者堊飾壁禮所謂白盛也兩言可者略辭大戴禮有諸侯爨廟脩之以羊君臣亦皆沉服與遷廟篇相次彼時事多練則略矣易檐改塗爲壞廟之道則壞爲脩壞而廟指新宮甚明

三月乙巳及晉大夫盟晉大夫不言公處父伉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高傒陽處父存氏處父去族嫌異故重發之爲公諱也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儀父矣不書地者公在晉也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去高傒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

補曰爲公諱者釋經去處父氏與公羊同也去氏所以爲諱者卑者以國氏既不言公則若內卑者與外卑者盟是全乎諱也如晉與大夫盟載莊之盟防其恥尤甚故爲之諱亦緣盟既書日不嫌非公得以成其諱文故下文遂云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注謂若邾儀父本何休說頗迂曲宜刪去公親如晉三句何以知其與公盟補曰問經文何以見之以其日也補曰存日以見公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補曰出不言公如晉君不出卑公已甚是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補曰出不言公如故反亦不致皆諱恥也既以去大夫氏爲諱出反又諱者諱莫如深也不地而存日則有所見矣故諱恥從深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歛垂歛鄭地者蓋以盟事可惡如祝柯之例歟或以霸國大夫盟數國之君始於此與齊高傒又不同故特變其例以示異左傳稱士穀爲司空晉司空非卿以爲能堪卿事故書○撰異曰穀本又作穀唐石經作穀左氏公羊作穀左氏作隴徐彥公羊疏曰左氏作垂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補曰言可者時既多外異其辭耳傳特發此又明外大夫不可也或傳欲以此意明此盟不日之義故不於上年會戚發之唐石經無外字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建午之月猶未爲災補曰杜預災不書旱五穀猶有牧文而後書不雨則七月雨矣其文不得在下胡安國程端學說皆非也月令正義引鄭君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分爲四部各有義焉孔廣森曰今檢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遘禍此其效也文烝案漢書五行志曰皇極之常陰劉向以爲春秋也其應一曰久陰不雨是也孔因附成爲說 雨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 僖公憂民歷一時輒書不雨今文公歷四時乃書是不勤雨也不憂無恤民志補曰言春秋以爲無志也疏曰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不發傳者以一時不雨輕故也下十年十三年亦與此同故十三年省文不發傳意亦與此同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祫也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大廟則其譏自明補曰疏曰杜預言其譏已明謂前已書吉則此亦同譏范云其譏自明謂不待譏責其惡足顯文烝案何休曰不言吉祫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又案躋僖公亦遂以爲常不言初者定篇有從祀文不須加初從可知○撰異曰躋周禮大宗伯注引作隮 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 祫合也嘗秋祭補曰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蓋未知祫嘗之說祫嘗者祫而兼嘗謂先祫而後嘗也詩魯頌曰秋而載嘗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禴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毛謂諸侯之禘祫當廢五廟一時之祭魯則祫而兼嘗不廢時祭乃天子之禮故特言秋而載嘗卽傳祫嘗之說也祫而兼嘗則不得直書祫以其是天子禮故詩大是事以著之言著祫嘗者申上大是事一句意也傳與毛傳多通此文宜以毛爲證何休云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與毛亦同也禘當行於周之夏而不嘗之中葉禘無常月不兼行時祭禮惟八月之祫嘗爲宗廟極盛之祭故詩頌僖公但言嘗不言禘而春秋禘不書大事也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禘以一大字貫嘗禘二文大禘卽明堂位之六月禘大嘗則明堂位所未備卽此傳祫嘗也祭統前舉夏殷之時祭春祫夏禘秋嘗冬烝又詳言禘嘗之義篇末乃言大嘗大禘既以承前文又以別前文也此祭在八月而國語以爲烝韋昭謂用冬祭之禮乖謬不可據也崔靈恩曰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說文曰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 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 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

大祖廟中以昭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繆昭南鄉繆北鄉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補曰此約何休注文何休曰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文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自外來曰升文丞案周公爲魯大祖周則后稷歟或曰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蓋非也通典引逸禮曰祫祭七尸公羊合祭作合食又繼之曰五年而再殷祭孝元成劉向以來皆言三年祫五年禘通典引徐邈曰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徐說非也禘以夏祫以秋由禘而祫纔二十餘月已踰二年故言三年祫由祫而禘有三十餘月距前禘凡六十月爲五年也禘與祫其禮略同所以異於祫者王肅聖證論引禘于大廟逸禮云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又云皆升合於大祖通典引禘于太廟禮毀廟之主昭共子升合食而立二尸又云獻昭尸如穆尸又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大合食於大祖廟中據此諸文知禘祫通義云禘者諦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大祖又劉向五經一牢穆其一牢又引韓嬰詩傳云禘取毀廟之主昭共文

言天子義亦不異大夫察大變都不斥言故知文公無天指彼二文明矣言故曰者是聖門相承之說**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補曰此猶釋隱十年無正曰隱不自正釋桓無王之道遂可以至釋定無正曰定之始非正始曰見無以正也明彼經著無天之文者是見文公之無天而行也自逆祀則是以下極論躋僖之惡以解無天之文明爲春秋所深惡也五經異義從左氏說爲大惡不從公羊董仲舒說爲小惡是也昭穆祖天遞推而上亦莊三年傳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又嘗論之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論魯事故無禮不知者臧孫罪也春秋書王法故無天者文公惡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補曰親親者僖於閔爲兄有祖道宜尊閔也親親尊尊者閔於僖爲君於文僖兄也而無升道不以親公害其尊王也文姜小君也而有弗受文不以親夫人害其尊先公也崩賵父也而亦有弗受文不以親父害其尊王父也諸若此類皆春秋之義傳承上推本廣言之也疏曰稱春秋者以逼要是廣有所包故言春秋也

而范謂莊爲祖其理非也文丞案傳以祖父爲喻當如舊說及疏若下文昭穆之說則依段氏說爲順見閔二年又論於下**逆祀則是無昭穆也**補曰閔爲穆僖則昭也逆者謂升僖於穆北面西上閔繼而東并同爲穆是無宗廟昭穆之禮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兄弟所以異昭穆者以受國爲人後爲重既異昭穆即與父子相繼無異僖雖不禰閔而閔世次當考廟於文有祖道上文以僖爲親閔爲祖而左氏世次當王考廟於文有祖道上文以僖爲親閔爲祖而左氏曰子不先父公羊曰先禰後祖其說逆祀皆與傳同由其相爲昭穆故舉以相喻也此說詳具於後漢周舉議奏賈公彥周禮冢人疏劉歆爲兄後議趙汸左傳補注當代通人萬斯同金榜段玉裁孔廣森等皆所依用范引舊說謂升僖於閔上者即何休說也何休云升謂西上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緣僖爲庶兄置於閔上是未思兄弟同昭穆之說於三傳國語實不可通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補曰此祖謂大祖也昭穆相繼皆承大祖之統**無祖則無天也**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祖爲天也古人稱王者天大祖亦謂配天范因致誤**故曰文無天**補曰文無天猶言隱無會定無正也此指下五年經王使不稱天而言劉逢祿說十年無正桓無王桓公羊引傳此數語亦如是解之春秋言天之文唯施於王一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補曰如得禮經當直言如齊不仍史文公羊曰譏喪娶也以爲娶雖在三年之外而三年之內不圖婚三年之恩疾有人心焉者宜於此焉變也董仲舒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伐沈沈

潰 沈國也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

夏五月王子虎卒叔服也 補曰叔服書王子書名者卒例也左傳成元年尚載叔服語此傳則與公羊同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 外大夫不書卒補曰疏曰重發之異故重發之 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 會葬在元年補曰史書卒者者則以其嘗會葬我故也此君子所取義也五年會葬成風自以其來赴卒之所以赴我者不卒彼不赴故也彼文或作毛伯則卽後書札子殺者尹氏則以爲魯主此爲會葬事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補曰或說以會葬者不書卒此自以其執重而來赴而君子取其義也如或說如左傳以爲王叔文公國語所謂太宰文公也叔服叔服下大夫耳安得執重以守是亦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撰異曰公羊螽皆作蝩獨此亦是螽字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志災或爲王者之後或爲甚而錄之故不得一例 曰災甚也 補曰此以甚志明雖非王者後亦志也公羊諸螽皆爲記災唯此雨螽及哀十二年十二月螽爲記異與傳不同也公羊定元年傳曰異大乎災何休曰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成十六年雨木冰傳曰志異也 其甚奈何荼茨盡矣 荼茅茨猶盡則嘉穀可知茨蔾補曰疏曰徐邈云不稼既盡又食屋之茅茨范與徐異王樵曰徐說嘗驗有之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補曰傳以星宜言隕螽宜言雨董仲舒所謂或降於天或發於地不可同也故重發例漢書五行志說此經引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傳無此句蓋亦後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案左傳曰隊而

死也公羊曰死而墜也疏曰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螽死而墜於地故何休云螽猶衆也死而墜者衆也自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違是爲短鄭君云穀梁意亦以宋薄德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事推之有乎文烝案公羊言異也故董仲舒何休言大夫專恣據後穀梁言災也故劉向言宋殺大夫無罪據前鄭君意崇讖緯始作調人以災異爲一不復截然分別於理固通但非昔人家法亦學者所當知矣至於董劉何鄭所推之是非可姑無論耳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補曰凡朝而盟來聘而盟者皆言及以內及外以尊及卑之常辭也不入內爲志之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補曰自此外大夫始稱某帥師稱將書帥師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閒尤數數書之大夫之强可見矣文烝案文以前列國亦有大夫爲將且帥重師者趙汸本陳傅良說以爲雖卿將但稱人將尊師少與將卑師少者同雖卿帥重師但稱師將尊師衆與將卑師衆者同以征伐自諸侯出其臣之尊卑不足辨此夫子脩春秋於內從其恆稱以見實而於外變文以示義也至文以後征伐自大夫出則大夫將書大夫矣張應昌以爲楚大夫將則至成六年始見高澍然以爲秦稱人稱師爲達例終春秋大夫未强故不見大夫將二國皆小異也呂大圭以爲大夫而交政於中國自晉文翟泉之盟始大夫而專征伐之權自晉襄伐楚救江始○撰異曰左氏楚下有以字段玉裁曰淺人所增文烝案劉敞春秋權衡曰公羊脫以字後來皆依劉說段氏獨得**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解補曰江遠未易可救伐楚正所以救之此與宣元年救陳皆未至所救之國彼以下有會棐林文得直言救此不得直言故須言伐楚矣伐楚亦不直得討賊之義又諸侯之用師於楚者唯齊桓一書伐晉定一書侵使於處父之師直書伐則前繼齊桓而後駕晉定故必曰救江張說亦有理要以救者遂其意致其志凡救皆是善文明此亦善之與諸直言救者一例也若然傳言伐楚所以救江而僖十八年云伐鄭所以救宋於經別無救文三者辭同意異又須分別云伐鄭所以救宋於經別無救文三者辭同意異又須分別觀之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補曰出姜也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婦禮成于齊故在齊便稱婦補曰婦者已配之稱謂成昏也禮大夫以上不問舅姑在否皆至三月見宗廟然後成婦禮劉向列女宋恭伯姬齊孝孟姬傳皆有是言是言賈服何氏說春秋並同會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未成婦也歸葬於女氏之黨未成婦也鄭嗣曰皆問者之辭問者以使大夫逆例稱女而今稱婦爲是公親逆與怪稱婦速故反覆推之補曰逆便稱婦明非姑婦之婦矣知是公逆

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鄭嗣曰皆問者之辭問者以使大夫逆例稱女而今稱婦爲是公親逆與怪稱婦速故反覆推之補曰逆便稱婦明非姑婦之婦矣知是公逆

也補曰公親逆故不月其不言公何也據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言公非成禮於齊也非責補曰失禮重故沒公文而以稱婦見其失若不責其成禮於齊則但當言公如齊從親迎恆事不志之例而下書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文也曰婦當言逆婦爲變文下蓋有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文也曰婦

有姑之辭也補曰此言稱婦有二義也下無至文明逆與至共文以逆文爲至文也逆稱婦爲夫婦之婦至有姑之辭也補曰此言稱婦有二義也下無至文明逆與至稱婦又爲姑婦之婦至所以別有姑無姑者見宣元年何休說其不言氏何也補曰據從魯辭凡姓皆以氏配

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之也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補曰疏曰宣元年已有傳今復特發之者彼書夫人此直云夫人又書至此不然者乎夫人者略之也徐邈亦以爲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若以諸侯下娶大夫且天子得下婚諸侯何爲諸侯不得下娶大夫是公羊之言不可以解此也蓋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云夫人與有貶也者解不稱氏之意非釋不稱夫人也文烝案不稱夫人者文不得言逆夫人也不言至者逆已稱婦姜婦有二義足以包至不須言至矣何休曰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其說是也劉敞曰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以見則以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劉用左傳卿不行之說而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今斷章取之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補曰程端學曰楚滅江不恤而躬伐秦伐楚則遺大夫晉侯之報復情不可掩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速是也段玉裁曰衛甯速見僖二十六年卽甯莊子也僖二十八年三十年左傳皆記武子事則此聘必武子矣公羊非也公羊彼作遬此亦當作遬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撰異曰段玉裁曰據杜氏長厤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庚午朔又稱十二月無壬寅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則杜所據本實作十有二月壬寅改之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然非經之舊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口實也禮記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諸侯含用玉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采地叔字補曰注首句本公羊尸所沐米卽以飯之依鄭君禮記注天子蓋用黍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天子之士亦用粱諸侯飯以貝而含以玉通言之皆爲含故隱元年傳曰貝玉曰含已論之矣元年王使皆稱天者所謂文無天也桓之春月有月無王文之於王使有王無天其意相類也傳於此不言者文屬王使而義起踦僖故就彼傳一言之荀子曰春秋之徵也又曰春秋言是其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速於此爲甚矣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禮含賵謚各異人補曰孔廣森曰禮上介致賵其曰且志兼也補曰加且以顯其兼以上公羊並同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何休曰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謚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加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用或作辭補曰不言來若其不接公以其不周事若不致諸公然趙匡曰春秋之文從簡加減一字皆有義文烝案周猶給也不給事卽下言早晚乘馬曰賵乘馬所以助葬成風未葬故書早

而含以晚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禮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旣葦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補曰疏曰舊解以爲傳言含賵上關天子之於諸侯及夫人耳雜記所云唯論諸侯自補於何者諸侯及夫人於天子有疾當告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故未殯足以及事其諸侯相於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今恐不然范云不通是傳之不通何得天子與諸侯禮異明范以傳爲非也文烝案疏說頗得范意其實范謂含不必用與傳亦得兼通此含距喪三月傳譏其晚豈謂含

必在殯前故疏引鄭君釋廢疾云天子於二王後之喪舍爲先禰次之賵次之賻次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禰之賵之其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文烝以爲鄭君最得之矣此以字各本作已與上句岐異今依唐石經左傳正義引及俞皋集傳釋義本改二字通用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毛伯來會葬補曰毛當爲召榮叔召伯皆大夫不知其上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作毛○撰異曰毛左氏公伯疑誤文烝案左傳曰召昭公送葬來補曰通謂凡會葬也下年傳曰處父主竟上之事杜預曰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

會葬之禮於鄗上從竟至墓主爲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業正本作辛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補曰季文子也行父之父齊仲名無佚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撰異曰驩公羊作讙周語字从馬晉語从言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補曰月者爲葬事文襄之葬晉襄公補曰杜預曰卿共制也案左傳古者使下大夫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衛成公已葬謂春秋之例在外晉襄已葬嫌不同也襄公已葬則是無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者以襄公漏泄陽處父之言故也舊解亦云襄公罪輕故不追去葬文今以爲傳云襄公已葬者謂卒哭日久葬在前殺在後是罪累不合及君故起累上之

問非是釋合書葬以否君漏言也補曰何休曰自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壅言泄下曰漏上言泄下曰漏不言君無所聞上下否塞補曰王引之曰閻與瘖同瘖謂不言上聾且閻且聾無以相通臣閻不言君無聞也墨子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瘖又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遍語意並與此同說文閻从門音聲古讀若陰故與瘖多通用夜姑殺者也殺處父補曰左氏公羊略同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補曰時將中軍者直稱將軍也國語鄭人以詹伯爲將軍當晉文公時晉將軍爲正卿故宣二年傳曰子爲正卿趙盾佐之陽處父邵曰賢者多才也戰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補曰此亦仁者居守之意案論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又徐彥引古之賢仁也又毛詩傳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皆以仁次於賢可與傳相證劉敞傳改仁爲能後儒遂謂穀梁子不識仁字眞一曲之見也字有數義言非一端已論於隱二年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稱處父語以語之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故傳曰漏言也

上之事待諸侯會葬在鄙上補曰之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劉敞傳呂本中集解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親殺者夜姑而殺之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故言而殺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補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詭辭也造讀爲蹙蹙者促也近也蹙膝王引之曰辟當爲膝隸字膝辟之左右旁皆相似故膝誤爲辟而言者君臣促膝密語不使左右聞之也漢魏六朝唐人文言造膝言造膝之言言造膝詭辭者如魏志中山恭王傳舊唐書李吉甫傳漢郎中鄭固碑等共十二事皆用此傳語蓋舊本多作造膝范本傳寫誤耳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此士對君之辭補曰用謂用其言亂其德猶詩云二三其德不用而商之於人是二三也韓子進士策問曰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又似不與人共而獨運者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

而學者不之能察也焚汝霖注引蘇洵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

晉狐夜姑出奔狄○撰異曰夜左氏公羊作射案古讀夜若豫讀射若序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於禰廟孝子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存朝朝莫夕不敢泄鬼神故事畢咸曰范別例云書不告朔有三皆所以示譏則此文一公四不視朔二襄二十九年公在楚三文烝案范以公在楚入例乃用左氏說又不以不告月爲不班朔而以書不告爲譏皆涉左傳非也此注自孝子以下皆本何休公羊亦以不告朔解不告月何休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愼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云云何休又曰朝者禮月終於廟先受朔政乃朝四不視朔注曰不舉不朝明王教尊也朝廟私也故以不視朔爲重何氏之意以此告朔即論語之告朔後乃受朔政受朔政者即後之視朔是也受朔政後乃朝廟則此之朝廟是也范依十六年傳改大祖廟爲禰廟亦以此告朔即論語之告朔十六年傳注暖

論語之文證受朔之事似以告朔即是受朔此注又似以受朔政與朝廟爲一謬矣何氏說此禮節次自是明順令惟以禰廟易其所謂大祖廟可廟皆月祭然則朝廟者祭此三廟也先以餼羊告朔於禰廟乃受朔政乃復朝祭於三廟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補曰告朔猶言班朔即周禮大史頒告朔丁邦國亦即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於諸侯下傳天子不以告朔是也公羊之告朔亦此意大戴禮虞戴德孔子曰天子告朔於諸侯下傳天子孔子曰夏桀商紂不告朔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又用兵視朔言公不告月不言公之事矣不告月不郊與凡言公知是論天子班朔之告朔於諸侯皆與論語之告朔異四不者皆略異

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閏積衆月之餘分以成此月補曰附月附於前月也王念孫曰古書於爲二字同用成於月成爲月也僖二十年近爲禰宮近於禰宮也公羊曰天無是月又曰是月非常月孔廣森曰非年常有之月也說文閏字下解曰餘分之月五歲再閏戴震曰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而左準赤道爲出沒者晝夜之故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日躔發斂一終月道斜交乎黃道凡

二十七日小餘過日之半月逸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九日小餘過日之半以起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分而近歲終積其差數者以正故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文烝案閏所附月無常月不得定名爲某月朔故變告朔言告月也若日事遇朔曰朔則不言閏月可知天子不以告四而喪事不數也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補曰十二月各有其政著在明堂月令閏所附無常月則無常政故天子不班告朔此正解經不告月三字當與閏月連讀見義下句言喪服以年計者其行事不宜數是月指葬齊景公言也郊然後三望告矣劉氏自爲說則曰以郊然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說之曰可并逐毋也以爲愈乎已者是猶緂兄之臂者而曰我且徐之也君子不然彼不郊而三望自謂猶愈乎已故譏之彼視朔故朝廟因天子班告朔故視朔不告月則無視朔之禮何以朝廟爲乎故爲可以已之辭也文於閏朝廟者亦桓公閏是也猶朝祭皆過乎禮或容此朝祭專於禰廟矣蘇轍胡安國以爲此言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劉敞意林引王安石說以爲不郊矣幸其猶三望不告朔矣幸其猶朝于廟愈乎已則可以已者是猶逐其父者而謂之曰可并逐毋也以爲愈乎已者是猶緂兄之臂者而曰我且徐之也君子不然彼不郊而三望自謂猶愈乎已故譏之

不告朔而朝廟自謂猶愈乎已故非之文烝案王氏此說蘇軾亦同二蘇王胡既失其義劉氏書當時謂其用意太過此類是也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事異辭同從傳爲允疏曰重發傳者前爲三望發此是朝廟嫌異故重明之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僖三十一年猶繹發傳者從例可知也此年發傳者朝廟與三望異也宣八年猶繹發傳者嫌仲遂有罪成七年皆不發傳者從例可知也此年發傳者朝廟與三望得不廢禮又繹祭與朝廟禮異故也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不日此其日何也

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補曰疏曰哀元年冬仲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二年王二月季孫年伐邾而取兩邑經不而日之者以文公是不列於諸侯譏其過而不屢虐邾其惡易見故取下事起耳此則相隔十明故日以顯之疏說未了不致者以是惡事故

據僖二十六年公伐齊取穀不日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僖二十二年公已伐邾取須句過而不改於此爲甚故錄日以志之

遂城鄅補曰鄅魯邑遂繼事也因伐邾之師補曰當云因取須句之師重發傳者上是伐國取邑此是城嫌非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補曰宋成公也不日者蓋不正不葬者或是宋亂魯不會○撰異曰王本或作王唐石經作王左氏公羊作王左亦或作王

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罪也補曰重發傳者此非討賊又無名氏故重舉眾辭之例疏曰昭公杵臼未卽位國內無君故不稱名氏從未命大夫例文悉案疏非也不稱名氏從未命大公孫固公孫鄭也二子皆孤卿之官固則為大司馬僖二十五年論之備惟稱人是有罪之辭恐左氏所載有是非失實者史記宋世家曰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其事與左傳異而以公孫以昭公為少子不正又足明後文弒不書日之義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外

師于令狐至于刲首已丑先蔑奔秦杜預曰從刲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刲首相接釋例土地名令狐在晉地名中刲首在秦地名中杜據左傳僖二十四年秦納晉公子濟河圍令狐成十一年晉侯在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故知令狐是晉地在河東接秦刲首而經文當據刲首為說今臆測之或令狐一地而兩屬如閻為晉地而周亦得有閻田之比其屬秦者別名刲首蓋又如溫之有鄔鄔者杜預以為溫別邑溫已屬晉而鄔田猶屬周正與刲首相類周晉爭鄔皆以溫為言說文解鄔字曰晉之溫地是鄔亦通稱溫正猶經之通稱令狐矣師敗績者皆是略之河曲亦同也略之亦因其亟戰傳於河曲始言亟戰者河曲尤甚又有變文公羊兩傳皆曰何以不言某師敗績言師敗績敵也失之

晉先蔑奔秦○撰異曰蔑公羊作眛眛下有以師二字眛今本作昧唐石經不誤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先蔑不言出補曰何休曰據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在外也補曰在外在竟外也公羊亦曰遂在外也徐彥曰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地伯莒為楚地亦明矣文悉案二句包公孫敖歸父言之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輟止也為將而獨奔故曰逃軍補曰此又言經於止戰之後特著奔秦之文者以是為逃軍故也再有用矛於齊師孔子曰義也于路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

然則逃軍者人臣之大罪楚囊瓦事正與此同傳亦并爲彼見義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其曰諸侯略之也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扈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補曰疏後一說諸侯不序使若扈之盟諸侯都不可知文烝案范本公羊何休說非也傳云略之者與城緣陵同義彼傳曰散辭亦是略之此曰略之亦是散辭文異而意互相備一見桓德之衰一著晉霸之衰呂大圭謂此與十五年十七年皆略而不序者莫有主是盟之辭齊履謙亦以爲散盟散會之辭其說皆是也緣陵之城未知公在否公雖在亦當不出公此異於城故言公也上言諸侯則下言晉大夫屬文之宜也既略之故不日亦不致左傳載諸國爲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莅盟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以徐伐莒而往莅盟嫌非兩國交盟之例故明之文烝案此不日又不月者文承伐下從伐例蓋以徐伐爲主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補曰左傳史記皆名鄭范注贅王崩不去天者事不涉魯不得取義於公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鄭地補曰四日不能再出不爲繼書之此常例也又兩事並在日例言日則不言遂亦是常例疏以爲下事若直言遂會雒戎恐遂爲繼事辭兩名不辨故再稱公子案疏非也疏據公羊一事再見則卒名傳無是例○撰異曰公羊雒上有伊字穀梁左氏皆或作伊雒之戎音義云誤左氏音義云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暴公羊本又作曝俗字也

公孫敖如京師弔周喪補曰左傳文也公不奔喪非禮也說見定元年不至復丙戌奔莒

補曰言不者可以然而不然之例○撰異曰至下各本衍而字今依唐石經刪正左氏有而字文丞案左氏經如桓十八年之與字三年之以字及此而字皆非文例當由後人妄增 **不言所至未如也** 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實未如也 **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 雍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京師以顯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 **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 復者事畢之辭未如故知其未復加畢事之文如未復無所至皆其人自爲之乃文無所施 **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 補曰其如非如京師又不返 **唯奔莒之爲信** 補曰言如言復皆爲奔起明其意在奔莒左傳謂從莒女已氏也不言出公羊曰遂在外也杜預曰受命而出自外行即上年例云在外蓋踰竟則即東行亦以見其未如示復也 **故謹而日之也** 補曰意在奔莒則有罪故言日以謹之賈逵說左氏曰日者以罪廢命大討也本傳義也歸父無罪故有遂文不言日也疏曰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傳曰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注云正其有罪彼云正其有罪則此亦正其有罪兩處發傳者此其如非如其復非復臧孫則實奔嫌其意異故舉二者以包其餘成十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亦同此例故不復發之若然僑如亦是有罪書日而彼注引徐邈云禮大夫去云云與此異者書日之義有二種之意一爲正罪一爲兼君恩知者以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文承九月下而不書日傳稱慶父不復見明罪重合誅故去日以見恩絕則書日者有恩可知以此推之歸父公子懋不書日之從例可知也然歸父有罪非成公逐之者歸父父殺嫡立庶宜世不長魯人逐之實得其罪但惡成公逐父之使耳不言歸父無罪也文烝案慶父歸父公子懋不日之義各異疏不得其說歸父之父有罪歸父何罪乎徐邈君恩之說無當於傳魯於慶父歸父亦非無恩皆不可通也○此事後人書之則曰丙戌公孫敖出奔莒而已春秋出名氏於上錄日於下加三句六字去出字事備而義精矣左傳曰以幣奔莒不書不可書也家勤國曰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天子敕如京師不至復是大夫不有諸侯

鑾 補曰蒙上月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 武馬者武也 補曰亦曰司 **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何休曰近上七年宋公壬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君釋之曰七年殺其大夫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

于哀等不發者從此例可知文烝案此言接我者亦接公也或有公不在而言來奔者當與介葛盧同例亦容不至國都大概是以接公爲文

眉注坿列

第十二葉十二行賻欠之句依筱齋肯增　第十五葉十三行正四時從史記

見輕慢也傳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補曰十五年注以無君爲不臣是也鄭說非也不稱名姓在祖之位也左氏事迹可徵其是非予奪皆未可信但此與上七年皆稱人以殺稱人則已見罪而彼直云殺其大夫此復稱官者蓋因下事書宋司城二文相連不可空言大夫無以相別故下言司城則此言司馬而因此司馬之文又以見祖位及在祖位者之實乃爲前後諸文之樞紐此聖者之作自然之妙也傳因下文稱官是無君之辭故於此亦順而言之不可以辭害意左傳稱其人曰大司馬公子卬

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　補曰宋避先君武公名變司空爲司城

辭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奔殺異也文烝案列國官名自行人以外內外無書者此欲表其無君何以必稱其官蓋其時司城官屬悉來奔實如左傳之說故稱官以著之崔氏卑族皆出則書齊崔氏司城官屬皆來則書宋司城各從其實其義一也若然經以其官屬皆來稱官而傳釋爲無君之辭者官屬悉奔朝廷空虛擅權無君於斯爲著傳所云無君也是知上文司馬乃因此司城之文而書以相別傳於上亦釋爲無君者釋文雖同其意異也司城名氏左傳曰蕩意諸

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補曰疏曰此是來奔之始故發傳廓伯宋